

內簡尺牘

MG  
1264.6  
21

宋孫觀撰

內  
簡  
尺  
牘

(定價六角)

廣智書局校印



3 2285 0926 5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一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焯敦復蔡龍孫初篁增訂

與信安郡王孟少傳 名忠厚字仁仲 二十二首

伏聞制除出殿京口長城隱然與大江爲襟帶而劉立德孫仲謀之遺跡猶在也。緩帶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無愧於古人矣。

(增)京口

建康實錄孫權子朱方築城因京

長城

(訂)潤州圖經潤州城號鐵甕城南史檀道濟傳道濟威名甚重及見收脫帙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增)襟帶

王子安滕王閣序襟三江而帶五湖

孫劉遺跡

(訂)東坡甘露寺詩自注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很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其詩云緬懷臥龍公挾策事

瑠瓊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青瑣集潤州甘露寺有三賢像蓋刻甯孫權曹操微時嘗會此羅隱詩云漢鼎未分聊把手楚聲雖美肯同心是也陸游入蜀記甘露寺在北固山有很石世傳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已入寺僧輒取一石充數游客摩娑太息僧並往往竊笑按游在觀後而孫劉事語却合 緩帶 晉書羊祜傳在軍輕裘緩帶身不 酌江月 東坡懷古詞人生如夢一樽還酌江月

側聆齋艦次里門所冀一望履絢而高牙大纛刺史縣令負弩前驅不敢以時服見區此心必蒙貸察。

齋盪注見卷十與李脩武帖履紉周禮天官屨人為赤鳥高牙大纛訂六一居士蓋錦堂記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負弩前驅漢書

相如傳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史野服訂晉書張忠傳忠至長安符堅賜以冠衣記信陵君傳平原君自負韜矢為公子先引野服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謁

公以肺腑之親出當藩翰蕭望之出試馮翊以示大用之權輿謂當臥護而已而治蹟

藹然已隨舟車而東日佇詔追亟正台司以福天下

肺腑訂漢書作肺附劉向言災異封事臣幸得托肺腑師古注肺附謂肺肝藩翰詩小雅板佶人維藩

太宗蕭望之漢書本傳宜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

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大用權輿訂東坡賀蔣發運啟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衡自權始造臥護訂晉書羊祜傳祜髮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扶疾引見命承箠入殿面陳伐吳之計帝以車自與始也其病使祜臥護諸將又紀贈傳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以久病請去官帝曰卿雖

病為臥護六增台司南史柳慶遠傳從父兄世隆謂慶遠吾昔夢太尉以綈席見賜遂亞台司適又夢以與汝章莊詩玉函瑤檢下台司

蒙索小詩豈敢自開外容抒思也公一世名王當有翰墨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安用

蒼蠅之聲出於蚯蚓竅中乎

抒思萬立方韻語陽秋時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遇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譽盛德盤谷序才俊滿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易也

前道古今而譽盛補蚯蚓韓集石鼎聯句時於德入耳而不煩補蚯蚓韓集石鼎聯句時於

德入耳而不煩補蚯蚓韓集石鼎聯句時於

德入耳而不煩補蚯蚓韓集石鼎聯句時於



伏蒙眷記存錄故交。小園齋釀。遣騎馳覬。謹已下拜。便欲牽課小詩占謝。而衰老廢學。須小閒作撚鬚之態也。

小園 歐陽公歸田錄茶品莫貴乎龍鳳園凡八餅重一斤每南郊致齋中書樞密各賜二餅宮人糗金其上其貴重如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園凡二十餅重一斤每南郊致齋中書樞密各賜二餅宮人糗金其上其貴重如

此 增 齋釀 東坡詩齋釀如漚漲綠 增 下拜 左傳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伯舅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下拜 登受 增 牽課 徐陵與族人書牽課疲朽不無撚鬚本作髭虛延讓詩吟辭裂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 撚鬚 本字撚鬚 安幾個字撚鬚數莖髮

即日春序尙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自聞弭節里門。小邦窮陋。王公大人尋居之。如某者藉令無一日之素。猶當奔走爭先。以快一觀。而廢瘡之餘。懲艾既往。見月而喘。故獨在衆人之後。尙冀寬貸。未賜詞詰。

增 弭節 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漢書司馬相如傳弭節御 爭先快觀 唐書李渤傳渤字澹之元和初詔以右拾遺召渤上書謝不拜

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敘節拾遺公朝廷 見月而喘 世說言語篇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

士引頭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觀之爲快 巨猶吳牛見月而喘注今黑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某辭去十五年。曳裾王門者衆矣。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榻里中。尤欲及公未還政路。汲汲圖一見。而類有物緇留之。竊自歎也。

曳裾漢書鄒陽傳陽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王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增) 惕

集韻韻會並去例切詩不尙揭焉又沘可小揭傳並訓息破體作煦遂譌成懣再譌爲懣懣懣 (增) 政路蔡邕疏宜聲海內博開政路方回與丁察院啟堯堯舜醜讓毋弼諧有政路在

某抱疴久而後復齒髮變化頽然一翁固不能以筋力爲禮而尺書亦不數至前甚愧

即日祈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已迫衰殘冰雪之辰正宜杜門塞向以度窮臘終欲一詣

屏著如約不敢復避墨鏤之嘲也

(增) 齒髮變化昌黎河之水二首寄子任老成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蘇軾乞常州居住表積憂薰心鬢齒髮之先變者不以筋力爲禮 (增) 筋力尺書古書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 (增) 杜門史記商君傳公子虔 (增) 塞向幽風七月詩塞向墜 (增)

爲禮尺書書詳下卷與楊樞密首帖注 (增) 窮臘戴良歲暮詩塞天催 (增) 屏著爾雅釋宮門屏之謂之 (增) 通作著如約漢書項籍傳

窮臘日短窮臘迫年更 (增) 屏著詩齊風俟我於著乎而毛傳亦訓門屏之間 (增)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

援據鞍上馬願盼以示可用帝笑曰鑿鏤哉是翁也

寒令方嚴冰霜交至而陽復其中實二徵交泰之祥共惟履茲穀旦入秉化鈞以福天

下慰僉屬也某投畀荒僻亡繇陪賀或陪上脫則字或智下脫客字之後馳頌而已

陽復易傳一陽爲復二陽爲臨三陽爲泰也 (增) 三徵後漢書章帝紀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 (增) 交泰周易泰卦象傳泰小

正慎三徵也注三徵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

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增) 穀旦** 陳風東門詩穀旦於差孔疏穀善也旦謂早朝

**(增) 化鈞** 漢書郡陽傳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

之上劉允濟天賦周人紘 **(增) 投界** 詩巷伯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陪賀 宋書魏晉冬至日百僚稱而化育能四海以陶鈞

有矣是時仲益方出居象郡也 賀因大會其儀亞於歲朝

**羊麪馳獻為公踐長之壽溪毛潢潦可薦於王公殆謂此耶尚冀一笑領此意也**

**踐長** 玉獨寶典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極南影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當黃鐘律其項最長

故有履長之賀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夏至影長尺有五寸 **(增) 風士配天日正南黃鐘踐長** 溪毛潢潦 左傳隱二年湖溪沼沚之毛翦繫纒藻之菜篋宮綉

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方遣狀未徹牙兵傳教具審大雪鈞候萬福寒冽如許研冰筆凍重以衰憊起酬累紙**

**重問之貺當以疏慢獲譴也**

**起酬** (訂) 昌黎雙鳥詩雙鳥海外來飛飛到州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嵩幽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口萬象含口頭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因兩鳥既別巡閉聲省愆尤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朱子云此詩為已與孟郊作焉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黃封名酒龍綏流落為林下之光俚俗經此時序問餉紛然占報不盡銘藏之意**

**(增) 黃封酒** 東坡集社介登魚詩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額尾魚又次 **(增) 林下** 宋之問詩林下天香出寶

臺山中春酒萬年杯僧靈徹詩人 **(增) 問餉** 唐書沈傳師傳問餉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增) 姻家故人** 裕無儲錢

某去歲迎拜梓宮於城東三十里外執事舟楫在焉望見前驅冀得伏謁道左而弓戈

塞路泥潦沒馬勢不能前退坐靈祠中又欲具一書而上雨旁風亦不復果瞻佇太息而已。

(增)梓宮宋高宗紀紹興十二年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八月徽伏謁從書韓煇傳江都王入朝

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至以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總護使伏謁從上灑上林中天子車駕

蹕道未行先使媼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叢祠史記陳涉世家合吳廣之次近所旁蓋祠中夜篝

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迎謁道旁叢祠火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柳州詩蓋祠古木疎

上雨旁風昌黎祭南海神廟碑上雨旁風無所蓋障

向聞秉樞筦日位廷告遂正宰席雖不如所料然鍾山故國六朝陳迹尙班然南北解

仇江臯警徹皂蓋領客酒酣援筆賦潮打空城之句亦一快也距門牆咫尺而聲問不

接者兩時衰病之狀想已厭聞不復汗簡牘也即日冬序晏溫共惟鈞候萬福某病餘

亦復上文已訴病狀矣支離猶未堪造請之役歲晏當伏謁門下

(增)樞筦南史周捨傳初范雲卒食以沈約允當樞筦(增)廷告揮塵前錄宰相登庸年少者無遠

(增)宰席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增)廷告近歲范覺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

蔡襄詣身入參鍾山徐援釋問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

宰席遂正樞廷鍾山山因立蔣侯祠故號蔣山輿地記鍾山元帝渡江之年有紫雲晨見王謙

之丹陽記蔣山六朝(訂)金陵六朝記吳四主五十六年東晉十一帝一百四年宋八主六十年齊七主二

其形象龍云十四年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三十四年羅鄴詩四海已歸新雨露六朝空認舊江

山皂蓋後漢書與服志中二千石(增)酒酣援筆東坡眉州滄景樓記酒潮打空城劉賓客題石

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瀾(增)晏溫漢書志迎鼎至中支離莊子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  
水東邊舊時月夜深猶照女牆來(增)山晏溫有黃雲焉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久苦瘡痍百藥盡試如抱薪湯沸非徒亡益也衰病惡寒不敢附火老饕嗜蝦蟹不敢

下箸對酒不敢濡唇危坐塊然殆不知有身世病起出省書研凝塵滿席正如房次律

遇故物於破甕中也

(增)瘡痍抱朴子生瘡抱薪湯沸漢書董仲舒傳以湯止沸(增)附火昌黎畫記寒老饕(訂)東  
病於玉肌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附火者一人

賦蛤半熟而銜酒蟹微生而帶糟(增)下箸晉書何曾傳性奢豪日(增)濡唇東坡大寒贈巢三詩未  
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能頽子頽聊復濡子唇

(增)凝塵晉簡文帝紀帝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研房次律(訂)明皇雜錄開玄中房瑄宰  
凝席湛如也張養浩詩婦勤絲滿鏡兒懶研凝塵

手間步行十數里至夏口林過一廢佛寺松竹森映和璞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瓶子中皆莫師德與  
永公書和璞謂房曰省在此乎途恍然方記其為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唐書宿傳字次律東坡詩夏口甕

中藏盜倣孤山下認新聲聽中句正使瑄事也

自聞問便當馳慰顧以老生常談之言未必能開釋左右而脩途觸熱又非衰謝所能

堪計公必以此推照其非慢也此帖舊本在此奉報音帖之後

(增)老生常談世說何晏鄒賜令管輅作卦卦成(增)開釋左右東坡答李琮書聞有闔房之戚  
輅稱引古義賜曰此老生之常談

右用是稍緩

蒙寵示秦國夫人行狀。令志其墓。某罪廢以來。銘姻舊十數家而已。夫人身封大國。本朝巨室。家世如此。而樞相郡王與之治喪。當屬一時顯者。大書深刻。以表見於無窮。迺屬於不腆之辭。此公愛念之過。未之思也。

秦國夫人

鴻慶集載本志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鑾鏡判官祕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

大夫照謨閣待制特進諱仲雍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與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繇顯謨閣直學士秉施節與大州

樞樞要進位保傅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加國夫人加號衛國再徙魯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云 巨室家世 本志王氏先世家於蜀之華陽後徙舒至

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俱載國史迨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

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如此而夫 (增) 大書深刻 五代史六臣傳論予嘗至繁城讀人以碩媛作配侯王期號秦國顯祿始終於是為盛

而大書深刻自列其 (增) 不腆之辭 禮郊特牲幣必誠辭無不腆鄭註膜善也

秦國夫人幽堂之銘。在門下之舊不敢辭。以今世俗之所尚。則不當。重勤誨飭。姑勉副

所須。第衰老廢學。筆力減退。徒兩失之也。

幽堂 昌黎劉統軍碑有諫有幽堂之銘歐陽公程文簡碑銘幽堂之百廢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勉副所須 本志夫人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觀徵

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 (增) 力退 東坡雪後書北臺壁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室也乃叙而銘之

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室也乃叙而銘之 (增) 力退 詩老病自嗟詩力退

秦國志文。非某所堪任。藉令大手筆如四門助教。永州司馬在世。亦非今人所尚。況如某者。執事矯羣庸。猥以見屬。遂罷勉塞命。又不知能副重意否。但學佛不宜詳說。恐涉酸餽氣。害於文體。更望省察。

大手筆 晉書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入說曰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 四門助教 唐書文藝傳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

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為國子監四門助教 永州司馬 柳宗元傳宗元少精敏絕倫

(訂)詳帖寫本謂韓愈也愈兩為四門博士仲益誤記為助教耳 學佛 本志夫人自少喜誦佛書

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王叔文章執誼寄其材及傳政引內禁近欲大進 酸餽氣 東

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其埋地感鬱一寓諸文 酸餽氣 東

精練咸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叩門求飯穀翌旦有鬻十六羅漢相者視所賣肖焉售之不

計其值以至度植貧乏供施佛僧捐藥金綰殆無虛日持戒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一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

祈哀甚急既寤有餉蚌蛤者噴噴焉取命經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區後事與家 酸餽氣 東

人談無憫憫可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仙梵帝中來其際世誦空幻殆猶吹一映而去也 酸餽氣 東

贈惠通詩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芋到公 酸餽氣 東

無語人口頗解蔬芋語否謂無酸餽氣也 酸餽氣 東

聲問不通。已復彌月。即日雨涼。鈞候萬福。傳聞秦國夫人喪舟。已次慧山。比及反虞。諒復過旬。所冀抑情自廣。勿過戚戚。幸甚。

舟次慧山 本志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 反虞 禮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處尸既反

內簡尺牘卷一

比奉報音。伏審即日大暑。鈞候萬福。秦國夫人婁古與屢通用經七供。悼念之情。固未易排

遺。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置。則與繫舊本作繫風躡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

冀尊生自廣。

(增)七供 北史魏胡太后父國珍卒。詔自始薨至七七皆設千僧齋。百日設萬僧齋。徐氏讀禮通考曰。其說本出釋氏。不知何王時用為治喪之節。其見於史傳。則始此。又李翱去佛齋說。楊垂譔喪儀

其一篇云。七七齋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伸福錫。以為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獨此傷禮。故論去之。 (增)人天 楞嚴經。酬足復形。生入道中有十種。參

天。初利須。後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繫風躡影。 (訂)漢書郊祀志。谷永曰。奸人挾左道。優許僞。以欺

化自在天。又有絕欲界十八天。名色界天。罔世主聽其言。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子瞻與程正輔帖。亡者俯仰之間。知在何方。世界而我。方悲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 (增)尊生 莊子。襄王篤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連被誨存。具審秋暑。鈞候萬福。年來旱澇不常。調晴之墨未乾。而禱雨之詞復出。投老

為農。閱闕望歲。又復不諧。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增)投老 王右軍十七帖。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 (增)閱闕 左傳。閱闕焉如。不諧。 (訂)更始時童謠。諧不諧在赤眉

諧。施肩吾詩。自是命不諧。

與汪左丞伯彥 三首

鉅德元勛。社稷所恃。手洗虞淵之日。力扶杞國之天。中興之烈。舊本作列上所親見。而衆媚



不容十年去國。屬者大廷作命。進位師保。臨授旄鉞。坐鎮一方。天下嗷然。日僕公歸。非區區之私也。不宜。

虞淵

(訂)楚辭。因靈光於虞淵。注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薄於虞淵。是謂黃昏。唐書狄仁傑傳。贊武后乘唐中衰。操生殺柄。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嘗取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

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成池。潛授五龍。來之以飛。杞天之所愛者。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奈何。愛崩墜乎。地積塊爾。充塞四隅。亡處亡塊。奈何。

(增)中興。宋高宗本紀。廟諡受命。中興。又贊夏后氏傳。五世孫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厲王死於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此世。徽欽陷於金。高宗繼圖於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爲中興。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興。宋高有除黃焉。汪

伯彥傳。去國七年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增)作命。言惟作命。(增)授鉞。擊虜。勅禮議。漢魏故事。遣將公歸。(訂)見詩。幽風九罭。昌黎

送鄭尙書俞公卿大夫士威相率爲詩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去遠門下。俛仰十年。而愚暗自用。仕不知止。遂觸嚴譴。除籍爲民。投荒萬里。首領幾不保焉。比反故廬。老妻公妾張氏。幼女名小師公。遇疾已亡。但見兩冢。寸心摧折。追咎無所。竊觀漢唐魏晉之間。士大夫無明哲保身之智。不量彼己。以犯世故之鋒。而相隨入於刀鋸鼎鑊之內者。何可勝數。如某猶得假餘息於蓋茅一把之下。復何恨。但有愧於左右而已。

嚴謹訂少陵送鄭虔貶台州詩萬里（增）除籍投荒宋高宗紀左朝奉郎孫觀貸死除名象州羈管

久之歸隱太漢書王尊安定到官教丞（增）相隨漢書王尊安定到官教丞假息少陵喜聞官軍已臨賊境詩蓋茅一把傳洪

州雲岳道膺禪師問洞山良价禪師曰如何是祖師意山曰

蒙垢自屏不交賓客不談世事一紙之書不至於舊交新貴之門五年矣側聆少傅暫

悞宣城便欲節固陋之辭占叙萬一既成復毀至於再三重惟恩舊不敢自取疏絕之

罪輒復薦區區於下執事也

（增）暫悞宣城宋史汪伯彥傳紹興初奉祠知廣州王居玉論不已檄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論

官庶免宗皇帝書語（增）成毀再三用東坡上神

與葉左丞名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先生

承以蒙頭面壁爲日用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其書願雖昏瞶不識其趣而一

切世間蜂窠蟻垤之隘已可笑也

蒙頭永嘉禪師證道作歌神被蒙（增）面壁傳鑑錄著提達磨寓止嵩山少林寺而蜂窠蟻垤楊敬

山賦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融鷄往來周東西矣蟻窠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

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山谷詩蠶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

與張石丞字達明 二首

某塊處閑寂事大之禮廢缺為愧即日共惟鈞候萬福故歲鄉縣經時不雨田翁鑿井深數丈而不得水今夏可補乎未已杜子美云疇能補天漏議者已

屬公鍊石之手也

(增)塊處曹植求通視表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增)田翁柳河東詩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大浸莊子消遙游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補天

漏杜少陵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沈吟坐秋軒飲食鍊石淮南覽冥鍊石調女媧鍊

五色石以補蒼天斷蓬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顛民生背方州抱固天

臨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要高情超然獨擅一壑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

杖履一快洞心駭目之觀以為恨也索詩輒牽課舊本誤上呈幸一讀置之

臨川(訂)九域志撫州臨川郡謝逸文集叙瀨(增)別墅晉書謝安傳與幼度圍棋賭別墅唐書裴度傳立第集賢里又於午橋創別墅領要

少陵漢陳西亭詩懷超然老子燕一壑世說品藻門明帝問謝靈運曰君自謂何如庾亮若曰端從杖

屨東坡與劉宜翁帖小子當奉杖屨以從又洞心駭目(訂)見子虛賦又東坡順濟王廟新獲石弩記藏

立帖子明傳神別本願得(增)牽課見本卷與(增)讀東坡黃州上文潞公書賦廢逐至此何敢復言天下事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

原呈右丞張公別墅圖詩九章

其一 澄崑書堂松根絡斷崖石脚泣細泉書堂何代有故物尚依然右丞今摩詰尙友千年前神交夢仙舟地  
 勝真輞川散策塵外躡脫屣區中線杯盞酌花鳥一醉藉草眠其二 泊湖潭藹藹竹樹交一潭蔭寒青已無蛙  
 龜汗尙有蛟龍腥林疏泛水彩灑灑一露平我心亦如此炯炯珠夜明意行魚自樂坐穩鷗不驚更欲飲吾齒  
 不挂功與名其三 蝦蟇石天公礙蛙死錢地化爲石魁然此汀郊面帶蒼烟色忽龍一舉青凝滯半篙碧筒疑  
 老蟾窟尙吐月中波我來踏其背坐脫倚天壁鼓吹不復鳴烟雨空寂歷其四 寶院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巖  
 根冥冥篔簹竹中古寺松爲門野僧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謠未覺釣石溫世事風雨過蔭陰波浪奔騰  
 然得遠游寄此五石尊其五 梅仙潭潭潭翠幕垂樹杪秋聲發飛仙駕青鸞通籍在金闕遙見切雲冠尙想凌  
 波韞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生緒澤香霧翠種捲烟雲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其六 黃金臺層臺接叢雲  
 東西轡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相君踐台斗爭雄兩纓珂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陳迹恍如接尊名  
 綴前芳獨有眞男子平生盛孝章其七 懷賢菴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法喜百年草頭  
 露一夢穴中蟻見此兩足尊感動淚如洗區區記刻舟兒戲亦漫爾永斷三生緣付此一彈指其八 積翠樓層  
 稜倚高寒突兀抱空闊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珠湛湛清不搖霏霏翠如潑松蹊蒼蒼蒼石換綠陰陰森柔  
 肌粟蒨絢亂眼纒凭闕送落景一鳥烟中沒其九 甘陂莊院張公臥江海戢羽如鷗躡平生廊廟具投老三  
 村一察身所寄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間座種竹青滿門似聞橋生奴漸見桐有孫提壺時見廣一笑空壘尊

與胡樞密名松年字茂老 三十五首

自長至族黨姻舊俱集。比小閒。已復歲盡。又從數十田客。疏舍旁一故溝。欲速之意。至  
 與之同臥起也。跋望門牆。晨夕西嚮。忽蒙墮教。讀之凜然。若負冰雪。具審即日春寒。鈞  
 候萬福。某去違已見火令。及是當有侍見之日矣。

(增)跋望門牆

宋史松年本傳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按仲益居馬蹟山在陽羨東

(增)墮教

東坡簡朱康叔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頓簡感服併深銘又有隨刺語

陰字負冰雪唐書李密傳密持軍嚴雖火令魏武帝明罰令閩太原至鴈門冬至後一百有五日皆絕火  
義同盛夏賊令士皆若負冰雪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  
令不得作寒食若犯有家長半歲  
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某規並舍之田爲小圃因累土爲一堆阜凡費粟粟百斛僅若蟻垤耳雖有愚公移山之  
意而齒髮缺壞筋力索然其如魁父之邱何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堆阜唐書地理志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有山壘出高二丈武愚公移山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本  
后以爲休徵名曰慶山俞文俊上言地氣不和而堆阜出

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畢力平險達於漢陰雖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  
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口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  
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河曲智叟  
笑而止之北山愚公長息曰汝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無窮匱  
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  
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注太行魁父小山在陳留界

連日侍樂飲已復齋茶然謂當熟寢數夕而親舊遺書十數輩闕門待報者猶在也

至是亦已矣即日暑溽恭惟鈞候萬福隆暑方自茲始未卜踵見之日敢冀眠食厚自  
持以須告廷

(增)蕭然莊子齊物論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唐韻蕭奴結切闕門(訂)正韻丑蔡切公羊傳哀公十  
疲貌蕭忍氏切說文華盛也詩彼蒹葭何音義俱別六年開之則闕然公子陽生也何  
休註出頌貌玉篇或作規昌黎同宿聯句暑溽禮月令土(增)踵見說苑北郭蹠踵見晏子曰竊說先生  
闕門雖大敢好首不敢闕皆以規覘爲義暑溽禮月令土(增)踵見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

倉粟府告廷當即廷告之義見前與孟少傅帖

某塊處閒寂。以書自娛。亡與語語者。每獲侍坐。一聽驚世絕俗之談。則紙上語直古人之糟粕耳。第以禮遇厚重。為公費。不敢敷造。以為恨也。公子後堂。必已塗墍。稍從事於門庭。想益潭潭然也。九仞之崇。所欠一簣耳。某舍下出新竹數十竿。亦解籜矣。不過短籬尋丈之間。已作橫山萬竹之想也。

古人糟粕莊子天道篇威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威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以臣之

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禮遇吳志

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禮遇薛蒙傳禮遇益加惟醒惟豐宇文

道字信集序網繆禮遇造次推恩後堂齊書劉徽傳晉丹陽尹六世孫也丹陽尹袁粲後堂夜集指庭中柳樹謂徽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

清德不塗墍書梓材若作室家既潭潭昌黎符讀書城南不見後堂張文皇詩偏滋解籜竹併橫

衰矣塗墍勤垣塘唯其塗墍茨潭潭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後堂張文皇詩偏滋解籜竹併橫

山後注見萬竹杜子美惠義寺送辛員外雙峯

重午後拜書饋。便屬隆暑。不果上狀。即日履茲新涼。共惟鈞候萬福。某比去歲雖無恙。而積雨浸淫。筋骸如束。終日嗜睡。意謂暑退。尚復憤憤如故也。欲送一僧守牛山之冢。坐此未果。瞻遡門下。企踵而已。

(增)隆暑潘岳初伏啟新節牛山冢牛山非止一處此當在宜興界

諛墓之文以嘗塗竄不可污省覽方別寫一作錄更數日當馳介也橫山圖必已下筆

千巖萬壑傾刻百態而寫之短幅之上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也

諛墓(訂)唐書韓愈傳劉叉者亦一節士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詩二詩出盧仝右樂宗(增)

馳介後漢書鄭范陳賈傳贊千巖萬壑(訂)世說言語門顧長康從會稽道人咫尺萬里(訂)世說

賈書書畫管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少陵

令升舊本誤作叔下帖同來過董待制喜聞動止共審履茲冬序鈞候萬福向來卜日侍宴俎歡呼

縱飲容此下客龍山把菊尙欲託後車從一笑之樂屬方弛擔追歡筋力老疲不能自

疆但遺恨於無窮也

(增)下客元次山下客謠下客龍山(訂)晉書孟嘉傳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參僚畢集時

無黃金豈思主人憐龍山佐吏並着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如廁墮孫盛時在坐溫

授紙筆命嘲之嘉嘉坐處嘉見之笑而請(增)弛擔左傳莊二十二年弛(增)追歡韓偓詩詔遣

數日前具一書舍弟遂留與令升書同遣度今日方至前而騎吏亦踵門矣省教慰薦良厚具審即日鈞候萬福陽復而積陰連雨浹日不休又繼之雪翁而後張固其所也

無從展慶。但有瞻頌。

騎吏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杜詩洗盥翁而後張老子微明篇將欲開啓對馬軍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即騎吏之謂也翁而後張老子微明篇將欲禽之必固張之

某自九江。便有命舟之意。竟不果。比令升約詣郡。徑入西徐。聞彥章寓南禪。便移舟趨

無錫。沈宅飄然。初無留碍。如某類。有物錮留而不能去也。衰病惡寒。方負日向隅而坐。

橫山春到。當執鞭弭以從。

(增)九江本傳松年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唐明越宜各屯水戰士為備讎報劉豫於登(增)南

禪南禪寺碑記無錫南禪寺梁太清間建初名護國又汎宅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名靈山又名福聖至宋雍熙中易今名在迎薰門外真卿以舟微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

往來者(增)負日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墮春東作自曝於日願(增)執鞭弭左傳僖二十三年左

與君周旋

邵公玉一去不返。遂以喪歸。便有曲池既平之歎也。某嘗謂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

甚惜。每於一邱一壑之間。未嘗輒以予人。至公玉然後益信此言為不謬也。

曲池平(訂)桓譚新論雅門周見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堂既傾曲池又平一邱一壑(訂)臨川王義慶世說顏長康畫謝幼輿在巖

之此子宜置邱壑中



區區欲見之意。如痿人之念起。既獲所願。連日修具。爲公費又不安席。俛仰愧怍。蒙貶  
誨札。具審初暑。鈞候萬福。溽暑養痾。宜即爽塏。以迎藥喜。懇禱之至。

痿人念起 漢書韋王信傳信報柴將軍書僕之 (增) 修具 漢書燕王釋傳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

月田生子請張卿親臨修具注親父也具供具也 爽塏 左傳昭三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 (增) 養痾 劉宋江夏王義恭歲

願是志 藥喜 易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令升坐中。又拜朱櫻之餽。亟遣一介持歸。小兒輩皆鼓舞拜賜也。梅餉奇甚。一枝僅盈尺。而著百子。有把玩不能釋去者。某歸脉圃中。已出筍百餘竿。梅杏有著子者。繞樹三匝。如護其雛。特未可折贈也。聊發公一笑。

(增) 朱櫻 左太冲三都賦朱櫻春熟奈夏成景龍文館記唐太宗與侍臣於樹上接櫻桃奈其食至晚人賜朱櫻兩籠 繞樹三匝 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

可 (增) 護雛 東坡濟原草堂詩鄰里亦知 依 (增) 護雛 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張莘欲求荐狀。爲成資改官之計。其勢雖迫切。如某豈敢喋喋溷聽。忽得書云。韓候 或 候已爲補叔詣兄所失一狀。 孫內翰 而成資在六月。道盡途窮。更無他畫。度樞密所薦

五士。必不盡用於今歲。儻蒙改薦於垂成。豈惟莘蒙惠。某亦預被賜也。尙冀眷存之舊。

不以展讀謹過。

(增)成資白樂天詩兩衙多(增)喋喋漢書釋之傳豈効此(增)樞密松年本傳大金通問使遵

漢令松年審度守禦事條戰艦四  
利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即日恭惟鈞候萬福。辭去便屬長夏。今陰伏田舍。如被薰灼。兩腕疲於扇箑。不復近筆

視矣。竿牘之間。缺然彌時。莫抒下情。第極愧恐。

(增)陰伏江總度支尚書陸君誅平蕞累陟石扇(增)薰灼詩愛心如薰孔疏憂在于(增)扇箑說

箑扇也方言自關以  
東謂之箑西謂之扇(增)竿牘莊子小夫之智不離苞  
直竿謂敵精神乎蹇淺

向見公鄰痛已失所在。比涉大暑。偃仰自如。想益勝健。秋序戒寒。公防秋當在茵鼎之間也。

(增)戒寒外傳周語駟見而隕防秋(訂)唐書陸贄傳西北邊歲調河南京淮(增)茵鼎家語子路曰

鼎而

伏領誨飭。具聞起居狀為慰。顧此衰晚。惟公獨見收郵。每獲教寵。三復之後。積而藏之。

殆盈篋矣。十部從事。不足云也。朱丞相薨背。丞相名雖以福祿終始。而善願失依。印可。

爲哀痛。鄉州自己茂下世。而胡丞公葛魯卿又繼往。日者張全真張參政名守訃音亦至。某

自還農圃。不齒於諸公。造物乘除。獨爲後死。歸然如魯靈光也。

(增)收恤坡翁答李寺丞書廢棄之人每自嫌鄙獨君收恤之厚有加平素十部從事晉書劉洪傳洪都督荊州每有與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莫不感說感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

十部從事(增)失依仰宋史朱勝非傳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增)乘除吳志趙達善射有無曰此術微妙頭乘尾除韓退之詩名聲相乘除魯靈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除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諸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向來伏拜戲下。重勤省顧。館之新室。連日治酒食。接慇懃。道舊故。又過於曩遇。愧荷莫知所言。即日履茲徂暑。共惟鈞候萬福。嚴威暴發。如坐甌中。橫山奇勝。一壑愴然。計公一適在北牕之下也。

戲下(訂)漢書韓信傳居戲下師古注在旌旗之下也戲讀曰陞(增)徂暑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白香山草堂記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橫山吳郡圖經續記在吳縣西南十里道經云山四面皆橫蓋以此得名也又石壁湖山之中有陸雲墓觀是山鎮此邦之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隋開皇中嘗遷郡於橫山東亦以是山爲屏蔽也山周圍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禪伽寶華堯嶺之類皆在(增)一適北齊書邢邵傳曰思誤北窗謂明與子儼等疏常言五六月北牕下書更是一適又見後中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後皇上人

辭去之夕。戴星而南。質明僅次臺李。忽遇快風抵湖。辰炊尙未熟也。兒輩方治上冢

內簡尺牘卷一

之具以待。徑趨龜潭。牛山兩壘。侵曉罷歸。越日先遣舟絕太湖。遂以擔輿入黃川。少留。循湖入長興路以去。行役愆恩。不獲寓一紙馳布區區。至今尚懷愧也。

(增)戴星

呂氏春秋宓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入而單父亦治。

(增)質明 禮器質明而始行事。

(增)湖汭

在宜興南。今土人訛為盧步。而邑志又訛汭為沒山行湖。行皆達長興。為瀕湖山市之會。餘諸地名古今不同多矣。

(增)擔輿

梁書蕭察傳。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

逆葉帽。

自領報問。便屬昏會。雖倥傯怵迫中。無時不在門下。伏奉誨存。稽首拜貺。愧不可言。具

詵履茲歲端。鈞候萬福。連雪竟此歲。及是閉霽。橫山春色。已在先生杖履之中矣。

履端 左傳履端於始。

先生杖履 歸叟詩。文發源東坡。作藏春。隴詩有云。年拋造化頭。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而秦少游作。俞允寰詞有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罍豆中。余以為依倣太甚。

胡騎頓兵境上。使驛已三返。所望折衝口舌之間。少貸一方肝腦之禍也。比得劉鎮江

陳景淵 陳澧名登。

書。皆可喜之言。庶幾安堵。遂卒歲如某所策也。某只俟徹警。趨伏門下。

(增)胡騎 杜子美詩。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增)使驛 蔡襄回曹相公啓。承抑幸。衡之體。時頒使驛之書。

(增)折衷 戰國齊策。此臣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將戶內披轍於檣。俎

(增)肝腦 司馬相如論巴蜀。撤肝腦塗中原。齊液潤野草。

安堵 (訂)漢高帝入關。告諭吏民。皆安堵如故。鍾會檄蜀文。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即日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十日侍坐。區區懷戀。未敢言旋。屬親翁強酒。體中不平。遂

復辭去。歸舍再定。邊警遽聞。晨夕疑懼。久不省候寒溫。冀蒙察此意也。

(增)薄寒宋玉九辨借樓增  
秋分薄寒之中人

別去纔宿昔。已悵然賦三秋之句。即日寒煥不常。共惟鈞候萬福。某比次山中。冰雪皓然。破屋支風。幾不能夕。伏蒙招喚。生薪豆粥。已足以解饑寒。而酒肉如山。極一時之盛。區區感著。未易具陳也。

三秋詩采葛後葉蕭兮一  
日不見如三秋兮(增)破屋昌黎寄盧全詩玉川先生  
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生薪東坡在黃州大寒贈  
巢谷詩破窻生薪豆粥後漢書  
馮異傳

王郎起光武自蜀東南至饒陽燕麥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翼上豆粥明且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  
孫豆粥飢寒俱解東坡食豆粥頌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餒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酒肉如

山社少陵醉爲馬監諸公携酒相看詩  
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宴竹

美梨分餉富矣哉。比侍杖屨。繁舊本花猶在目。俯仰之間。遂供釘舊本坐。家釀海錯。併

已祇拜。記存之厚。品物繁夥。衰老之光也。

(增)釘坐玉海唐少府監御饌用九盤裝累名九釘食今俗宴會黏果列席前日看  
席釘坐古稱釘坐謂釘而不食者唐崔遠傳人目爲釘坐梨言座所珍也家釀(訂)世說實譽  
門劉尹云見何

次道飲酒使海錯書禹貢海  
物惟錯品物(訂)晉書禮志性  
牢品物質文殊趣繁夥(訂)王元之小畜集詩海物雜時味雜  
列繁且夥漢書陳勝傳楚人謂多爲夥

涉秋便爲趨侍。函丈之計。而水涸不可舟。比得雨。又屬女子從其夫造官。少畱與之別。

及此秋殘，竟未遂款門之意，區區瞻悵，尙何言。

函文曲禮席間函文注函容也容丈足以指畫（增）款門呂氏春秋款門而謁注款叩也

大旱之後，村農方以得雨爲喜，數日來秋稼皆爛死水中，某生長田間，今老矣，未嘗有也。議者謂久旱之禾得雨，正如飢人得食，一飽過度，遂至僵仆，來歲飢疫，恐不免也。似聞慶賜將行，盜賊亦稍出矣，所憂殊未艾耳。

（增）秋稼爛少陵秋雨數首章云雨中百草秋爛死矣章云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增）飢人一飽東坡次韻孔毅父久早已而甚雨詩飢人忽夢飢餒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

陽復於陰，川池凝沍雪之交。句恐有脫字 巨人長德，善類所恃，所冀面致頌言，以抒下情，而衰瘵不堪趨走，第頓頽南向而已。

（增）巨人長德昌黎權公墓碑天下推爲鉅人長德天子以爲宰相（增）抒下情班固兩都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某自湖汭由徑入善權，祖送處便道過潼渚，省族兄留一夕，飢竟趨北門就舟，日已曛矣。詰旦，奠成叔，別胡令回詣朋溪以還，久客歸心如飛，不果重詣，必蒙貸察。

湖汭註見前（增）善權本名善卷洞在宜興國山東南舊圖經洞中寬廣可坐千人周皆峭壁刻朋溪分佛像有石柱高丈餘號玉柱唐張祐題其壁云金函崇寶藏玉柱闕靈根

升自號所居之溪曰朋溪謂與溪爲朋也公文集有記

審聞已涓日徒橫山新第。吞舟久困於泥蟠。地大天寬。一洗耳目之隘。而足膝尤利高爽。當不藥而愈也。

吞舟莊子庚桑楚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礙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泥蟠揚子法言問神籍龍蟠於泥蛭其肆矣（增）足鄰前有鄰（增）

某陪橫山杖屨以來。見公手植。今參天矣。杜子美仔有細看茱萸。猶未卜明年健否。而公少留異縣。爲谿山風月主門。下老賓客奉周旋。坐閱十春。未有如某者。區區欣幸。不知所云也。

參天杜少陵古柏行看茱萸杜少陵九日藍田崔氏莊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增）

異縣古詩他鄉各異縣輾轉不相見杜少陵別贊上人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增）溪山風月東坡與范子豐帖江山風月（增）老賓本無常主問者便是主人

客少陵醉爲馬陸諸公携酒相看詩市（增）周旋左傳文十八年行父奉以周旋未敢失墜

某陪几杖六七年。久勤館人。未有過於前日者。臨分又蒙酒醪果醢送將之厚。區區欣戴。莫喻此心。卽日初暑。恭惟鈞候萬福。某歸途水涸。推舟而進。凡四日僅抵村舍。並河之民。以餞酒餉吏卒。乞斗升之水。如救頭然之急。樞密雖家居。諒不廢憫雨意也。





(增)鋼集韻居郎切亦作頤博雅誠也詳文義當指大船即前帖所云謀一大船也小港不能容故分一為兩若作伍器何至港不能容其誤無疑拙於大用莊子逍遙遊  
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惠子謂莊子  
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曉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甘棠  
題箋國人敬其德說詩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斫召伯所  
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比一再上記伏蒙遣騎馳報非所敢望也即日冬序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病體已無恙猶未堪作勞一出而從事則頽然就臥然校之他日則有間矣書詞拊慰祇荷眷憐度可去家即詣門下

一再漢書司馬和如傳臨邛令前奏琴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增坡公簡知縣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無恙風俗通恙草蟲也喜噬人古人多草宿  
無恙見史記范雎傳老母幸無記石勒母曰作勞勞不暇田畝晉書載  
恙見刺客傳恙憂也不訓病

伏自改轍便欲追逐後騎而去竟以事違瞻望絕塵悵然有不可及之歎辭去又復逾月連雨共惟鈞候復何如踐長光亨之始當彊起以慰天下蒼生之望也

(增)改轍左傳宣十二年鄒之戰改乘轍而北之陽固絕塵不及莊子田子方籍顏淵問於仲尼曰夫  
奔逸絕塵而回塵若乎後矣增後漢書趙咨傳咨為東海相之官道經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樂陽令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焉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蒼生望晉書謝安傳謝萬廢謝安  
除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辟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還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  
朝指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如某當晨夕奉杖履。亦復掃迹瞻悵。不可以言。

(增)落成詩斯千序。龜直王樂宮廟。蔡寢既成。而覺之歌。斯千之詩。以落。歸叟詩文發源東坡。為溫公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便已都說盡。云青山在屋上。流水浮大白。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鶉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浮

君東坡贈孫莘老詩。若對青掃迹。北山移文。或飛柯以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折輪乍低枝。而掃迹

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此便可以圖畫。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二

與胡樞密名見前卷 二十五首

自承尊幼徙寓大府。日欲面致頌言。遂不復遣問。即日溽暑。蒸惟鈞候。萬福。霖雨連日。晝夜不止。弊與敵通廬所占地最高仰。一夕漫而為壑。荆溪汙下。可以想見。獨橫山之址。下瞰四鄰。先物之幾。非庸衆之所能及也。

頌言 禮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子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 弊廬 禮檀弓齊莊公襲萬於毒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 占地 李衛公問對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

五方空地四處所 (增) 高仰 漢書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 (增) 荆溪 一統志宜興本吳荆溪地

謂陣間容陣者也 (增) 下注震澤遊松江而入于海溪流既遠激激可 先物之幾 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鑑溪南岑巒相嶼如畫名賢多取為隱處之勝 見者也後漢書沈幾先物

遷徙一審紛紛。及是必已安堵。僑居隘陋。一旦決然舍去。千巖萬壑。左右照映。臥北窗之好風。望西山之佳氣。人生亦有一適如此時乎。緬想神宇脩然。百體堅壯。過藥石之功遠矣。

(增)僑居 魏書杜銓傳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僑居上郡韋應物詩獻歲抱深悵僑居念歸絲 千巖萬壑 見卷一諛 一適 北齊邢子才傳壁

坐臥恒在一小屋有書甚多不甚 (增)神宇 世說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忽發火子猷遽走 (增)脩

然 脩通脩類篇思遼切音宵脩然見下帖

酷暑彌時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日矣一雨愴然粗有生意方欲遣狀已拜誨園之辱病眼豁然如侍珠玉之側欣荷之私尙須登門以謝萬一

(增)愴然 莊子大宗師愴然而往白香山松聲詩竟夕遂不寐通體俱愴然亦作蕭 珠玉之側 (訂)世說容止門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備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老罷之餘遣狀草草方領報問又枉手誨開闔數反欣玩亡窮具審履茲涼秋鈞候萬

福梓宮過郡樞密望哭於城南數里外如西徐常詣橫林屬者製中宮之服 舊本 當

從之以所被旨惟所過州縣寄居官吏當迎拜凡舍於郊者不預焉某欲隨衆一往而

廢錮中有強聒之嫌借合當往必在城東橫林道上比及竣事回詣東橋行李當有兩

日之淹欲少俟秋晚拜伏門下

(增)老罷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在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 (增)草草 昌黎論史書附

造語言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 (增)樞密 馬氏通考樞密唐代宗澄宋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

可草草作傳記令傳於萬世乎 容齋隨筆唐世專以內侍爲之五代以來參用士大夫遂同

政每遇大忌與中增西徐前卷自九江帖已見之蓋公遷居處橫林由常州郡城循運河而東四十里為橫林鎮中宮服周禮

書門下同赴行香增疏漢舊儀稱皇后為中宮宋史后妃傳高宗憲節那皇后康邸夫人從三宮北燕及即增寄居官李劉

位遙冊為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得崩聞輟朝行釋服之祭十二年八月梓宮至增廢錮劉錫

標準有致寄居官諸啓如云裁吾黨之斐然事是邦之賢者固已重清廟九九之鼎謂當增廢錮劉錫

應泰階兩雨之符乃甘松菊之主人暫作園林之勝事蓋謂領祠謝政開往寄祿等官也增行李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其乏

武相公啓一坐增強聒莊子天下篇上說下教雖天行李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其乏

飛語廢錮三年增強聒莊子天下篇上說下教雖天行李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其乏

李理義通人將行必先治裝如孟子言治住理亦治也行李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其乏

郡中報梓宮渡京口持書者見報云張參趨丹陽道上五馬饒於郊而樞密館於鄉校

赴早集矣繼領誨答始悟傳者之妄誕謾成俗數十里之外便不可信可以一歎也即

日秋高蒸惟鈞候萬福某風雨中野次八日葦屋之下衣衾沾溼體中益不佳矣調護

稍復小舟馳造增五馬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

故曰增鄉校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誕謾老泉管仲論其書野次晉馬榮騰公宜露營野次星

別袂慘易豐卦六二九四豐其蔀上六豐其屋葦屋葦其家王弼注葦覆隱障光明之物也

某請違未久又枉誨函恍若侍坐聞欬唾之音也即日薄裘共惟鈞候萬福郡檄報中

宮之計。地遠奔赴不逮。遂戴星從橫林官吏發哀。製服三日。竣事而還。方此解裝上狀

極草草。此與前一節語多複出。不相照似。別致他人者。

(增) 欬睡。莊子漁父篇竊待於下風。幸聞欬睡之音。 (增) 解裝。鄭綱津陽門詩酒家顧客。催解裝案前羅列尊與厄。

某投老作蠶。伏蒙樞密邀致諸公。俯臨窮陋。一時歆艷以爲寵。偶屬遷徙。不即伏拜門

下。占叙感悚。尚恃眷恤。察知愚鈍。許司馬著帽進也。

(增) 作蠶。六一居士詩有似蠶。作繭縮身將自藏。 著帽進。晉書謝安傳桓溫詣謝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某辱顧之厚。當是賀廈一人之數。初議繫舟大聖堂。假一榻之地。而大浸如此。魚龍入

室。必不見容。少須當具裝矣。

賀廈。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湯沐具而鸞鷖相賀。 (增) 一榻。唐書裴坦傳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牟融詩秋成準擬重來。此沈醉何妨。一榻眠。 大浸

見卷一與張右丞帖。 魚龍入室。東坡秋陽賦舟行城郭。魚龍入室。 (增) 少須。左傳子少須。少須衆懼盡。

即日秋暑。共惟鈞候萬福。某比辱誨答。審聞體胖意適。盡復其舊。此天意不待占也。白

鷗令築。今復何如。公微痾已去體矣。如烟霞痼疾未易以砭藥除也。一笑。

(增) 白鷗築。當是胡樞密別館之名。 烟霞痼疾。唐書隱逸田遊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遊巖野服出拜。儀止。譏樸帝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增) 砭藥左傳襄二十三年美莢不如惡石服莢(注)石砭石也李

秋氣益高。橫山之下。豁光接天。以目力之盡為界。而以拘係不得從公一日之適。梁仲

謀梁尚書名凌嘉。約同載詣門下。比得書云。當在展墓後。尚恐遷延。即扁舟獨往矣。

(增) 秋氣高少陵詩千崖秋氣高杜牧詩 (增) 目盡為界揚子雲校獵賦東瞰目盡東坡聚遠樓拘

係易臨卦 (增) 同載蜀志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亮特命禕同載由

載即去不是衆人易觀晉張翰傳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閩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同

告家人 (增) 展墓禮檀弓展墓而入展本訓開凡物 (增) 遷延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某念當造門。不復遣狀。使臨貶教。具審春和。鈞候萬福。蒙諭以足。鄰尚未紓。論者謂甲

辰丙寅歲運有情。此言是也。體中日勝。當自今始。公杜門養恬。存神守氣。萬頃之量。不

可澄撓。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耶。

(增) 甲辰丙寅祿命書甲祿寅乙祿卯丙戌祿巳丁巳祿午庚祿 (增) 養恬莊子繕性編古之治道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申辛祿酉壬祿亥癸祿子此言有情祿位之說也 (增) 養恬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萬頃訂世說德行門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驚不察觀諸黃叔

不濁其氣深。拘拘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與子梨子來四人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

廣難測量也。拘拘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發指天陰陽之

氣有涉其心間而無事徘徊而緩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一去門下寒暑易節猶當以數致書爲恭而疑當有屬字多事心迹不相關矣尙冀公案之

於形骸之外也忽拜使者於門函致寵存慰薦加厚但以疏慢自訟而已

(增)心跡杜詩屏跡三首杖藥從白首心迹喜雙清形骸之外莊子德充符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即日薄寒恭惟鈞候萬福某蒙一顧之重光賁衰老席門之下長者車轍盡於一時足

以追聚星之盛新樂甫就獲此榮耀勿勿啓報莫叙感藏之意也

(增)一顧蕭子顯自序一顧之恩非望而至謝眺詩平生一顧重夙昔千金賤席門車轍陳平傳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聚星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

姪造荷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增東坡聚星堂雪詩引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麟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四十

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增勿勿顏氏家訓書翰稱勿勿不殆不滅當時輒舉前令各賦一章六一集雪詩注公時在潁州知所由或妄言此匆匆之

飛缺者及考說文乃知愆違者稱爲勿勿東觀增感藏涑水荅張尉書承賜書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餘論今俗勿勿中加點作勿爲恩遠字彌失真矣聞耶何足下所與之過也始愧中懼終於感藏

知幸

自車騎改轍稚女從其夫遠官老懷自不釋然而舍弟疾痛大作呻呼徹旦方召醫而

服仲謀所遺藥遂良已曲蒙存省錄示祕方拜貺銘荷爲肘後之藏也



(增)召醫舊唐書李勣傳勣過疾蒙肘後陶真白肘後百一方序余宅身幽巖遂將十載雖每植楹施功

碎珠足申一隅之思輒更采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

舍弟蒙別紙存記病餘未果具書占謝小兒獲侍公側所謂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

獨無韓公示兒之句以紀新堂賓客之盛領書又沐題品衰老感歎而已

韓公示兒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峨冠謔唐虞新堂示

兒詩中堂酒食罷無為基梁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洪氏辨證謂李絳崔暉之徒也

即日履茲新春恭惟鈞候萬福某中冬冀一望後塵俯仰忽見歲換逋慢廢禮遂無以

藉口第頓首南向而已

望塵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諂事(增)歲換白香山詩別君只如昨芳歲換六七歲長(增)逋慢晉書

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

前日遣舟還塵下併致媿謝之意度已冒聞即日雨寒鈞候復如何樞密久於異縣屬

此時序未能免俗想亦紛然區區竿牘之私又勤省覽尙冀察恕

塵下史記漢書作戲未能免俗(訂)世說任誕門阮仲容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

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某以暑中苦瘡痛而苛癢不可耐爬搔次骨久乃作痛意緒無膠坐此不時具問恐愧何言某築室正紛然本為營生歸宿之地而慮之無素費出十倍遂不償此勞也

(增)苛養 禮內則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爾雅釋言苛妍也郭注苛者多疾(增)爬搔 昌黎集孟刑部

亦注爬或作爬今字書爬作匏無爬音文選把搔無已把蒲庖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蘇軾詩南窗晴日照爬搔(增)次骨 史記酷吏傳內深(增)築室 詩小

彼築室於道謀半山詩會將築(增)歸宿 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訓察之則偶然無室反耕釣相與此處吟山湖(增)歸宿 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訓察之則偶然無

分貺龍焙絕品謹已拜辱今年茶餉未至以公所賜為第一義也未敢烹試詰朝薦先

而後飲其餘矣

龍焙 (訂)東坡西江月詞龍焙今年絕品谷糜自第一義 益州保壽寺無住禪師杜鴻漸問何名第一義古珍泉露芽雙井散神仙昔裔來從北苑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曰無有

次第亦無出入公曰蒙師開示不可思議按禪家上堂先白椎云法(增)詰朝 左傳成二年詰朝詰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下座則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法如是 見杜注詰朝平旦

親舊書信斗水值百錢渴欲死矣安知橫山主人吞雲夢八九而不帶芥於胸中乎路

公彌尹應天犯大暑奔命而去某以為不如据南柯之枕猶有一餉之榮也

斗水 少陵引水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噴不乾人生留吞雲夢 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平膏邱傍

胸中會不磨芥張（增）應天宋地理志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景德三年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為南京奔命左傳楚罷南柯（訂）

根注帶芥刺鯁也（增）錄淳于棼夢入大槐安國尚金枝公主王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屈卿為守累日遂郡及

寤于槐樹下尋穴有大穴洞然明朗一大蟻乃王也又一穴直上南枝即所領南柯郡也（增）一餉退

橫山稍有郡人携客造觀者前日狐狸之宅一經點化遂為冠世絕境三絕句上呈當

公一笑吾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正謂此也

狐狸宅左傳襄十四年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噪（增）點化國老談化賀蘭歸真隱居嵩山（增）吾詩二句

此蘇長公寄謝秦太虛黃樓賦詩其篇首云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其中即二句云云

附三絕句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峻倚半空幻出生綰三百幅游人渾在畫圖中一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

塞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二溜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見子孫枝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

輒以橫山小詩繼衆作之後以發一笑然公豈山中之人為蒼生彊起光輔中興功遂

身退然後歸西州表東海亦未晚耳

（增）豈山中人東坡方山子傳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為蒼生起見前功遂身

退老子知足不尋知止不殆歸西州(訂)晉書謝安傳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析城欲須

遂深自表東海左傳襄二十九年表東海者其太公

附橫山堂詩

古縣山水國風室燭其中環城千榦合並含百泉通我公擅一察層雲生靈胸放眼八極外坐藍兩腋風峨峨  
十二巖半坐靡幕重修眉新畫臥一抹翠掃空欣對樞平生似爲說已容百金置酒地窗戶浮青紅高樓柱笏  
見采菊籬下逢披陀經千丈橫絕垂天虹日麗鶯谷曉沙墮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太白琢天巧朱  
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家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英長鬱係九戎焉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  
非熊勒石頭中與浮臺兩穹崇西州歸謝  
傅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別紙論陶淵明陳元龍出處大致非世論所及也某養食者也而肝腦實係肉食者休  
戚故嘗撫按而起有秦無人之歎一從接待聞議論之餘然後知張公之在江海也

陶淵明(訂)晉書隱逸傳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類脫不羈任真自得性嗜酒飲必醉爲彭澤令在縣公

叙論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藏形窮處感形愚谷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

或道有不申行險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惜風雲以爲氣若夫陶潛之徒斯並向時隱論之徒歟

除昔遺亂過下邪見元龍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天下大亂而君求田問

舍何緣得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先賢行狀登在廣陵威信宣布太祖  
到邪登帥郡兵爲先驅拜伏波將軍有吞滅江南之志遷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江而歎恨  
不早用元龍計令

養食肉食

(訂)說苑東郭祖朝上書於晉獻公請問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

封豕養其爪牙

腦塗地於中。(增) 撫按 謂王融傳融爲中書省撫案歎曰 秦無人 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原之野乎。(增) 張公 (訂) 杜詩洗兵馬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東坡

用也。(訂) 張公 謂張鎬也舊唐書鎬字從周風儀魁岸好談王爾大器自爾衣拜左拾遺元宗幸蜀自山谷徒

步屣從元宗遣赴行在至風翔奏議多。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瑋爲相

龜潭家舍。猥勤騎從。存沒之寵。而以不獲迎望車馬之塵爲媿。某自陪杖屨。一覽楚山。

然後起猶龍之歎。而已往之悔。不可追也。蒙示六秀書。雖未能盡讀。叙引所載一二。信

天下之奇書也。

猶龍。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乎。(增) 六秀書 鮑照河清頌金芝九茎 木禾六秀胡書俟考

某自去違牆屏念欲啓問動止。久不果。一僧還山。就令持書詣門下。而不敢勤報貺。伏

蒙遺份馳賜翰墨。恭承嘉惠。何喜如之。某具審即日鈞候萬福。某蒙招喚幸甚。得具小

舟從公於溪上。眞入紅蓮幕矣。第方暑。豈當勤攬衣。故未敢前也。

(增) 動止 荀子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南史王弘傳弘既人望所宗造 (增) 嘉惠 賈誼吊屈原賦恭 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書翰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大保家法 (增) 嘉惠 承嘉惠今俟罪長

沙紅蓮幕。(訂) 南史庾景之傳景行王儉用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 (增) 攬衣 古詩攬衣 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增) 攬衣 與長帶

與楊樞密五首

某去違二紀之餘。用舍殊致。固已形隔。而區區祈向。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馳心而已。即日春寒。蒸惟鈞候萬福。某遭時多故。數蹈危機。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屬有天幸。得遂首邱。獨有門牆相望。千里無從。接奉臨書。太息不宣。

(增)形隔 東坡和陶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 咫尺之書 漢書韓信傳李左車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注八寸曰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

或言尺牘 蓋其遺語 天幸 (訂)漢書霍去病傳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首邱 (訂)禮檀弓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

詰其奔狀暉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爾白虎通言不忘本也

執事宦成名立。豐悒神館。一時生民休戚。人品高下。百聞不如一見。審矣。他日幸天下

次第施行。當以功名為一代宗臣所冀。加護茵鼎。以位廷告。

(增)宦成名立 漢書疏廣傳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 (增)神館 温子昇舜廟碑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增)

百聞一見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 宰天下 (訂)漢書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 宗臣

漢書蕭何傳贊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 茵鼎 注見卷一 漢書蕭何傳贊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 茵鼎 注見卷一 漢書蕭何傳贊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 茵鼎 注見卷一

某自歸田。不復居城府。結屋數椽於三家之市。公始居馬蹟後遷西徐以安餘命。而老境日侵。死亡

無日，尙及見公台鼎之拜否也。四明剡東佳處，年來士大夫避地多在溫州。明，即四  
有與晤語者否。某幸而不死，他日猶欲乘牛車造公東閣，一觀天下之士也。

歸田（訂）文選張平子有歸田賦淵明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東坡遊金山（增）城府後漢隱逸傳

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應笑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增）廬公居岷山

之南未嘗（增）三家市劍南集亦有之青旆四明洞天記四明山二百八十峰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

入城府（增）三家市黃茅十里岡明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四

明在乘牛車漢書朱雲傳雲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

明州乘牛車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

欲相

吏耶

某罪垢所向累人，不敢數以姓名聞於執事，向貶悔飭，慰藉陳人，蒙賜已厚。比唐益裕

一再過，具言公已登政路，而訪問死生，存錄衰老，又過於前，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即日

履茲涼秋，忝惟鈞候，動止萬福。某築室三間，門以兩版，面壁趺坐，以觀六十年之非。樞

密在廊廟，餘光所照，卑栖俯啄，無復仰而四顧之懼。日位廷告，亟躋宰當有福天下，慰

此區區。今世士大夫以數造門爲忝，否則以數致書爲勤。某伐樹削迹，不齒於縉紳，固

不容輒登一時貴人之門，而寒溫之間，不出於東阡西陌，豈敢飾固陋之辭，嘵嘵強聒，

具者固有間矣。高明所照，必諒此心。

陳人莊子寓言人而無以先人無人（增）三閭世說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三閭瓦屋士龍往東頭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增）士衛住西頭白樂天詩五架三閭新草堂石階柱竹編

（增）兩版韓吏部劄錄行門面壁注見卷一（增）跌坐法苑珠林致敬筵跏趺不垂（增）六十

年非莊子則陽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謂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增）餘光

（訶）史記甘茂傳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織（增）卑栖任士林翰音賦曉樹卑

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增）卑栖任士林翰音賦曉樹卑

月仙有高麗（增）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伐樹削跡莊子天運孔子西遊於衛師金曰

鳴鳳無卑栖（增）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伐樹削跡莊子天運孔子西遊於衛師金曰

文繡戶祝齋戒以將之今夫子亦取先王已陳之芻狗取弟子遊居變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增）寒溫晉

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增）寒溫晉

王獻之傳獻之嘗與兄徽之撰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東阡西陌應邵風俗通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增）

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江總詩無人訪語默何處愈寒溫東阡西陌（增）古諺越陌度阡五為主客

（增）強聒注見本卷與（增）犯敵梅亭四六亦見之幽桂遺榛肯底敢累犯掃除周禮夏官隸僕掌

是其在（增）強聒注見本卷與（增）犯敵梅亭四六亦見之幽桂遺榛肯底敢累犯掃除周禮夏官隸僕掌

中矣（增）強聒注見本卷與（增）犯敵梅亭四六亦見之幽桂遺榛肯底敢累犯掃除周禮夏官隸僕掌

事竿牘注見本卷與胡樞密（增）文具漢書錯傳秦任刀筆之吏

猖狂妄行，自陷於大譴大呵之域。尙復何言，而哀窮悼屈，不忍辱在泥塗，必欲援而出之。獨執事有惓惓不已之意，某去公門牆二十年矣，設有舊惡，亦將隨數化而改。况初



無纖芥。但某年幾七十。殆將何爲。某讀書見柳子厚不堪謫辱。至欲自比於蹇浮圖病  
穎之駒。而怨懟不已。遂指天爲癰痔。草木果蔬。不足置存亡得喪於其間。謔譏至老死。  
其於定命初無一毫之加。某以故益不敢以身之進退榮辱。有望於當世之君子也。

猖狂妄行

莊子山水猖狂妄行乃蹈於大方 (增) 大譴大呵 漢書作大譴大呵師古注譴責也何詰問也類簪呵通作何 哀窮悼屈 昌黎上兵部李侍郎

書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

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 辱在泥塗 (訂) 左傳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不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  
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杜工部長沙送李十一久存膠漆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遠廣韻

依韻音 (增) 數化 離騷余旣不難夫離 (增) 纖芥 王哀九懷卒莫有兮纖芥永余思兮 子厚謫辱

泥塗也 (增) 數化 別今傷靈修之數化 (增) 纖芥 慎南史虞寄傳胸中豁然曾無纖芥 子厚謫辱

(訂) 昌黎柳子厚墓志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舉例出爲刺史 自比蹇病 (訂) 柳子起廢

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對柳先生游於

愚溪之上熬老壯齒十有一人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和之歟若曰誰也曰東祠暨浮

閣中廢病頽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閣道者必有師師爲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暨浮閣有

師道而病暨居東祠十年未嘗及人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遂相與出暨浮閣以爲師日饋飲食時獻巾

誠器莫敢驗其制中既病頽之駒頽之病亦且十年不得齒他馬屏立擯辱凡廢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

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駟無以爲乘旅人咸曰病頽駒大而不可抹飾焉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

荐之席糜之絲御夫盡飾然後取持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慮震奮遊嬉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

風鼻知腥香而一廢不復會 怨懟指天 (訂) 又天說果虛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癰痔生之木朽

不若盤足延頽之猶有遺也 而蟪中草腐而營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蟲之害物也滋甚

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有能廢斯人者有功於天地者也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又云天地

而欲望其哀且仁者念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在亡得喪于果爾雖等草木耶  
(增)定命左傳成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定命也德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與路樞密公弼 四首

即日秋序乍涼。共惟鈞候萬福。某歸田五年。追懲往謬。遂掃跡滅影於人間矣。敢圖思  
舊。存錄衰老。貶賜誨飭。開讀恍然。鉅人長德。宜在朝廷。出司留鑰。未快僉屬。然鎮撫之  
餘。埽除邱墓。存省遺老。遂及我私。不亦善乎。不宣。

埽跡 見卷一 滅影 (訂)陶貞白解官表今便滅影挂廷神交松友 (增)留鑰 唐書盧鈞傳為東都留守遊林墅冥心榮進臥  
罷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

生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即日秋高乍涼。恭惟鈞候萬福。北轅遂彌月矣。徒御舊誤所次。皆異時遊宦經行之地。

濁河千里。忽已揚塵。摩挲銅狄。想復一歎也。

(增)徒御詩車攻蕭蕭馬嘒悠悠旃 濁河 (訂)戰國策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揚塵 神仙傳王方平過  
麻姑相聞麻姑至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

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摩挲銅狄 後漢書方術傳 銅子  
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甯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  
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水經注魏黃

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水經注魏黃

初元年走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開霸城南

陪京重寄。方屬老成。雖兵亂之餘。未容臥護。而一方遺黎。喜見漢官威儀。常有出涕者。所冀尊生養福。以卒功名。

(增)陪京 潘安仁閑居賦陪京斥伊而郊後市案宋之陪京宋州也路公弼臥護注見卷一與漢官威

宋史無傳今詳前後諸帖蓋嘗為宋州留守帖皆其時簡寄也

儀 (訂)光武帝紀也始將北都維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子繡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

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大旆首涂。又貶教寵。高情凜然。收錄陳人。孰如公者。便欲馳一介追路以謝。屏居乏使。

舊本誤作便 令竟不果。想公置之度外也。

(增)首涂 沈吳興文威令首塗仁風戴路塗通塗 (增)收錄陳人 東坡蒼王幼安宣德啓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 (增)追路

後漢書趙壹傳遺辱手 (增)度外 後漢書陳蕃傳蓋子入侍公孫述漢據

筆追路相尋賊足檢也 與何樞密三首

溪上分違。便欲遣狀省問寒溫。而公已登烏府。旋領樞要。區區之喜。固異於常人。而不

敢恃一日之雅。輒以罪戾姓名。徹聞於廊廟。所冀高明必喻此意。即日冬序晴寒。恭惟

鈞候動止萬福某竄跡一涯無從瞻近臨書太息

(增)問寒溫蘇學士簡李之儀罪垢深重不烏府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一日之雅

注見卷四與王侍郎帖(增)一涯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投老殘年衰病交攻齒髮缺壞更閱三四寒暑逐年七十矣况未可必也願以死灰不

復然無復他望尚冀因來口口訪問生死亦足以爲衰老之榮

(增)殘年老杜過王倚飲贈歌但使殘年飽吃飯只願無事常相見死灰復然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繫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

丙史使漢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增)因來柳州賀王參元書因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屬此隆冬乘單車犯祁寒

絕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某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增)一節史記孝文帝紀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使萬里昌黎送殷員外序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願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而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詳與何首帖及是帖其人乃何鑄也宋史鑄傳初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進御史中丞所謂登烏府也以殿學僉權使金爲報謝使既反命復由提

舉萬壽宮召赴行在再遣使金所謂復有此命也而其命對之始首陳(訂)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足下感物之道莫過於誠亦以忠信著之言然史稱其迎望風旨議者少之單車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

祁寒齊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絕大漠漢書霍去病傳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折衝晏子春秋折衝千里之外文選魏公九錫文折衝注

挫推姦惡神物護持(訂)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以詩自名者嘗街突強敵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處有神物護持

與莫內翰名儀字書朋 八首

資政書言公近有家嗣之戚恭惟情鍾悲慟奈何某猶記公在冊府時已勝衣矣享壽今年四十許而遽棄盛年何痛如之且當抱孫以慰目前勿過戚戚也

情鍾(訂)世說傷逝門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冊府(訂)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至於羣玉

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故秘書省亦謂之策府(增)勝衣史記三王世家王子抱孫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

不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董德又又恐當作父德父見後帖傳送間遺方欲馳謝謙仲又出手教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老來厭

事屬舍弟被疾時時代庖益復多事以故竿牘不獲時至燕几及是遣報亦復匆匆不宣

(增)厭事史記張儀傳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莊子逍遙遊注索隱厭飽也謂欲令其多事又厭同厭賦詩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代庖庖人雖不治

庖戶祝不越樽(增)燕几儀禮士喪禮綴足用燕几疏言燕几者(增)匆匆當作匆匆注見本卷

此聞盡關一本舍旁一本地手種花竹一本遂移春入壺中矣又聞過崑山少留從德象

虎邱之遊。不克陪燕俎。一歡之適。甚恨。謙仲遠臨。留三日而別。村市蕭然。無以治具。至今為負也。書言令女合昏。謂已獲麟。謙仲云。尚擇婿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殆謂此耶。一笑。

壺中

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掾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後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殿麗旨

酒甘香盈

崑山

注見下帖虎邱 圖經虎邱山在吳縣吳越春秋越絕書皆以為閶闔所墓治具 史記灌夫傳將軍昨日幸許過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合昏 禮記共牢而食合昏而醴 獲麟 春秋注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龍門曰趨作法

自且至今未嘗敢食

孔聖沒周姬亡禁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往視之化為白書署曰橫孔圖孔子仰推俯察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左傳杜注因魯春秋而修中與之教絕筆於獲麟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麟吐玉書於闕

里 岱宗二句

(訂)此二句老杜望嶽詩也孔安國尚書傳岱宗泰山為四嶽所宗樞道歐陽永叔曰今人呼妻父為岳公以泰山有丈人觀亦有丈人娶又呼丈母為太水不知出何書也詳帖引杜

句知尚有未字之女

嘲其做丈人不了也

去夏屬病。繳繞一時。比聞橫山訃之一日。而陳氏妹之夫亦逝去。久病方閒。藥石未去。

口皆不能赴。長至後方省陳氏孤孀。由徑入橫山。少留陽羨。歸路入郭。歲欲盡。乃還。連領兩書。仍拜厚貺。皆不克報。春初念欲由崑山移舟上謁。或相從於慧聚佛舍。凡三具舟皆不果行。及此初暑。念之惕然。僕已得疏斥之罪。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董耶携婦

看翁媪。云內翰遺介。行且至矣。亟草一紙。屬德父以埃。不宣。

(增)繳繞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注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又繳繞猶纏繞也(增)赴救詩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鄧鑾謂管護凶事若有贈贈也漢書注抹古救字(增)

崑山宋地理志隸平江府王宇山詩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自注世傳陸氏家生機雲故名崑山主生玉也慧聚佛舍吳郡圖經慧聚寺在崑山縣西北三里馬鞍山孤峯特秀昔高僧慧觀梁武帝之師宴坐此山二虎為侍感致神人縣令以聞武帝命建寺(增)孟東野崑山惠聚僧房詩昨日到上方片雲挂石牀釣杖莓苔青架梁松柏香半山慧聚寺次孟郊韻僧蹊蹊青苔莓苔上秋牀露翰儻更清風蘊遠

亦(增)翁媪陳造贈高司李詩杯盤頓頓家鷄繳翁媪鳴鳴社酒香

舟還次鄉縣下田已厭雨。抵舍二十餘日。水及半扉。鷄犬上屋。而雨脚猶未斷。如西徐

最高印。古仰殆欲懸釜而炊矣。西樓之勝。爽塏不受暑。時褰衣一登。可以下視蜂蟻之

隘。而東堂雄深亦不惡。有登堂者當疑公狀貌魁梧也。

(增)水及半扉子瞻放鶴亭記熙寧十年彭城大水鷄犬上屋張籍永嘉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戰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齊走懸釜而炊戰國趙策智伯陰結韓魏伐趙三國之兵乘晉

如牛羊紫陌旌旆暗相杜工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牀牀雨脚未斷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懸釜而炊魏伐趙三國之兵乘晉

遂家家鷄犬驚上屋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符軍而圍之決晉水爽塏注見卷一與不受暑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胡樞密帖不受暑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增)

褰衣柳子厚詩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蜂蟻之隘注見卷一與魁梧史記昭侯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別去夜泊泖口。迨曉乘便風挂帆。絕湖而西。薄晚次大姚。闔城已在望中矣。孤舟獨

行大澤葭葦中。竟日不逢一人。萬一雲霧晝晦。風雨作於半涉。真叫皇天之所也。嘗寓一書。屬海鹽便介。已登几案否。即日大暑。忝惟台候萬福。某次闔門。日正中暑甚。遂移舟虎邱。少憫劍池上。需一夕之涼。而諸瓢至。袖中出紙求字者數十輩。殆欲腕脫。長老從旁勞勉良苦。某答曰。所謂纏倒藤矣。一笑遂別。還舍未幾。瘡疔大作。遣狀草草不宣。

泖口 吳郡圖經三泖在華亭境陸魯望詩 (增) 大妮 在吳郡東境童珮大姚寺詩 闔閭城 吳郡圖經吳

於伍子胥使之相土管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四十里 (增) 叫天 南史謝述傳述在江陵奉兄喪遠成節

小城周十里開八門以象八風是時周恭王之六年也 (增) 海鹽 馬氏通攷海鹽秀州屬按秀州今 閭門 吳郡圖經吳王闔閭建城之

乘小船冒浪而進喪筋幾 (增) 劍池 吳郡圖經舊傳秦皇求劍地裂為池太平寰宇記山湖是孫權所發以 (增) 諸瓢 王

日問門者象天 腕脫 唐書蘇頌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 纏倒藤 到被

東坡贈杜介詩問禪不歸舍履為狐索繞正此意也與半山詩瓢字有別 (增) 空主 李義山上崔相國啓

唐書儒學傳空集京師 腕脫 唐書蘇頌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 纏倒藤 到被

注滔然如塵之冥合 腕脫 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句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纏倒藤 到被

留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涵多矣。吾顏其厚耶。方俟暑退。稍 當有 就筆專馳

留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涵多矣。吾顏其厚耶。方俟暑退。稍 當有 就筆專馳

留寓館置。遂涉旬時。喜過所望。而叨涵多矣。吾顏其厚耶。方俟暑退。稍 當有 就筆專馳



一介看候。又貶誨函。省顧之厚。喜慰當如何。制章得觀一時。侯王將相出處之故。至於

區區歎慕之意。已見於序引所陳。不復云云。更望少留於此。他日持送。此帖舊本在後

(增)館置 韓退之贈張籍詩留之 吾顏其厚 (訂)唐書劉蕡傳文宗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是時第

官匪耻不敢取被選者所言皆冗誕常務類得優  
爾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耶

### 原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徵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員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公是日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徵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後適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歎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縉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已斥公於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殷道翟公孫者皆歎異之余一日對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為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不能知之而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于心應于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勁草偃山鳴谷應人曉然如推赤心置於其腹中惟陸宣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全然溢用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當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徵宗進二婕妤會公常制是夕御札趣進告甚急朝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諱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三制而上則并召二員者謂制之宜公符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据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歎久之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遂論次以為公書首云

內外制序引去秋病後所作雖不工而平日向慕之誠意具載於此矣。闕十三字之藏  
 累辱戒諭遂不敢留今併納上某自余郎罷官後屬德父屢矣至是方能遣送不敏愧  
 恐。

今併納上（訂）原注錄公與叔詣兄內翰帖云制詞索序引無乃非其人乎然例當得一副本只乞門狀  
 紙百番戒一吏真書大字見賜按此帖為欲留制草原本因其屢索故遣還之而轉致叔詣屬  
 寫副本見貽也知前闕  
 行內是欲留制草之語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三

與宮使李尚書名摺字德升 十三首

公辭郡甚善。龔遂治渤海。奏言無令丞相御史拘臣以文法。宣帝許之。今日從臣守彫郡。必度外有所為。而待以歲月。可冀尺寸之功也。若一人守之。數十人伺之。一搖手舉足。便熬熬舊作熬為崇舊本誤。固不若明哲保身之愈也。

**龔遂** 漢書循吏傳龔遂字少卿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謂遂曰渤海廢亂若欲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海瀕遐遠不審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勝之耶將安之也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增) 彫郡** 昌黎太原王公碑銘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 **(增) 熬熬** 漢書陳湯傳下至衆度熬熬音煎也具有焦屠沸騰之義又與叡通但重聲而異其文古無是體也定是傳寫之謬

向來驛使致問遣便趨宜興鎮江矣。比歸次城中與之遇。携與俱還。疲曳之餘。信筆作謝。至今負簡慢之愧。復被誨存。具審春序寒煥未調。台候萬福。吾儕皆老矣。日望公把一麾南來。邂逅一見而不能得。但時想見風神於落月照屋梁時也。

(增)驛使荆州記陸凱自江南以梅花一枝寄長安與范曄贈以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增)疲曳後漢書馮術傳年雖疲與有名賢之風注曳猶

頓也晉書王述傳述與庾水鏡曰江州當一麾詩話云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

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一麾知其誤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

耳延年詠阮始平詩僕君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荐咸為吏部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擢遂出始

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擢以此自託耳後杜牧登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為故事

照屋梁杜少陵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曾宏父名惇時為台守寄近詩可見賓客之盛然德爵之尊則莫有出公右者又示長短句二

軸樽俎風流追繼前修想寓公不復賦式微矣某嘗謂天下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何必据虎背而坐而使道傍人指以為仙者而謂之樂乎聊發千里一笑

宏父詩載見卷六與台守會郎中帖(增)長短句宋史周邦彥傳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增)前修北史盧辯傳兄

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增)寓公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式微詩式微小序黎侯寓于微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

大戴庶繁前修矣於衛其巨勸以歸也

(增)人以為仙唐書倪若水傳出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寺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願左右曰班公此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驢從

千里一笑東坡若范景仁畫聊爾信筆以發千里一笑

某初欲倚公為東道主從後騎一覽赤城之勝願以世議迫隘連牆不相請謁尚恐不免千里命駕誠世驚愚必不見收坐比沮間十五年陌望一涯但有企疎奉手誨具番

春暄台候勝常。目眚小開否。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居如齋。無聲伎之奉。以陽攻陽。祇益病耳。非徒無益也。

東道主 (訂)左傳僖三十年若舍鄭以為 赤城 洞天福地記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回五百里

名天台在台州天台縣會稽記赤城山色皆 (增) 連齋請謁 列子仲尼爲子列子與南郭 千里命駕

赤狀似晨霞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 (增) 連齋請謁 子連齋二十年不相謁請

世說簡傲門嵇康與呂安 賊世 莊子外物篇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增) 驚

友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駭世 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增) 驚

愚明汙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 目眚 說文眚目病生翳也 鍾乳 (訂)本草陶隱居云石鍾乳出始與通中輕薄

與崔饒州書鍾乳產於石石之精靈疏密不可知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由精 丹砂 (訂)書禹貢礪砥砮丹疏

密而出者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徹由其粗疏而下者色如枯骨或類死灰 丹砂 (訂)書禹貢礪砥砮丹疏

少君言祀寇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坡公志林本草言丹砂出符陵山 (增) 無聲伎奉 南史張

谷符陵是今涪州無復采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耳 (增) 無聲伎奉 欣泰傳

厝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恣情 開放聲伎雜蕪頗多開解

吳守報罷。曾宏父必已詣郡。學問文采守賢喜事。家風凜然。遂有與晤言者。章掾蒙推

獎。渠依青龍婦家富人陳氏。趨台時其婦懷妊。陳媪醜之不遣。聞此月免乳。度當至。官

下王孫不能自食。固應爾耶。更望終賜游揚諸公間。俾遂寸進區區之叩。

椽 (訂)漢書蕭何傳爲沛主 青龍 吳郡經續記滬濱旁有青龍鎮人莫知其得名之由或云因船得名虞

東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 青龍 信哀江南賦排青龍之戰艦青龍乃戰艦之名或曰青龍舟孫權所造蓋

昔時曾置船於增婦家富人史記張耳陳餘傳張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父客素知張耳乃其地因名之耳

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陳餘者好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漢書高帝紀母媪文穎注幽州及漢中免乳漢書外戚傳婦人免乳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媪皆謂老媪為媪孟康注媪音鳥老反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產不能自食

漢書韓信傳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游揚免乳漢書季布子也不能自食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憂報乎游揚漢書季布曰使僕游揚足下名增寸進柳宗元詩寸進諒何營

於天下願不美乎增寸進柳宗元詩寸進諒何營

奉誨存大慰瞻仰即日歲晏寒令浸嚴共惟台候萬福某老境衰殘夏秋感疾在膚革間雖不至臥病而塊然危坐一榻之上奄奄彌時殆不知有身世也一女弟新寡諸孤呱呱不能赴救冬至後方往視之遂由徑入荆溪奠橫山公胡樞密居橫山舟回詣城府親舊挽留涉旬而後返方歲窮塞向之時扶憊衝寒弔死問疾殊不獲已耳比澤方能具報草草不宣

增歲晏楚辭留靈脩兮澹忘歸歲既晏兮號懷予謝增膚革禮禮運膚革充盈身之肥也新寡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呱呱訂書益稷啓呱呱而泣揚子法言呱呱之歲窮訂禮月令季冬之日窮於次日窮於君新寡訂書益稷啓呱呱而泣揚子法言呱呱之歲窮訂禮月令季冬之日窮於次日窮於弋詩歲窮衝寒少陵小至詩岸容待臘將風力緊衝寒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某已遂首邱而公亦安於閒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增)開寂南史顧劭之偶對(增)耿耿指屋柱形野理不辨如有隱憂白樂天長配殘月昌黎東方  
日垂簾門階開寂(增)耿耿恨歌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半明篇東  
方半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陣暉  
太白朦朧銀三號更五點東坡任師中挽辭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

大雅醜藉一脫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諒無泥中之歎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盜未  
靖之故福唐大府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也

(增)泥中詩式微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鄭鑿黎侯爲狄人所(增)閩史記東越傳閩越王注東越  
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唐書地理志(增)福唐唐地理志福唐上縣本一部鼓吹(訂)南史孔珪  
福州景雲年曰閩州開元十三年更名(增)福唐萬安天寶元年更名傳不樂世務居  
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  
效蕃王妾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髮有慙色晉孫綽絕重張衡左  
思賦每云三都兩京五經之鼓吹

使臨枉誨飭具審履茲冬序台候勝常某聞公苦赤目固不如別紙之詳大抵肝受熱  
則目病故醫療率用寒藥久之則害於脾不能食雖少壯者亦難之况公年幾七十寒  
藥豈可輒近以熱攻熱必作障翳如書所云也近見一醫療王剛中刮瘻如神知公訪  
兩醫亦妙手日位藥喜慰此區區晨夕念望之心此帖舊本在後

刮瘻程鑾經如自盲人爲治日故造詣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增)妙手吳融詩飛蚊愈風知妙藥喜  
瘻杜工部秋日夔府詠懷詩金篦空刮瘻鏡象未全痊手也須分藥救濟

法見卷一與胡樞密帖

分違十七年。心衰貌改。可以想見。而區區念德。烟如皦日也。即日春寒。台候復何如。聞公苦赤目。相之示書。亦云方藥率用菊花芫辛之屬。此等公未嘗恐當入口。惟有瞑目跌坐。存神守氣。可不藥而愈也。冬溫如春令。村氓無遠慮。質賈裘褐一空。而層冰積雪。過於窮臘。饑瘦相仍。更有可慮者。所冀慎疾以益壽福。

(增)衰改 韓致光詩誰憐愁苦多 衰改未到潘年有二毛 皦日 詩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增)赤目 宋史王存昔傳帝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存昔晝日又至忽蒙符

其上仍楚符沃而沈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一沃立愈坡翁志林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 菊花芫辛 本草菊花味苦甘平無毒去風眩腫

痛目欲脫淚出芫藟味辛溫無毒主風入腦目淚出 (增)跌坐 婆娑論結跏趺坐是相負滿 存神守氣 (訂)楚辭遠遊道可受令

不可傳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東坡 冬如春令 禮月令季冬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 層冰積雪 楚辭招魂層冰峨峨飛雪千里

相之錄近詩見遺。讀之悚然。詞句溫麗。不見圭角。正似其為人。一門之內。連枝秀傑。可為公賀也。舉之謂當一過婦翁。可冀邂逅。竟不如所料。聞似欲試科目。高文碩學。已籍籍在搢紳間。又何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也。

溫麗 東坡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 圭角 昌黎集石鼎聯句磨礱去圭角 (增)連枝 李供奉詩東樓婦翁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溫麗清深不及也 句磨礱去圭角 (增)連枝 喜奉連枝會 婦翁



晉書衛玠傳時號玉人故時（增）科目唐書楊於陵傳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宋史曾從龍傳從龍知貢  
語曰婦翁冰清女婿玉潤（增）舉疏表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俊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  
博古論以觀其（增）一支之目昌黎答崔立之書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  
誰策以觀其才（增）肯與夫斗管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

又知天台水潦之厄。徙避猶未復也。鄉州上田已槁死。下田亦敗於秋潦。宜興山間與  
杭湖相接連處。往往漂沒。比省妻母之喪。至餘杭道中。猶有浮查在高樹。如柳儀曹所  
去也。天台並海亦復爾耶。

（增）鄉州接連仲益家宜興之西徐距長與百里而近由長興至餘杭又倍之溪浮查在樹柳子厚南  
時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上愚溪渡渡頭（增）柳儀曹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聰警絕乘下筆搢思  
水落村徑成撥亂浮查在高樹廣韻查同槎（增）柳儀曹精裁密綴燦若珠貝順宗即位轉尚書禮部員  
外郎唐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儀曹郎為禮部  
郎東坡將至廣州詩莫學柳儀曹詩書教氓獠

海錯豐餉。方移家拯溺之初。又為公此費拜脫殆不遑也。筆三十枚。并小箋三百。謾馳  
上。微贄可當一笑耳。女子初苦痰飲。初不料至此。方夕痺厥。竟不能出一言而去。設有  
宿誠。不過託其夫與子耳。李郎尚待遠次。必占去就於酒醴之間。敢忘設也。蒙問逮遂  
私布之。

（增）痰飲仲景金匱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增）厥史記扁鵲倉公傳號太子  
有支飲其人素盛今瘦水在腸間漚漚有聲謂之痰飲（增）厥舉厥注釋名氣從下厥起

上行外及心脅也。呂氏春秋為痿為厥注逆疾也。醫經作厥內經歧伯曰血與氣相失故為。增宿誠

虛焉血與氣并則為實。黃帝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增宿誠

機能宿戒注再增遠次王勃秋日宴洛陽序菊酒醴忘設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

穉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穉生退曰可以逝矣。酒醴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

臥申公曰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穉生曰先生之所以禮吾二人者為

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謂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與張尙書名登字奎如五音

茂嘉遺騎至。所遺誨帖。把玩三復。具見存寵衰晚之意。即日履茲歲端。忝惟台候。萬福。某久在泥塗。故人方居天上。雖榮悴了不相關。而聲氣之求。不聞喧寂。幸甚過望。不可言不宣。

增天上廬陵內制集序念昔平生仕聲氣之求乾卦文言同聲增喧寂陸龜蒙詩趨時與

別紙開諭。重悉今日之急。兵與賦而已。屬者南北解仇。上下厭兵。姑為息肩之計。唯高

才獨當天下之急務。某頃嘗居此官。為國用之大蠹。如三省吏祿。有一輩請十七色錢

者。諸將之兵。或淪於異域。或去為盜賊。或死於兵火。無慮數萬。而名籍不除。駝坊車營

務。無一車馬。而廩於官者千餘輩。如學官書局禮樂之司。尤為不急。版曹坐視太息。莫

敢誰何故於謝表具言其事。庶幾朝廷解紘更張。少寬徵斂之急。省書有不自專之語。唯某能識公此意也。

息肩(訂)左傳襄二年子驪請息肩於晉後漢光武紀初帝在兵間久厭(增)三省(增)文獻職官致謂中書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微急未嘗復言軍旅(增)三省(增)門下尚書也唐書劉

祥道傳三省都事主事主書(增)版曹(增)曹憲治之周平園劉紹與初駐蹕臨安六宮百司事務紛至版曹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

解能(增)誰何(增)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增)解紘更張(增)漢書董仲舒傳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

附戶部尚書謝表(增)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檢材計省參榮八座之聯(中謝)竊以舉天下版圖之繁治邦內經常之費任七納四方之貨持衡居五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泰日滋好大喜功悅新厭故遂底飭魚鱗尾之

害駟致勝羊積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羣氓擠密不謬憂藜當弱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

崇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畫餅空餐畫瓊浮食在宜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綱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願如臣者自視缺然智力已窮憂責難重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嘗欲

奮身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解曉聚斂之臣救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閱茲邦用深軫聖情夫何么麼之妾亦預揀求之

數荷操刀而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紘而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

某久安窮陋雖不相聞而一時名德中外所向固不必尺書啓問而後察也即日冬序

早寒共惟台候萬福某妻母年幾八十得疾臥山間不獲已扶憊一詣而寓舍在境中

內簡尺牘卷三

小舟由徑若販夫買豎逃免征輸不敢踐冠蓋舟車四達之路東道主乃平生握手之舊望之若霄漢然匿形避影浹日而返可以發公一大笑也

(增)名德晉齊庾亮傳亮以名德流訓弟冰以雅素垂風(增)冠蓋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增)四達戰國策樂間對燕王曰趙四達之國也魏文帝詩通

天拂景雲隋東道主注見本卷(增)匿形避影漢書孟嘗傳嘗單身謝病躬耕冀次匿影藏彩不揚華藻(增)浹日周禮天官大宰縣治

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注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日挾與浹同國語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向傳進端殿履極省豈惟區區喜可為天下賀也久之乃聞尚爾京兆侍從久次僉論所屬固自應爾况如白首故人尤有望於縹袍之舊然沖天之羽必在三年不飛之候也

(增)端殿據親情帖稱端明知已進階端明殿學士(增)為天下賀昌黎送溫處士序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我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我私怨於盡取也

(增)京兆隋書地理志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急就籍注京都為京兆絕高曰京十萬曰兆宋史職官志京府牧尹不常置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幾甸之耳按京兆即京尹之通稱也南宋以

縹安為縹袍史記范雎傳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魏使須賈於秦范叔尚之為微行敝衣開步一

寒如此裁乃取一縹袍以贈之至相舍門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沖天史記滑稽傳齊威王之時喜隱

大驚謝罪唯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縹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沖天史記滑稽傳齊威王之時喜隱

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玉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鳴驚人

親情桐廬簿惠。睦常州宜興縣人。其家卜以十一月葬其祖。睦欲一歸視其塋。輒告端明。乞一催軍器差檄至常。旬日間復還官次。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而拘於官簿。不得翻去。有望於門下。故不復避干僭之罪也。

(增)親情 張文昌詩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携手上高堂 (增)桐廬 桐廬縣志本漢富春縣之桐鄉三國吳析真為縣宋撤理志建德府本嚴州太平興國三年桐廬自杭州來隸

(增)官次 左傳襄二十三年敬共朝夕恪居官次范質誠兒任詩吾宗凡九人繼躡昇官次

與胡尚書名交修字已茂 六首

方見周惇義云。公行有北門之召。已聞詔追。殊慰僉屬。暑溽共惟台候。萬福。某方伺馬

首之東。遣書橫林道中。被誨勤懇。益見記存之厚。樞省虛位。位聞超拜。別行展慶。不官

北門 (訂)唐書元馬頊傳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時謂北門學士按帖意作北扉用 (增)馬首東 左傳襄十四年苟偃令曰

馬首是瞻樂靈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增)勤懇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實氣激激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某用新舊粗細雜木。築一室。歲前當入居之。聞公大木數千章。方自儀真來。而召節已

行矣。昔白公丹竈敗之明日。忠州刺史除書至。殆此類也。

千章 漢書貨殖傳木千章竹竿萬個 (增)老杜遊 南唐真迎鑾鎮宋初升為建安軍大中祥符

丹竈敗白傳同微之贈郭虛舟詩萬壽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 (增) 除書五代史劉延朗姪女隨烟飛始知緣會間陰隙不可移藥灶今日敗詔書明日追 傳薛文遇手書

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六一班班林開煬寄內詩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補稱

玉堂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策樞庭黃閣自此超進且作非常之聞也

玉堂視草金安遺書太宗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素縑二幅每字徑二尺除活化二年十月賜翰林承旨蘇易簡詩上謂宰相曰他日為翰林中美事也今在玉堂前楹之上劉元城語錄玉堂兩

字人多不解此出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署至英廟

嗣位乃命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二字復勝院門沈存中筆談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

衣冠據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金華進讀(訂) 漢書叙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時上方向學鄭寬黃閣 漢舊儀丞相

別去屢見除書造外不即贊喜新政蒐拔淹滯如已茂老成持重擢居要津可為朝廷

慶也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收召已解郡紱更旬可至國門即遂叩謁

(增) 贊喜周禮秋官大行人贊已茂 鴻慶本集胡尚書行狀已茂常州晉陵人建炎南渡公與從子世將

左衣冠之冠慶以贊諸侯之喜 (增) 持重後漢書任瑰傳瑰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 要津 (訂) 古詩何不催高足先據要

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增) 國門周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

錢唐報聞亟解去更聞委書勞苦賞草草具答矣比還山中親客相過將迎彌月及是

方小定不有脫嗣音非敢懈也即日恭惟台候萬福聞會稽回祿居第不至驚擾否北

扉代直行且卽屏遂登政路庸慰延望

(增)錢唐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出遊渡海瀆湯丹陽至錢唐臨浙江錢唐縣志唐改唐爲塘(增)親客歸田錄魯肅簡公居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公易服飲其中真宗召問何故私

入酒家謝曰臣家貧無器血適有鄉田親客自遠來途與之飲臣既易服(增)將迎謝康樂詩負心二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以爲忠實可大用

(增)會稽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回祿(訂)左傳昭十八年釁火於亥冥回祿注亥冥水神回祿火神郭儀曹賀王參元失火書

京師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皆不敢道足下之善今幸(增)北扉夢溪筆談學士院北扉在浴堂之南便爲天火之所滌盪其實出矣是祿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屏之榮禁每玷北代直(注)見卷六卽眞宋史陳瓘傳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

也相併也卽眞卽眞璠語子正榮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

比聞榮躡八座意謂記室豈少一紙之書故不果進賀秋暑不審台候何如少意德發

孫朝諤字德發學博而行高久安閒散去年冬眞荐之舊本脫之字張參政名守字全眞比叔詣又薦之孫翰林名近字叔詣德

發云與公布衣之舊特未也故不能無望豈非一鳴驚人必在三年之後耶今因其行

輒草草上狀

八座詩後漢書百官志六曹尙書兼令僕二人爲八座傳唐書劉泊傳八座(增)記室續事始漢自官比于文昌二丞方於管轄杜工部詩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增)制諸王三公及

大將軍蘇府皆有記增閱散昌黎進學解動而得訪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一鳴驚人見前與張尚書帖沖天注

與致政楊尚書中修二音

新書聞季高劉侍郎名岑字季高已為鑲版序引容少紓思納上第留一兩版見待不嫌少緩也

小兒蒙期待之過衰老追懲往詣但欲教戒耳一笑此帖舊本在後

增新書謂切韻類例教戒漢書陳萬年傳子咸年十八以萬年王為郎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

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其隴所言大要教戒爾也

別去彌月時奉誨飾喜聞殘暑台候勝常序引納上衰老廢學技止此耳大意言類篇

集韻數巨公更兩朝而能成公因之作類例啓悟後學又以公平生大節附見一二致

夙昔向慕之意

技止此柳河東三戒黔無馳虎見之以為神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掉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蹙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跟大闢

翻其喉盡其肉乃去

附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聞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終一賦於是喟然歎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錢家刻方言地志浮屠老



子之言無不記也相如奏賦夸地固之大固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虛徑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扎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取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口賦奏天子見口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摘句分章之功而梳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刪取其要領師古爲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而世溺於所習履常道故讀書綴文起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之遺越高頴異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雜字過日無復舍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鑿齒稱神獨在雄覽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墜實音之一遇也弘農楊公博極群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崇事申書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爲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遣東頭供奉官進開門祇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註切韻樂與學者共之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口韻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卽其書科別戶分著爲十條爲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而方官語不合之語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輕而有華竺之殊與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篇未全

與張侍郎名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 六首

異時窺見一斑因疑當知公不在餘子之後分別俯仰二十年恍如隔世而實名暴白  
又如青天白日在十目之上也即日冬序晏溫台候何如某潛深伏奧姓名不復至公卿之門如聞存記流落每玷議論之餘遂遣一紙而不能以累幅爲禮也

一斑訂晉書王獻之偶嘗觀門生標滯曰南風餘子後漢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脩稱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日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東坡蒼謝舉廉書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指青大白日昌黎與崔羣書風塵芝草賢愚皆以紳自冠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

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情明

內簡尺牘卷三 十五

晏溫(訂)史記封禪書迎朔至甘泉從行上虞之至中山嘯區有黃雲蓋焉又孝武紀作晏暉漢書郊祀志

也汾陰得鼎祠祠通鼎至中山晏溫有黃雲焉如淳注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乃有黃雲故為異

(增)潛深伏奧昌黎荅侯繼書自念方將遠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

自公冠殊科。旋躋禁路。而某已除籍為民。遂不相聞。屬者就閒。雖大鬱群望。而進道益德。盡闕天下人物於無適莫之中。他日進服大寮。如梓人之用羣材。豈復僥倖於一試。願以餘年向盡。恐不及見功名之盛也。

(增)冠殊科 宋史九成本傳紹興二年策進士冠直言者聲高等九成對策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

屨無以省感時懷憤可不 為尚遠佞防奸中興之本也今閩巷之人尙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昏無以定

思其所以乎抱樽首選 (增)禁路 秦淮海詩衣冠紛除籍 (訂)漢書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入朝

常除 (增)就閒闕人 昌黎上宰相書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本傳游京師從楊師學授鎮東軍軍判提

耶宗臣怒投檄師從學者 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曰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植刑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

日衆出其門者多為聞人 梓人 柳河東梓人傳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頗備隙字而處焉問

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字之任視木之能舉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

左者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莫敢懼焉余國視大駭繼而歎曰吾聞勞心者役人

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 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況矣

每得參政兄書張參政名 守字全真未嘗不歎服高致也。賢者或仕或已。自繫公道。通塞喜愠。固

不在我也。江表氣候不齊。所冀為斯文尊生舊本 作生自厚。以位亨復。

(增)參政按宋史張守節守字子固帖中原注曰全真是其別號也歷官參知政事抗疏敢言累引病去(增)江表魏志文帝紀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廣開府

袁江南賦吳越吟荆楚舞草木之遇  
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南北阻絕。瞻邇莫喻。此心伏奉。誨函具審。春寒台候。萬福盛名之下。四海所瞻。翁而後

張一飛九萬。其執禦焉。馳頌之私。朝夕以冀。

(增)南北阻絕本傳金人譏和秦檜曰且成檜此事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檜甚惡之落職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玄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

參政兄諸郎晨夕侍談。燕子韶存記。衰老每挂齒牙之論。區區愧謝。遂草一書。占叙感

深翁張注見卷一與胡樞密帖九萬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後學力乃至此耶。拜貺彌月。開闔百過。字欲漫矣。猶未忍藏之什襲中也。

(增)晨夕陶靖節移居詩聞多素心人樂與(增)談燕魏武短歌行越陌度阡任用相存契澗談燕心

山水以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增)談燕念舊恩北史王暕傳良辰美景嘯詠邀遊登臨

燕為事(訂)南史謝朓傳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名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表以示

(增)圓緘唐語林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樾悉生平舊交後元微之領會稽參其

內簡尺牘卷三

十七

去按圓箴即竹筒皮(增)左官漢書諸侯王表序作左官之律師古注漢時依上古法朝戚嗟易離六五

若吉(增)不偶漢書霍去病傳諸(增)字漫後漢書竊衛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增)什襲

關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以發寶章置十重纒巾什襲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

某塊處窮陋追訟昨非凡平生一言一動皆招尤速累之根本年來稍從事佛書拊卷

悵然如見舊國故都至於感涕意謂向上一路不在文句中而所閱桑門千百輩無可

語語者子韶當是個中人又相望數千里無從樞衣一望下風第笑此佛堂空空其無

有也

昨非淵明歸去來辭賈逵途(增)招尤速累昌黎感二鳥賦雜家到而舊國故都列子周穆王驚燕

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慨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

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盤山寶積禪師示衆向上一路桑門(訂)張衡西京賦展季桑門五臣劉良注展(增)個中人蘇試詩

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後捉影

是箇中人徑山大慧杲禪師語無垢居士心慕楊文公之學有傳神語至公公歎曰宗門有人庚申造徑

山談及格物師曰公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公頓領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豈晦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辛酉公丁父憂過徑山飯僧乘釣者謂議及朝政竄師衛陽公安置兩安丙子放還道次新塗適相見論不

念起惟怕覺避公頰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梃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師廣曰說覺說念翻背

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樞衣傳鑿錄遠來樞(增)下風左傳僖十五年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

索豁開戶牖大虛遼廓

衣忝預函丈

戴皇天皇后土質問君之言學臣敢在下風



原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爵親時以尚書員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蓋表卿中甲科  
 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闕寺宮伯持楮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款識以為寵明年  
 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行且向用矣會乘興幸江淮區內倣擾自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  
 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有節)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  
 縣於瘡痍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更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筮楚  
 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溫喜殆未可以世俗趨舍量其心也  
 未

比上狀旋領報音具審即日殘暑台候勝常公方處顯分領劇曹四方之使持書闔門  
 者踵相屬矣風義之篤不忘雅故占詞累紙翰寫肺腑祇如在宜黃時何其大耐官職  
 如此也反復厚貺但極歎仰不宣

顯分劇曹 (訂)處顯分領劇曹各三字為句言處貴顯之分領繁劇之曹蓋指領銓時非謂典那時也舊  
 注引漢書食貨志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之文及顏師古曹輩分出之注是讀分字為如字

截屬下句則上文方處顯句既不成語而(增)闔門 崔伯易感山賦闔(增)風義 李商隱哭劉黃詩平  
 以劇曹為曹輩之曹非途更甚宜顯正之

同君哭 雅故 漢書燕王澤傳(增)大耐官職 宋史向敏中傳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宗諤當對帝曰  
 避門 今呂氏雅故(增)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卿往觀之既至門闌寂然宗諤徐

賀敏中但唯唯既退使人問敏中今日有親賓欲宴否  
 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自公領三銓洗手奉職如在宜黃時治蹟藹然人人蒙賴矣某頃嘗居此官條格只在

群胥佩囊中，意所予奪，郎吏不能措一辭於其間，但仰屋歎喑而已。

二銓(訂)唐書職官志唐制選部例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各分其一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

當權吏部侍郎洗手奉職昌黎胡良公嘉神道碑公為監察御史主鏡嘗居此官鴻慶本集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那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龐恩深厚省已凌兢臣聞虞書三載黜條格予奪

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

(訂)六一集世祚公墓志公始視銓事選者三人爭其闕吏受丙牒曰當予甲授乙他闕居數日吏致丙詔甲

負其事不當得公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公不得已與丙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

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增)仰屋宋史富弼傳老臣無所告訴歎喑(訂)後漢光武紀蔡伯

陵郭曄曰氣佳哉鬱鬱怨然章懷注喑歎也子夜反

辱餉蜀箋奇甚，謹以下拜。豈應恩，恩黜污也。遺介時，初欲薦微費，而公鼎貴，不敢恃平。

素觸冒，及是拜賜，滋舊本誤見存省之厚。他日亦不復自閒外也。此帖舊本在上二帖之前

(增)蜀箋蜀箋讚蜀箋體重一夫之力僅荷五百番下拜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恩恩點污半山次韻王微之贈池紙詩恩恩點污亦何忍嘉賜但覺難為辭微贊

東披篋歲詩貧者愧不能微贊出春曉次鼎貴(訂)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復短

日行南轅，具小舟郊見，屬聞嚴召，倍道馳去，欲寓一書亦不及，殆是交一臂而失之也。

大暑共惟台候萬福，某歸田十五年，安於所習，杜門面壁，以盡餘齒，第未有有脫見之。

日祗益憫憫不宣。

(增)南轅左傳宣十二年(增)嚴召庚辰爲祀公譏驃騎表伏願覽青蒲之(增)交一臂莊子田子與汝交一臂而(增)歸田杜門東坡答廖明略帖衰隨之甚權(增)交一臂方吾終身失之可不哀與(增)歸田杜門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

傳車獨行萬里。辭親而去。想見倚闥之望。神明擁衛。按節來還。朝登禁門。持橐入侍。暮歸田舍。綵服而趨。儒者之榮。有過此者乎。尙冀厚自持。以埒參樞之拜。

(增)傳車左傳僖二十三年鄭商人莖高將市於周使遽告於鄭杜(增)獨行萬里宋史執羔本傳注遽傳車也史記游俠傳侯侯乘傳車將至河東得劇孟(增)倚闥獨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胡去而晚來則按節未舒師古注麗之六年起知眉州徙開州又改(增)持橐漢書趙充國傳安世本持橐筆張晏注橐與囊也近(增)綵服(訂)高士傳老萊子七十衣五綵節也(增)持橐臣負囊從輪願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注囊所以盛書也(增)綵服(訂)高士傳老萊子七十衣五綵衣爲嬰兒戲旬旬於父母前(增)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

比上問審已關聽。春序寒煥不常。台候復何如。傳聞典貢舉。亦儒學之至榮。但南渡已還。人物凋謝。文詞軌馘。非公在場屋時比也。然一經題訕。便爲世準。當復少變乎。瞻見未期。爲斯文自重。

(增)典貢舉執羔本傳充賀金生辰使(增)南渡(訂)宋高宗紀帝決意趙應天備法駕受命改元建炎三年還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增)南渡(訂)宋高宗紀帝決意趙應天備法駕受命改元建炎三年還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增)南渡(訂)宋高宗紀帝決意趙應天備法駕受命改元建炎三年還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



振翫破(訂)漢書枚乘傳其文題評少變(訂)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  
敬注猶言屈曲也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宋史歐陽修傳知嘉祐二年貢  
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  
向之驚蕪者聚談馬首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按舊注許邵月旦評未合

胡令受代從妹將雛先歸云林憲罷去已絕榮望矣公爲力取漕臺一章比趨銓曹更

蒙主張無復留難之吝小官孤寒有一時遭逢之異他日當銜環吐珠以報區區空言

何足論酬

(增)將雛古樂府臨西行鳳皇主張莊子天運孰主孰是孰綱孰寒晉書陶侃傳侃上表臣少長孤寡

鳴啾啾一母將九雛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孤寒始頗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寵

靈彌銜環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爲鷓臯所搏墮於樹下爲蟻所困寶憫之取置巾箱中養之

秦唯食黃花白除日毛羽成放之朝去暮還數日乃去其夜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

我西王母使者爲鷓臯所搏蒙君拯救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吐珠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珠

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寶生震震生乘乘生期期生虎四世爲三公焉

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增三秦記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

求去鈎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

內簡尺牘卷三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四

與宋侍郎字德謙 二首

向來頃當是傾蓋二字舊本譌脫蕭寺伏蒙臨門墮刺情誼之重存賁先及而馬首遂東不克追路必照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殊致不敢以姓名納於左右即日大暑伏惟台候萬福某心衰貌改非復故吾接奉何時但極瞻仰

(增)傾蓋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鄒陽蕭寺李蘇國史補梁武帝造蕭寺故僧舍皆呼為蕭寺云

(增)墮刺邵氏聞見前錄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故吾(訂)田子方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吾吾有不忘者存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愜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經濟之學坎壈於時遂先朝露天定勝人固知有在也

(增)榮踐陳子昂梓州司馬楊君碑游風皇之池觀蓬萊之府是天下之榮踐也

(增)輿論梁武帝紀行能感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坎壈鮑昭結客少獨何為坎壈懷百憂

內簡尺牘卷四

與張侍郎 字養正 十首

某投界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窮。初不計喧寂。徒有區區朝夕念望之勤。聲聞缺然。遂成逋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恭惟台候萬福。某衰老作病。綿延兩時。今則有間矣。猶未堪作勞。歲晚當卜一見。不宣。

(增)一紙書 晉劉弘都督荊州。咸曰。得劉公一紙書。實於十。身外陸機豪士賦。挾非常之勛。豈識

陰期詩。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 (增)缺然 大史公報任安書。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增)逋慢 李令伯陳情表。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去冬江上紛然。人人具舟楫。而旱乾之餘。途窮無所向。今冬遂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而歲饑又可憂者。赦文念挽舟之勞。許免科糴。 舊本作省。文乘字。 而挽舟者。率無田。皆不被賜。

向來田氓之冒儒冠。迎拜於西郊者。何不挽一繹。從何易于 舊本訛。其後誤。或有補

也。

(增)呼疾急步 韓退之曹成王碑。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世為法。 儒冠 史記。酈食其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漣溺其中。 (增)挽

唐書。何易于傳。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風。質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易于腰笏。身挽朴。驚問狀。對曰。民方耕桑。不可。役縣令閒暇。當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比造門屬公。養疴謝客。延之臥內。一望履絢。實慰區區。伏承令嗣。搢書臨寵。偶出不獲。

拜辱甚恨。春寒台候復何如。某歸舟已次田間。方釋肩遣狀草草。

臥內史記信陵君傳侯生曰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又盧循專以太尉符常從出入臥內覆衾莊子盜跖臨望履幕下可馬彪本幕作綦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

絢而古詩一心地區區懼君不識察

之美通判奄終壽祿手足之痛哀慟何及然衆醫侍疾二鉅公治喪全真資政治養正侍郎也哀榮終

始亦復何恨所冀自廣

手足訂李華吊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衆醫侍疾漢書外戚宣帝許后傳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鉅公訂李賀高軒過詩馬蹏蹏耳聲

才子文哀榮終始鴻慶本集慰大資帖公遽聞之美通判嬰疾不救手足墮墜何痛知之然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至於哀榮則無憾矣之美家累千金壽登七紀屬續之日二貴侍喪可謂哀榮

按無憾矣之下乃注者之詞非感帖文也

大資公薨謝奄終七供。太山梁木之壞。士大夫相痛弔失仰。非獨公兄弟之情也。大資

屬續時。所謂坐脫立化者。雖大善知識不能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訣而去。精

爽不昧。正如仙佛所之也。

七供注見卷一與孟少傅帖又北齊書孫靈暉傳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經緯誅廢每七日恒爲請僧設齋又見溫公書儀太山梁木禮檀弓孔子蚤作負手與杖適於門歌曰太

山其類乎良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類則增屬續儀禮既夕屬坐脫立化增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

萬長庚雲會堂記葛仙云曰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立致近年而言百歲之內有升舉有尸解有坐脫有立  
 亡者居多南都新書志閣和尚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  
 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郭隱峰倒立而化善知識 團覺經末世衆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交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  
 遊後郭隱峰倒立而化善知識 來親近應斷斷根現逆順境猶如虛空(增)東坡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  
 而別詩悟彼善知 識妙藥應所投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食飲。進所嗜則復其故矣。况逝者已在仙山佛國中。區

區刻舟。亦何補於於字或是衍文。前日告行。適聞寐。亦不敢求通。俟公痛定。別下一見。

仙山佛國(訂)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柳河東

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刻舟

九惱羣衆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東坡和陶詩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注)見卷五

某頓首上啓。衰慵習慣。老人遭患難。不計書問之數。疏也。即日薄寒。不審台候。勝否。伏

惟萬福。比過吳中。姻舊苛留。遂至投轄。既得脫去。戴星倍道馳還。而鄙事滿前。撥遣猶

未去。殆不如客路之愴然也。恩恩且通一問。不宣。

苛留漢書成帝紀流民欲入函谷投轄(訂)漢書遊俠傳陳遵每大飲賓客滿堂撥遣王逸少帖君情感益

刺史大窟候遙審醉時突入見遊母叩首白(增)撥遣恩恩晉書王彪之傳無

當對尙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增)撥遣深惟當撥遣之耳(增)恩恩故恩恩先自獨

集韻急遽也俗作忽

某再拜伏承宿恙痊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啓殯。必深感動。所冀抑情勿過。戚戚幸甚。

(增)寢飯退之贈元協律詩嘗誓莫嘗省默默但寢飯(增)令人宋政和間詔郡縣繙君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制命婦八等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

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

某再拜令人出就葦塗。固非永訣。察令方嚴。非公暴露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襄奉。拊棺一慟而別。固未晚也。

(增)葦塗禮檀弓葦塗龍輿孔疏葦塗也謂以木葦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葦塗也韻會葦音摻積木以殮也(增)暴露左傳襄三十一年不敢暴露襄奉左傳

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注襄成也說文奉承也以卑而承事於其尊者之義襄奉云者蓋本諸郎句以為言也

某惶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闕。必有造請。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具舟詣冢舍。瞻送矣。悚汗悚汗。

城闕詩子衿挑兮達兮在城闕兮造請漢書張揚傳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與向侍郎名子誼字伯恭二首

屢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為喜。而老懶不果。遣狀為愧。即日溽暑。共惟台候萬福。薊林草木無恙否。當用衛公故事。日報平安耳。一笑不宣。

(增)賢者得路。後漢書循吏傳王浚曰。枳棘非。薊林。宋史子誼本傳。退閒六年。報平安。西陽雜俎。鳳凰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北柳唯童子寺有竹一枝。纔長數尺。相傳令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附薊林銘序

兩瀾轉運使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誼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薊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謫上書謝事。徘徊玉筍之下。淦水之濱。登高釋勝。築室居焉。蕪蘭九畹。芝三采。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薊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薊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薊林二字。賜之。誼文龜畫妙絕。一時羣公在廷。驚顧動色。於序盛哉。未會有也。子誼後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云。

李耶得官湖外。以穉女遠去為念。嘉興酒局。今聞增羨。已應僻法。而公領版曹。早令即

真為幸。家書一水可通。無萬金之難。衰老受賜也。此上似另為一帖。舊本與下段合併。今按帖內語意。不相屬處。尙多姑仍之。伏蒙

遣介貶賜誨帖。喜聆餘寒。台候萬福。聞公辭祿。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宰。而匹夫獻言。

輒請上方之劍。此處上下不相蒙。是否有脫字。公獨視之如敝屣。足為吾道光也。新詩偉麗。三復歎仰。不

謂窮老。復聞韶濩之餘音也。輒復和答。當一笑。詩本集不載。



(增)領版曹宋史本傳徒兩浙路爲都轉運使即眞(訂)即眞謂眞拜也亦曰爲眞宋史職官志中書令

馮翊滿歲家書萬金杜工部春望詩烽火(增)辭祿本傳金使議和子諶不肯拜金詔請上方劍漢

解職爲眞連三月家書抵萬全(增)辭祿上書宜却勿受竹秦檜意乃致仕請上方劍漢

朱雲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正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師古注向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按帖語似指陳東歐陽故事宋史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傲儻負氣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

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勳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朔開遊擊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

下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主戰又上書抗論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惡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

怒高宗乃與澈同斬於市按史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尙氣大言憂國憫昔出於天性伏闕上封事極誣用事

大臣遂新詩偉麗(訂)東坡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韶滙餘音(訂)東坡答毛澤民書獲新詩一篇及

見殺留滙之餘音見寄詩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韶滙餘音(訂)東坡答毛澤民書獲新詩一篇及

與五九兄提舉六首

新粟崖蜜。亟拜重餉。病餘遂有食新之喜。幸甚。百梨甚美。方悟唐入所謂釘座者。其中

未必然也。單德成蜀箋未嘗見之。既無左太沖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併蒙馳貺。莫

喻感哉。

崖蜜(訂)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冷齋夜話崖蜜見鬼谷子謂櫻桃也食新左傳成十年晉

內簡尺牘卷四

言不食釘座唐書崔遠傳有文而風致峻蜀箋王剛中成都古今續記府城之南有浣花江支流為二臂

左太沖句即便疏之及賦成張華陸機見之皆歎服人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十倍價代說淳于髡曰人

有賈駿馬者住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願之臣請獻

聲聞不相聞忽復徂暑使臨枉誨具審台候萬福傳聞得新第在八兄之旁群從往還

遂可追烏衣故事又聞貴將飭勳輩挾厚資并兼此一方不免有近膩之歎也

第漢高祖紀賜大第孟康注群從鴻慶本集孫公墓志朝議公生三男子曰崎曰畛與公公諱畋

中郎羣從兄弟烏衣方輿勝覽烏衣巷在秦淮南去朱雀橋不遠王導自下烏衣宅南史謝密傳叔父

復有封胡翔末理風格高充少所受納惟與從子靈運瞻晦等並以文章賞宴居住烏衣巷其外雖高

敢造門增貴將後漢書齊王縝傳李軼諂事更始貴將光數輩漢書劉敬傳近膩近膩

自歸咈穰田望歲與老農共為休戚春夏旱溢義當作曠兩岸車聲如雷河底拆為十

字廩廩可畏七夕一雨接踵而來得與田夫田婦共此一飽遂復優游卒歲矣兄方即

築路而勇退於急流中獨擅一壑想同此適也

穰田史記淨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望歲左傳哀十六年民

一豚廩酒一孟祝曰甌窰滿簞汗邪滿車五穀悉熟穰穰滿家增望歲之望君如望歲焉增

車聲如雷 子瞻無錫道中賦水車翻聯聯銜尾鷓筆筆確確脫骨蛇分曉翠 拆十字 (訂)王安石元

浪走雲陣聲鳴窻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續齊諧記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

車望秋實帖借用晉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 七夕雨 七日織女當渡河請仙悉還宮弟曰織女何事

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 (增)一飽 淵明飲酒詩傾身營 優游卒歲 魯齊人遺女

牛郎也吳俗每過七夕後有兩名曰織女洗車 (增)一飽 少許便有餘 魯齊人遺女

樂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 勇退急流 湖山野錄錄若水謁陳希夷欲分華山居之白閣道

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倭哉游哉聊以卒歲 者謂希夷曰無此骨法當為貴公卿能於急流中勇

退爾東坡次孫巨源絕句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又贈善和程傑詩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

豈無人鴻慶本集故左朝散大夫致仕孫公墓志公諱駸字無逸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以議

謗免所居官公議訟公非罪差建寧府糧料院未赴改湖州安吉縣丁母夫人憂卒喪後書鎮江軍節

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代還請宮祠蔭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

自兄江左代還便為終焉之計此孔子所謂剛者大抵久立爭地如某巖疏固宜得咎

雖叔詣兄 孫內翰 近之子 亦復不免惟冥鴻之在寥廓下視百千蚊蚋聚一器中嗷嗷狂鬧可

付之一笑也某嘗見世人學佛者皆願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安在哉如兄清心寡慾

澹然無求一出火宅便是極樂園

(增)終焉 南史劉翥妻傳游於匡山遂有終焉冥鴻 揚子法言問明篇焉 寥廓 史記司馬相如傳鶴鳴

之志杜詩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 飛冥冥弋人何窺焉 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

視乎 嗷嗷狂鬧 賦禪師章河集市廛佛華篇凡夫造業之地譬 極樂世界 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寶莊嚴

藪澤 嗷嗷狂鬧 若小器聚蚊蚋嗷嗷狂鬧微剋門蟻擾擾紛爭 無地獄俄見禽畜以界無

輪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花中生長生不老衣 火宅 (訂)法華經三界無安

皆收濟之又經長者以牛車羊車  
清涼山(訂)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代州鴈門郡五台山也歲積堅冰夏  
仍飛雪會無炎暑故曰清涼東坡詩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

旛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  
(增)苦海 楞嚴經引諸沈  
冥出於苦海

辱貶教具審寒兩萬福某以妻母訃至亟往省其喪已下遠日矣留視封窆而還去家  
彌月百為未集又屬時序酬獻之冗亡女葬送已改用十二月庚午重蒙存省第極感  
咽

(增)下遠日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  
遠日吉事先近日左傳宣八年禮下葬先遠日辟不懷  
(增)封窆 儀禮注塗下棺也  
韻會或作封見禮

檀弓喪  
(增)百為 書多方至於百  
為大弗克開  
亡女葬送鴻慶本集祭女二婦人文與汝為父子二十有一年不謂  
衰老棄我而先又云先墓之次卜此新培祖禰相望我際

其衰季冬之月吉日庚  
午汝其領歆以封以植

吾兄多男子頭角曉然皆足以寄門戶投老就閒不交世事可謂盛福某少兄一歲年  
來多故喪祭醫藥種種關心殆無虛月勞生可厭比因醮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如貴  
賤貧富壽夭之數固有定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區區  
本志可見於此

多男子莊子天地篇堯觀乎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貴  
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身常無疾則頭角(訂)李昌谷唐兒歌頭角嵯峨眉刷翠杜郎生得奇男子昌黎柳子厚志銘子厚少精  
何厭之有數無不通達連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豁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

(增)門戶晉書樂廣傳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立軍事廣年八歲立謂方曰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與卿門戶勞生(訂)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伏我以老息我以死

(增)青詞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宮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書朱字謂之青詞

附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庇羣生蠱蟻麼微上干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  
前奇禍莫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烟上薄揚突久燥欲焚  
天誘其衷夜中驚燦應時救護得免婦孺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祐得保餘息嬰兒  
壽老免乳之夕母子防危亦獲亡恙昔臣弟岷齋心啓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媼嫂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  
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口口災於惡曜逮茲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秘文熏脩菲薦誕維仙聖靡隔  
塵凡哀憫手足急難之情保全廟楹孤危之命或仇愧之際若幽顯之間錫除同祿之災消引歲星之厄仰懇  
帝力式副私願俯輸危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天莫可管窺而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首披誠誓  
畢餘生永依至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痼疾之虞出於非常尙冀加護

與石提舉

久安田里。浸忘事大之恭。荐蒙遺騎。貶賜誨飭。慰藉深厚。啓讀三過。踧踖殆不遑也。具

審腹茲餘寒。台候萬福。某屏遠臥痾。莫償一見之願。臨書惘然。

(增)讀二過杜工部暮秋裝裘道州手札道與寄過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臥痾(訂)音阿  
漢五行志

妖孽及六畜謂之禍及人謂之病注病寢  
深也謝靈運詩徇祿反寢海臥痾對空牀

與鎮守劉侍郎字季高二首

仲脩楊尚書字詣大府欲寓一紙坐對彌月恩恩就別遂復不果伏蒙損誨具審台候勝常

京口重鎮自吳大帝築壘號鐵甕六朝南北之限尤荷北固爲重今日兵火凋殘之後

正當尊寵守牧付之便宜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使足當一面若但令奉法循理不

及度外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也

京口重鎮(訂)樂史寰宇記案後漢建安十四年吳孫權自吳徙都於京口十六年遷都秣陵復于京口置

有置局其後徐州或鎮盱眙或鎮姑熟皆(增)吳大帝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祿不終唯中弟形貌奇

置置局於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爲重鎮(增)吳大帝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祿不終唯中弟形貌奇

偉骨法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訂)潤州圖經潤州城孫權所築號曰鐵甕程大昌演繁露

識之太元二年堯年七十一諺曰大皇帝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鄆治前山絕頂而顧子城雉(增)孟少傳

以喻城似爲非類後道辛卯予過潤蔡子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鄆治前山絕頂而顧子城雉(增)孟少傳

據緣岡鬲環四合其中州治諸廡在焉圓深之形正如卓壘予始知喻以爲壘者指子城也(增)孟少傳

帖南北之限(訂)南史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範奏曰長江天堑古來限隔南北固(訂)樂

記潤州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南徐州記云城北西北有別嶺斗入江三面臨水號曰北固劉禎京口記云回

嶺入江懸水峻壁舊北顧作固字梁高祖云作鎮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爲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爲顧

望之便宜(漢書)何傳卿以便宜施行又周亞夫戰國策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悉其

孫子勝兵先(史記)留侯世家漢王之將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

勝而後求戰(增)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奉法循理(增)法循理不挂世網度外(增)按帖言度

限度之外得自便宜展布也舊注引後漢隗囂傳曰帝言且當置此二子於度外耳與此各義

茂老即胡松年字樞密座上聞伯高少卿逝去驚呼失聲方欲奉記省又承伯作字誤或當作仲叔字高

亦遇疾不救手足至情變故荐至何痛如之某杜門待盡無由一詣少紓朋友之哀所

冀抑情自廣勿戚戚於既往幸甚

驚呼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增蘇文增失聲禮檀弓文伯之喪朋友諸臣忠姪安節遠來夜坐詩畏人默坐成癡鉤問舊驚呼半生增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

失手足後漢袁譚欲攻弟向王脩諫曰兄弟朋友之哀禮檀弓朋友吾聲左右手臂之將闕斷右手曰我勝乎哭諸寢門之外

與平江守王侍郎名煥字顯道 十二首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家舍一望車馬之塵實慰區區冬序早寒忝惟

台候萬福瀋翰小駐輿議缺然日仁詔追別行展慶

越國家舍鴻慶本集秦國夫人墓志云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缺然莊子逍遙遊堯讓天下於許由曰吾自視缺然請致

下天

外臺羣胥軒輊州縣守宰事之如部使者押綱使臣盜米十萬盜米無十萬之理當有誤通為囊橐莫

敢誰何比公案治盡得其主名馳一檄追之狼狽奔走漕舍一空每與客言無不抵掌

慶快也。

增外臺

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軒輊（訂）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唐書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軒輊毛傳輕輶也鄭箋戎車之安從後

視之如輶從前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後漢馬援傳居前（增）誰何史記索隱置浩云何或為河漢舊儀

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按輕亦作輶見攷工記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

也何呵字同漢書陳項傳師古注（增）主名史記太倉公傳詔召問所為治狼狽（訂）博物典彙狼前二

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抵掌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狼狽足長後二長短狼前二

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不抵掌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

行李密陳情表日之進退實為狼狽某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彌年望燕寢於一水之間而區區竿牘小禮又不

足以抒下情第有馳心念德之意忽枉教音發函拜貺愧汗洗然具審初暑台候萬福

某卜以秋涼一詣府舍第恐公已著鞭矣此下九帖皆與舊編不同

燕寢韋蘇州詩兵衛森（增）一水間古詩盈盈一水（增）洗然正韻洗想禮切與灑同史記范雎傳

變色易容者注（增）著鞭晉書劉琨傳琨少負志氣有縱橫才與祖逖為友逖

灑然敬肅貌（增）著鞭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杖戈待且常恐祖生先我著鞭

從彙遂以功名聞於天下如吳門公視之如雞肋耳何足以好乎刀也

（增）丞相按宋史王珪傳熙寧三年珪參知政事九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溫藉漢書

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今據前帖越國家舍原丞相蓋是岐公也溫藉薛廣



儼傳為人溫雅有醜藉師古注醜言如醜醜也藉有所薦藉(增)奉使與州漢書張敞傳敞起亡命復奉中又匡張孔馬傳贊其醜藉可也師古注道其寬博重厚也

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郡刺史 持蒙 注見卷三 雞肋 (訂)三國志魏武紀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

奉使與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 與周侍郎 雞肋(訂)三國志魏武紀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

遂至陽平備固險拒守臣松之注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 牛刀 (訂)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論長飲刈齊 牛刀割雞

某自除籍為民日與漁樵爭席而一時公卿猶以故侯見遇故不敢輒詣城府屬者資

殿坐中 鄭大賚 蒙公敦尚一日之雅不容避席雖盛德有光而衰老殆踖踏不遑矣更

蒙燕勞送將之厚尤非所敢望者愧謝莫知所言也

漁樵爭席 (訂)蘇內翰王安石贈太傅制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 故侯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

之與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屣爭席於漁樵不亂葦於麋鹿 故侯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

長安城府 後漢書隱逸傳龐公居 漢書李尋傳風 一日之雅 (訂)漢書谷永傳永奏書謝王風曰

城東城府 岷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屬者 頗有緣故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

傳聞姑蘇館宏麗雄深為三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又復告成矣吳門兵火更二十

年闕十數守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萬口稱頌非區區之私也

姑蘇館 (訂)吳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築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

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去臺二十餘里今平江姑蘇館即城為

皇極壯麗以符增三吳闕經漢高祖得天下分會稽為吳郡與吳西樓齊雲吳郡闕經白樂天於西使客之經過與丹陽為三吳指掌闕以蘇常湖為三吳樓命宴齊雲樓瞻望皆有籍什西樓蓋今之觀風樓奮觀訂庚翼與王羲之書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也齊雲樓蓋今之飛雲閣也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明頓還舊觀按觀古皆讀去聲朱子詩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緝遺編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又得與遊人縱觀其上奇聞壯觀恍然如遊華胥化人之國於夢寐之間也中秋對月使君領客必在姑蘇臺西樓之上想見一時冠蓋之盛千載同風當與龍山峴首共為不朽矣

落成注見卷一末條縱觀訂漢書高帝紀高祖嘗絳威陽縱觀奇聞壯觀訂欒城上韓太尉書求天下

華胥訂列子黃帝篇黃帝喟然曰朕之過深矣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待徹鐘懸誠厨膳退而閉居

寶疑虛若處林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山谷不隕其步化人訂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

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化人訂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

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皆皆非人間之有也增領客杜

實以為清都紫微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增領客杜

美王掄高適携酒同過詩冠蓋訂襄陽者舊傳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卿士龍山

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冠蓋訂襄陽者舊傳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漢宣帝時有卿士龍山

桓温九月九日宴龍山寮佐峴首訂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

舉策許見卷一與胡樞密帖然歎息肅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

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溘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建

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隨淚碑又杜預傳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

二碑紀其勳蹟一沈萬山之下一立觀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孟襄陽詩峴首晨風送江陵夜火迎不朽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曰死而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不朽何謂也碑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

比聞姑蘇臺西樓歸然下臨城中與吾公兩爭雄矣諭以齊雲畫像追復舊觀欲令容厠諸公間聞命愧慄某以罪戾擯棄不著牘十五年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詔理宜免又承飭所遺騎不令空回進退不知所裁也某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顯名記黜萊公為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某無狀公乃肯收之耶

姑蘇臺(訂)吳郡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范成大吳郡密帖魯靈光注齊雲畫像齊雲樓今在平江子城北廊之上樓下有歷政太守畫像蓋古飛雲閣也愧慄昌黎詩鄙夫忝縣尹愧慄難不著牘東坡敝亭詩樂哉無一事十年不續貂(訂)晉書趙王倫傳倫僭帝位同謀者咸朝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謂之萊公不書三朝寶訓仁宗朝故相寇準自雷州司戶參軍徙衡州司馬命下辛上對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某宦游半天下如姑蘇二館北園一亭承平時亦未嘗見高蔓巨棟咄嗟而辦規模宏內簡尺牘卷四十七

大可支十世。吳門經亂十六七年。閱十二政。比公領州。而官寺府庫。公堂客館。始復舊觀。而壯麗又過昔所有者。浙西諸郡守。將所更何啻數十百人。而殘敗如故。然後知功名之士。千萬人不一遇也。

宦游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半天下與交攻幾半天下高囊巨棟訂景福殿賦高囊崔嵬飛宇承寬

有做肥樞巨棟開架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未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東坡豆粥詩萍齋豆粥不傳法咄嗟咄嗟而辦訂晉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

而辦石季倫訂東坡寶月大師塔銘凡欲為事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者凡一百

十官寺訂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地震壞敗城郭官壯麗訂漢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

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風俗之壞。士大夫視官府如傳舍。遇吏民如塗人。坐席未暖。已屈指計去矣。自公臨州。屬有二年之淹。功烈偉然。間見層出。若有鬼神。雖一時忌前。好勝者亦斂衽歎息。以為不可及。他日進拜廟堂。扶顛持危。垂名竹帛。為中興第一。非公其誰。

傳舍訂漢書蓋寬饒傳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問多矣老泉席煖訂文子孔子無間見

層出昌黎貞履先生墓志銘增若有鬼神昌黎燕喜亭記若有增忌前舊唐書賈會傳契苾何

神施鬼設聞見層出增若有鬼神昌黎燕喜亭記若有增忌前舊唐書賈會傳契苾何

才然頗有忌前之癖李商隱(增)好勝家語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後斂衽漢書張良傳詩謝賦真堪憶多才不為前(增)古注衽(增)竹帛後漢書鄧禹傳禹見光武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衣襟也(增)耳楊修答臨淄侯牋銘功林鐘書名竹帛孔平仲雜說蔡倫未造紙以帛為紙所謂竹也

比詣大府連夕蒙館置燕勞甚寵而名蹟偉然一洗耳目之陋駭歎而已辭去兩月不敢以竿牘常禮致於下執事即日秋暑忝惟台候勝常公名聲籍甚中外一詞非吳門一藩所能留也日佇徵拜

(增)大府少陵春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增)館置昌黎詩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名聲籍甚(訂)漢書陸賈傳賈游漢廷公卿間

不望榮戟載彌寒暑雖在僻陋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不以書問數疏相求於未度荐勤教寵存省陳人可謂欣榮即日履茲涼秋台候萬福某夏秋被病已止復復字藉本脫作纏繞一恐當作二時比方小閒而眠食猶未復扶憊上狀

榮戟(訂)漢書匈奴傳甘露三年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榮戟十師古注有衣之戟也後漢書興(增)末度莊子明於本陳人注見卷二與被病樂府古詩歌妻子被病行不能纏繞(訂)東坡答李琮書數係於未度楊樞密帖(增)被病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纏繞情累隨手掃淚猶恐

內簡尺牘卷四

二十一

不脫若更反覆尋釋便纏繞人矣又與滕  
達道恬衆生酬感愛敬故爲飢火所燒

(增)眠食

南史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昌黎與孟  
尚書書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五

與平江王守字申道 二首

比諧大府。一望儀刑。喜過始願。馮軾之寵。大亨烹讀之饗。皆非某當得者。念欲告行。恐勤出餞。遂約壽朋。莫內翰字壽朋以按兵日分路而旋。會公移告。不辭而去。又抵疏慢之咎。窮秋薄寒。伏惟台候萬福。某去家時稻未秀。今已登場。麥未種。今已覆塊。更復宿留。則柳生肘矣。一笑。

馮軾(訂)軾通式書式商容之闕疏式者車上之轅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途以式為敬名左傳僖二十八年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大亨易鼎象傳華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移告漢書高祖紀高祖常告歸之田李斐注告休謁之名孟康注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者賜告予告者在官有田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

將官屬歸家治病按注所引皆言謁告然官事公移本謂之移告晉書溫嶠傳蘇峻反嶠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文心雖龍檄移檄移者易也劉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武移之要者也

(訂)清江孔平仲禾熟詩百里西風禾黍香鳴泉覆塊東坡雨後微雪徐君猷携酒見過坐落賢穀登場老牛粗了耕耘債還草坡頭臥夕陽覆塊上作浣溪沙詞覆塊青青麥未蘇宿留漢書郊祀志宿

留海上師古注謂有所須待也柳生肘(訂)莊子至樂篤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李尋傳藥須臾之間宿留醫言柳生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

某去郡二十年。城郭人民。皆非矣。屬者陪後騎。聽鼓角之雄。觀輪奐之華。一快新矚。而

使君雍容尊俎譚笑多聞。又為一時風流之冠。不圖衰莫。獲此勝特。區區慶幸。何可勝陳。

城郭人民

續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白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業遂上沖天。列仙傳：蘇耽去後。忽有白鶴數十隻。集郡東門樓。

上一隻以爪攫板作篆書云：城郭人民非三百甲子嘗復歸。

**(增) 鼓角**

演繁露：蚩尤率魍魎與黃帝戰。帝命吹角為龍鳴。禦之。注：大角軍器。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

諺師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南史：張與世傳。與世位致給事中。欲往襄陽。父仲孚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與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因時欲

吹之。與世素恭謹。畏法。誓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入境州。 **(增) 輪奐** 禮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鼓角樓。始此。東坡次韻范景仁留別詩：且作東諸侯。山城鼓角。 **(增) 輪奐** 禮

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注與卷二首帖。頤言注互見。

**(增) 雍容**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風流** 晉書：樂廣與王衍宅心

流者。王樂為首。庾亮傳：陶侃稱。 **(增) 勝特** 東坡詩：一飲難力。 **風流** 事外見。重於天下。言風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辱兩帖喜聞起居狀。寒溫不接。又復浹辰。歲晏霜嚴。台候勝否。某亡女葬送。種種關心。大類刻舟矣。履端不獲展賀。即慶新拜。不宣。

**(增) 浹辰**

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部杜注：浹辰十二日也。

**(增) 關心**

鮑照詩：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杜少陵：郭

舟。 **(訂)** 呂氏春秋：楚人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唐書：選舉志：張九齡疏：言吏部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何異



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東坡詩堪笑東坡疑(增)新拜江總長安道詩五侯新拜罷七貴早朝  
歸元徽之詩司存委卿士新拜出郊畿

吳興山水之國。向來牧守坐則閉閣。出則領客。於風樓月榭之上。日飲無何。以至終更。自紹興以還。遂屬保釐之託。寓公寄客。迎餞紛然。酸鹹異嗜。朝慍暮喜。日虞悔咎。豈復異時詩酒臨賦之適。比公領州。餘刃恢然。士民按堵。歎譽一詞。固知名下無虛士也。彌時不聞安否。即日大暑。伏惟台候勝常。湖常接境。諸商以絲纊博換米麥者。相屬於道。使君謠頌。雜然如出一口。此公德政碑也。

吳興山水

九域志湖州古吳興郡城東坡將之湖州戲贈孫莘老詩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又墨妙亭記吳與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寶客非特

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增)閉閣漢書韓延壽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移病不聽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為事

相移終始不敢復爭(增)風樓月榭沈約郊居賦風臺池平榭古溫庭筠詩月榭風亭繞曲池粉牆回互瓦參差日飲

無何(訂)容齋隨筆云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師古注亡何言更無(增)紹興高宗南渡餘事也而史記袁盎傳作日飲亡何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

保釐書畢命命畢公保釐東郊孔安國寄客抱朴子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其去不可得留按寄客即寓公寓公亦曰寄公酸

鹹異嗜昌黎副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敬秋作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東坡與金山朝慍

暮喜(訂)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班之曰與若芋朝

以智籠衆狙也名質 詩酒臨賦 淵明歸去來辭臨清流而賦詩(增)東坡赤壁賦醜酒臨江橫製賦詩宜不虧使其喜怒哉

墨客登餘刃 莊子養生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 按堵書高臨賦 發於剛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高帝紀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注按按 名下無虛 (訂)宣和畫譜閣立本嘗至荊州視張僧繇畫曰定虛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注言不遷動也 得名耳又往日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日名下定無

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是猶歐陽詢之見索靖碑也(增)北史序傳隋賀蘭寬初見李大師便改容曰名下固無虛士又薛道衡聘陳作人口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

發在花前乃曰(增)相屬於道 漢書食貨志使者(增)謠頌 東坡答廖明略簡毘陵異 德政碑(訂)名下固無虛士(增)相屬於道 冠蓋相屬於道(增)謠頌 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 唐書

姚崇爲揚州刺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彌望渺然以目力之盡爲界使君領客出遊如碧落仙翁之在芙蓉城也何由追躡後塵以快一睹

(增)白蘋洲 王介甫送王介赴湖州詩遙想那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李壁鑿白蘋洲在雲溪之東南去州一里上有魯公顏真卿芳亭內有梁太守柳惲詩曰汀洲采白蘋日晚江南春因以

名蒲蓮(訂)東坡繞城觀荷 彌望 (訂)揚雄蜀都賦亭皋彌望鬱乎青 目力爲界 (注)見卷二 碧落洲 花詩蒲蓮浩如海 蕙江滄苑園賦青樹玉葉彌望成林 與胡桐密帖

仙翁(訂)爲洪神仙沈羲傳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衣界丹版拜羲爲 芙蓉城 東坡芙蓉城詩碧落侍郎王荆公開枉道見過詩青邱神父能爲政碧落仙翁好作詩 序世傳王迥子

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三年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又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芙蓉仙人舊遊處 後塵 (訂)鮑明遠舞鶴賦逸

詩語牛僧孺赴舉授文贊劉禹錫對客塗竄其文後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在道汝州駐旌信宿牛頭詩尾句云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

南在道汝州駐旌信宿牛頭詩尾句云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

與常州吳守 字介之 三首

某投畀天涯。跣踵門牆。但有執鞭之慕。而衰暮日就灰槁。謂不復償此願矣。屬聞弭節鄉州。遂分餘庇。於棠陰之下。不圖晚遇過願之始。可謂欣榮。即日溽暑。忝惟台候。萬福。某雖未即趨拜。而二天所臨。聲光恍如接矣。

(增)天涯 白香山琵琶行同是天涯。執鞭。史記管晏傳贊假令晏子而日就灰槁。莊子齊物論南郭

天而嘘嗚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東坡與雷守張朝請帖。久逃空谷。日就灰槁。弭節。漢書李廣傳。弭節白。棠陰

(訂)劉文房詩。幸容棲託。分猶戀舊棠陰。社二天。後漢蘇章傳。草字儒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

甚歎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繼文與故人飲者。私聲光。昌黎答侯繼書。雖足下之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聲光。昌黎答侯繼書。雖足下之

晉陵自大盜焚剽之後。如上供軍興。與禹公過客廩稍之費。初不乏。比年水旱。遂費料理。春來驕亢。亢益甚。境內魚鼈之聚。亦已揚塵。比得一雨。少紓目前。而邦人延頸。猶望隨車而來也。

晉陵 (訂) 舊唐書地理志晉 (增) 焚剽 史記酷吏義縱傳。義縱少年時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五代史

軍興 (訂) 漢書雋不疑傳。暴勝之為廩稍 (訂) 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 (增) 料理 晉書王

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增）驕亢歐陽永叔詩自從還揚塵注見卷二與延

比當相料理梁童謠黃塵流人衣皂莢和料理（增）隨車而來謝承後漢書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

頸（訂）可馬相如論巴蜀檄常致貢職不隨車而來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兩縣僻在山間嵩傳

郡學舊有季子廟貌廢於兵火二十年矣父老追數宋興以來吳氏臨州方自公始廟

屋起廢當有日矣昔韓文公記三衢嘗有偃王廟寶州刺史徐達夫所營此故事也

季子史記吳太伯世家注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吳陵廟貌詩清頓序箋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

為之耳諸葛武侯黃陵（增）吳氏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之葬荆蠻自號句吳無子弟仲雍立周武廟

臨州張說餞諸刺史詩股肱起廢望喜詩於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偃王廟韓文公衡州

衡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故作

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

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乃命因放為新築工集事惟月若（增）故事漢書蘇武傳明習故事聞見前錄

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

衣鉢耳至先後為相有獻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與常守莊右司六首

墨榜同升更四十年公領鄉州始獲奉周旋而存省流落最厚方此欣賴遽復解去祇

惘然自失也。即日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阻一水。而不果趨拜。尙得以尺書啓問寒溫。

**墨榜** 賈魏公談錄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勸紙書榜未及與禮部貢院字吏得疾禮部令史王昶亦善書石令終其事值昶醉以龍筆藥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新自後遂成故事(增)

程大昌雅錄今世淡墨書進士榜 奉周旋(注見卷一與胡樞密帖) 流落(訂)唐書李揆傳家百口貧無祿勺食取粉

首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 偶柳河東詩沈埋全死地流落半生誰

比自湖汭展墓歸舟過沙子五百里(地非甚遠二字有誤)望見一大艦南來而河流如帶不敢爭道

暫穰河壩須其過既至迺使君所乘舟也野次既不可通謁便欲尋索紙札具一書比

及緘題度已過沙子不可追路矣第蒙德已厚殊非意料所及者迨今惋悵

**湖汭** 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湖汭張渚二鎮隸焉 展墓(注見卷二與胡樞密帖) 沙子(鴻慶集荆溪行記登舟入)

**大艦** 晉書五行志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漂沒 如帶(訂)漢書功臣表使黃河如帶應劭注帶衣帶也南史陳

之爭道(訂)杜少陵清明詩爭道朱驪騶認鄉(增)穰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櫂河

壩(訂)史記河渠書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 通謁(漢書翟義傳內謁徑入師

壩(訂)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匿張氏舍時年四歲好學 穰河壩築地民交故其中耳章昭注壩音而緣反謂穰河邊地也(古注內謂猶今之通名也)

側聞先驅已次封內秋陽方熾伏惟台候萬福邦君據按州人皆快一睹如衰老筋力

內簡尺牘卷五

七

尙堪爭先而不敢以野服造賓客下廬諒蒙察恕

先驅(訂)左傳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築御王孫封內(訂)公羊傳僖三十一年天子有方望

內者則不祭也史記商鞅傳五殺(增)據按東觀漢記劉元佐貴母見縣令走庭中白事戒曰吾思而父

大夫相秦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增)據按東觀漢記劉元佐貴母見縣令走庭中白事戒曰吾思而父

程丞相琳性嚴毅出鎮大名每晨起快睹爭先(訂)用韓文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左傳哀十三年秋

按按決事左右皆懼恐無敢喘息(訂)用韓文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左傳哀十三年秋

閻鎔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鑿(訂)用韓文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左傳哀十三年秋

不能與之爭先又水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訂)用韓文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左傳哀十三年秋

野服注見卷一與信安郡王帖

衰老廢學日與田夫野老談鄙事耳旌槩在道固欲占詞爲禮不惟文思衰落而擯棄

餘生復有強聒之嫌遂以咨目謝不敏猶未聞徹猥蒙高義收錄陳人雄文寵賁拜睨

莫喻欣榮

田夫野老歐公內制集序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齋之多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

事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縵之以五絲子順旌槩(訂)謝眺始出尚書省詩趨事辭

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槩歐陽詩畊田鑿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增)強聒王安石次韻

獻王嘗瞻望旌槩惟願爲國自重以副願禱(訂)文心雕龍陳遵占詞旨占詞(訂)意各具願衡代書親疏得宜

欲報君羞強聒老高義少陵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詩使收錄陳人注見卷二與雄文

知隨俗厭雄誇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收錄陳人注見卷二與雄文

以雄文直道東坡王元之畫

獨立當世

自經擯斥。潛深伏奧。不與世相聞矣。獨有事鄉大夫。桑梓之恭。又常出於衆人之後。比次城圍。不敢告闔者。只俟姻戚借遣肩輿。便趨鈴下。已爲左右所先。蹴踏起迎。如芒刺之在背也。辭奉尙新。伏惟台候萬福。某適有行役。尙稽踵門。臨書惓惓。

潛深伏奧

注見卷三與 (增) 桑梓 詩小弁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毛傳父之所樹已尙不敢不恭敬唐書

桑梓 城圍 (訂) 詩鄭風出其園開傳圍曲城也說文城 閣者 禮記閭者守門之賤者也五代史馬希

接連 城圍 內重門也鮑照詩密霜襲冠帶應駕越城圍 (增) 閣者 範平生惡拓跋常諫諍呼閣者吾不欲

見此人勿復內也李白 肩輿 (訂) 晉書王獻之嘗經廬辟驛 鈴下 (訂) 魏志管輅傳輅往見安平太守王

詩以額扣關閣者怒 園先 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 鈴下 基基令作封輅曰有鳥來入室中與燕

園基開其吉凶輅曰鳥與燕園直老鈴下耳非 芒刺 (訂) 漢書霍光傳宣帝始立謁見高朝大將

妖容之徵岑參詩有客至鈴下自言身姓梅 軍光 從騎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一再接待。側聆名論。大慰區區。而燕勞送將之厚。此當世顯者所宜得於左右。乃獨加

於流落踐蹋之餘。風誼凜然。三復感歎。

(增) 接待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 左右 司馬相如子虛賦以娛左右司馬遷報任 踐蹋 (訂) 曲禮

踐蹋也說文踏本作蹋今文作踏南史梁宗室詔傳詔幼時衣食所資皆廣信所給後 安書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澁以曉左右 踐蹋 毋踐履疏

紹爲鄂州信西上江陵船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坐信別榻信不堪乃徑上詔牀踐蹋 與常守陳檢討 字應之 三首

自公下車。四境晏然。不聞疾呼急步。 一作疾 眞古良二千石也。鄉參 張參政全 以靜治名

公堂固非私言矣。盛德之後，典刑具存，尤極欽慕。日佇新拜，慰善類之望。

（增）下車 李白上韓荆州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疾呼急步 張侍郎帖 良二千

石 （訂）漢書循吏傳序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怨恨之心者政乎詎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宣帝祀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注霸舊已二千石矣今增為中二千石以寵

異之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 （增）盛德典刑 昭德吳氏丁

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樂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滿也 （增）盛德典刑 齊集志陳璋

字登中建中藩國初為右司諫嘗移書責曾布及言蔡京及弟下之姦惡除名編隸合前靖康中贈諫議

大夫自號了翁注應辰了齋集序以為出死力攻權姦者天下一人而已詩大雅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新

拜 注見本卷與趙中大帖

附原 附原

附靜治堂記 附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自戰百勝之功佐高祖定天下和悼惠王治齊七十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

何為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於今詠之方參起沛中小吏仗一劍征伐四方定諸侯為一時功

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定令以鎬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糾

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淨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无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

獸也撥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

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異用遠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

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惡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植參之功為多也今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

之事循於道而汎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探天下之舉而以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俾物

儲精養靈之中可以逆釐三辰諠笑樽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君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故始為獨言

異行以臨天下簡裝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張揜閉設為鈞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

之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毘陵那也並楚之衝瀛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

之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禍扇已消兵南北解仇江泉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



一禍然而檢計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婦開而為室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正者所以宣布上之仁惠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蓋公為吏守家法遇吏民有愛利未嘗輒管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歎今猶未盡知也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襲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夫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竣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諱園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

某輒薦區區起句突甚節首疑有脫文亦執事之所欲聞也旱勢如此雖沙子大浸如一帶耳比還村

舍見瀕河之民以錢酒賂巡河吏卒乞斗碩之水夜半車聲如雷勢不可禁而不得錢

者毀車具遭鞭撻又可憫者父老言武進有隔湖隔湖當作瀾湖下同而晉陵有大湖若引而注

之漕渠并灌兩岸之田州縣出片紙可辦也隔湖在塘口去西門二十里晉陵自薛堰

湖口出南戚野古墅字無錫自直湖港出絡當作洛社皆商旅舟楫走集之地如薛堰則征

稅所在比見田家鑿井救旱廣深數丈四野殆徧而沙土崩摧中傷腰足比比皆是今

集衆力開掾泥淤不過數尺可貸鑿井十倍之勞亦無賂吏沽水之費想見欣然奔走

聽命更冀財處

沙子注見本卷與莊右司帖

大浸注見卷一與張右丞帖

一帶訂漢書袁盎傳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注言微細也

瀕河訂漢書成帝紀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

人行灑河之郡師 **斗碩之水** 即用莊子外物篇車轍錯魚乞水盪河車聲如雷 東坡有言郡東北荆山古注灑水厓也

君下策真堪笑隱 **武進** 九域志常州毘陵郡領縣五 **涪湖** (訂)宜興縣志在縣西北三十五里東接

昔有涪姓 **太湖** (訂)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曰具區注具區今太湖即震澤也周禮揚州浸曰五湖虞翻曰太

也二說不同越絕書太湖周三萬六千頃 **增** **漕渠** 即運河也明一統志運河自無錫縣界 **增** **薛堰**

**戚墅** 薛堰在那城北戚墅在那 **增** **無錫**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無錫有歷山春申君歲祠 **增** **洛社**

在無錫北境亦 **走集** 左傳昭二十三年夫正其疆場 **鑿井** (訂)史記河渠書莊熊龍言臨晉民欲穿

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 **比比** 漢書哀帝紀郡 **治水** 少陵引水詩月峽

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 **財處** 漢書豈錯傳唯陛下財

**使臨枉教具審殘暑台候勝常伏承已解印組邦人繫戀固不待占他日宜成名立擁**

**節重臨某雖老矣當驅兒童以竹馬迎也**

**解印組** (訂)後漢書黨綱傳論晉魏齊遠死庾卿解印全唐詩話賀知章上表乞還鄉御 **宜成名立** 注見

與楊樞 **擁節** (訂)劉孝威蜀道難彌想王褒擁節去復憶相如乘傳歸 **竹馬迎** (訂)東觀漢記郭伋為并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候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俛辭謝之事訖

諸兒送至郭外問吏曰可日言豈及吏用留計日言之無意也

與常守秦直閣字楚材 二首

即日初暑。共惟台候萬福。自聞開藩。與州人同有二天之喜。而不敢恃宿昔。輒以幅巾  
參衣冠之集。方侯請問。已聞移牧之命。區區欲攬使君之須不及也。不宣。

(增)開藩 廣信宇文公碑承 二 注見本卷與宿昔 (訂)漢樂府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幅巾 (訂)  
基纂胄建國開藩 常州吳守帖 阮籍詠懷詩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幅巾 (訂)漢

書逸民傳法真為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詣見之真乃幅巾詣謁鮑永傳注 請開 (訂)漢  
謂不著冠但幅巾東首也東坡送劉道原歸魏南康詩公歸為我道名姓幅巾他日容登堂 請開 (訂)漢

紀太尉勃曰願請問師古注請容暇 (增)移牧 劉孝綽司空安成王碑 攬使君須 建康實錄管桓伊字  
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 (增) 叔夏時上嗜酒可馬

導子專政昏亂謝安女婿王國寶諂媚於導子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國寶譏稱行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  
盛極而稱會之嫌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即為一弄乃放笛曰臣於外乃不及笛然自

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  
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俱撫等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難忠信事不

顯乃有見疑慮周且佐文武金臆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巾乃越席  
而歎之罽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增)東坡次韻劉真父登黃樓詩不矜持漢節猶喜攬桓須

解印之初冠蓋雲集士民懷戀截鐙臥轍想見祖席之盛而衰老又不得容一迹於其

間暑候漸近尙冀調護自厚

雲集 (訂)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凡截鐙 (訂)開元天寶遺事燒崇牧刺州受代日吏民泣擁馮首  
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雲集 截鐙 (訂)轍以為遺愛東坡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

由詩吏民莫不扳援歌管莫不 臥轍 (訂)後漢書侯霸傳霸字君房為淮平大尹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  
咽紛紛等兒戲鞞鏗遺割截 弱相携號哭遮使君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將年沈約齊故

安陸昭王碑文。舉車臥轍之戀。爭（訂）史記刺客荆柯傳。既祖取道。漢書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途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祖席（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師古注。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崇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風俗通按禮傳云。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捷靡不銷。賞故祀以爲祖神。沈佺期詩。天人開祖席。朝案候。征塵韓昌黎祖席詩。祖席惟橋邊。親交共黯然。

調護漢書張良傳。須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注。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全之。

與常守王司諫字子雲十一首

公在諫垣。叔詣兄婁古通。言左右存省流落之意。而不敢以姓名徹門下。比聆去國。欲

寓一紙。而竄跡窮陋。莫或致之。頑鈍廢禮。不爲亡負也。

（增）諫垣白居易受拾事制。歷歲朝行格。勤官次諫垣。郎署。藹其休聲。頑鈍廢禮東坡答李庶書。魯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

某頓首再拜。投老百罹。不知旌騎所止。去違二紀。區區歧望。徒有此心。即日履茲春寒。

伏惟台候萬福。某歸田五年。故人臨州不敢獨見。必諒此心。此帖舊本在後

百罹詩。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增）旌騎社工部詩。尙思歌吹入千騎。把蜺旌。

涼秋。緬想體力益勝。某築室久未成。而陰陽家以度歲不可遷矣。方悉力從事於此。而

水滸膠舟。種種不集。比又從人輟買杉椽二百枚。由城府至田間。一牒乞判執。他日蓋

茅一把。皆公之賜也。



券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彌月不遺狀。新涼台候何如。一雨沛然。苗槁復興。公私之慶。聞公已治倉庾。行見肩足所任。四面而至矣。

倉庾漢書文帝紀發倉庾應劭注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增）肩足所任東坡錢塘六井記六井畢脩而歲適大旱自江漕至潮右井皆竭民至以嬰缶貯水相餉

如酒醴而饒磨之民肩足所任舟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管海上嘗以飲牛馬給沐浴

逾月不具記。雨後乍涼。台候何如。時事反覆。懸知如此。方州人洵洵不為之驚。大暑度非長廳之時。故不敢拜問。秋防有所聞望。警誨也。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溽。而秋稼如茨。一飽已可占矣。

（增）逾月禮檀弓又多乎哉（增）方州太玄經玄淵郡序方州都家三位疏成晉書殷仲堪傳為荊州刺史每語弟子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乎昔時意今吾處

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 洵洵漢書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注匈匈 長驅（訂）戰國策其存之班固與引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 譴擾之意也揚雄羽獵賦洵洵旭旭 樂毅輕兵銳卒長驅（訂）杜甫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如茨（訂）詩甫田會孫之稼如茨如梁鄭箋茨屋故箋以茨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陰歲農圃未嘗一拜鈴下。而公達觀一視。問遺之勤。不問荒遠。婁屨拜重餽。愧感之深。

(增) 逕觀 蔡襄送觀亭詩曠微四無際因之名達觀一視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暄冷未定。恭惟台候萬福。自公領州。兩見春序。所以存錄故交。慰藉流落。皆非所敢望。

於左右者。獨以多懼多畏。未獲一拜鈴下。日俟召歸。具小舟郊見。少敘區區感藏之意。

(增) 存錄 後漢書李燮傳燮嘗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慰藉(訂)後漢書魏黨傳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

用敵國之儀所以尉藉之良厚黃山谷詩當貴不相忘寄聲和慰藉

比枉重問。已嘗報謝。即日台候復何如。寒食佳節。大雷雨暴發。紅紫紛然。一掃而盡。殊

可惜也。寒暄未調。所冀尊生自厚。

(增) 寒食 先賢傳并州以介子推焚死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紅紫(訂)昌黎奉和號州劉給事花

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

牙兵傳檄。適以體中小不佳。頭目眩然。舉體汗下。意是久雨中寒溼之故。盛禮臨貺。輒

口占授兒輩占謝。他日別當具記。

口占 (訂) 漢書游俠傳陳遵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八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師古注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

内簡尺版卷五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六

與常守錢舍人三首

自公繇西省進領北扉。貴名暴白。雖在窮陋。固已懷堅高之慕。屬者臨州。適在桑梓。區區欣賴。適所望焉。即日歲晏。沍寒。伏惟台候萬福。謹上狀不宣。

西省（訂）晉書徐選傳。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馬氏。通考宋制。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門北廊。程大昌演繁露。高宗朝。改中書省為西臺。北扉。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舉士。時時召以草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

某昨夢已空。非復故我。猶有見賢之願。在盛德雅望。宿昔所慕。而開府之初。響紳登集。不敢以野服進。盡在衆人之後也。

（增）開府晉書齊獻王攸傳。子粦從問。來開府。問曰。武帝子吳豫章。尙未開府。宜且須後。東坡寄劉孝叔詩。走馬西來各開府。空集見卷二與胡樞密。空至注。

使君下車。適此歲換。百蟄皆奮。萬彙向榮。阜蓋班春。當自茲始。某退耕一廛。今老矣。猶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幸甚。

百蟄（訂）禮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月。始出。王平山詩。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阜蓋（訂）後漢書。與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阜蓋。蓋黑。輻右。

內簡尺牘

駢(增)班春後漢書崔駰傳駰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一屢周禮一夫田一行縣門下接倪厥諫家乃強起班春注班布春令 一屢周禮一夫田一應注百畝曰屨  
與常守虞龍圖季澤 七首

二天之下使君起居狀固自剗聞而不數啟問頑鈍廢禮不為亡負也伏奉手誨具審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側聆召見膝席對休鋒車趣還可拱而俟矣

二天後漢蘇章事注見卷五與常州吳守帖陸機周孝侯碑陝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增)剗聞漢書南渡虎猶標十郡之耆老杜江亭王閬州筵餞遂州二天開龍餞五馬烟生光

傳耳剗日久師古注(訂)史記商君傳術缺復見孝公公與對休(訂)書說命敢對揚天子之休 剗刻也猶言行也膝席(訂)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服對休(訂)命詩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車(訂)晉書宣帝紀帝鎮關中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帝大遽乃乘追鋒車覆夜 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又與服志追鋒車駕二追鋒之名取其迅速施於戎陣之間

投界於此遂削迹於門下豈應重勤省錄煩費公帑伏枉厚餉禮意兼重適以上冢少留山中不即占謝區區愧荷之深

(增)削迹莊子山水篇削迹 (增)公帑唐書裴胄傳是時方鎮爭剗下希恩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

(增)上冢齊長公妻食日答李公擇詩寒食 德公方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

一彌時上狀區區瞻邈莫抒下情溽暑不審台候何如甦麥登而雨白水青秧彌望一州豐年之祥也某臨安之役本為妻母作湯餅偶舍弟追送女甥赴秦輿姻期田間無壯

子弟守舍，遂過期而止。當俟涼秋一行也。

(增)臨安在杭州府城西一百里本漢餘杭縣地晉改湯餅注見八卷與(增)秦興隋唐海陵縣地

縣屬秦州宋屬揚州初治柴墟鎮後徙治延合村(增)守舍史記張湯傳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嘗

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救守舍兒若有舍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即日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比到餘杭婦家，至荆溪又少留，還次村舍，聞公受代矣。袁

老寓一廛，恩顧獨厚，豈減臥轍之氓也。

(增)受代開元天寶遺事姚崇收荆臥轍後漢侯霸事注見卷五與秦直閣帖事州受代日吏民泣擁馬首又見東觀漢記與後漢書霸傳略同

投老欲營一巢，近買松杉百餘枚，江上以待農隙。一牒乞判執，欲藉餘庇。旬月致之，尚

可及。茂老樞密，胡松年字茂老，中子讀書過目，輒成誦，賦詩立就，出語驚人，真公宅相也。

(增)一巢莊子逍遙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庾(增)過目成誦後漢書荀悅傳所見篇牘一覽多信小園賦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增)能誦記晉書載記符融聰辨明慧

下筆成章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出語驚人，老少陵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宅相

(訂)晉書魏舒傳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符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

即日秋晴，伏惟台候萬福。側聆造朝，已戒徒御，竟不獲一拜。下風少展維桑之歌，高情

凜然未加督過。遠廬誨問。衰病增光。愬愬占斂。豈盡感悚。自公領此州。教條寬簡。闔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及此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留。徒有截鑿之戀。况此衰老。感悵尙何言。

拜下風 莊子在宥。歸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退指天下樂。特室席白茅。開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頰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遂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維桑。見卷五與常守莊。右司帖桑梓注。增）教條 碑文。司徒許國公神道碑。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疾呼急步 注見卷長久。借留 後漢書寇恂傳。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三年。拜爲汝南太守。車駕南征。恂從。特郎 借留 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卽日履茲冬序。共惟台候萬福。伏承已解印章。不果一陪賀客之後。賢者久留涇郡。乍釋重負。鳧鷖之行掃迹。亦自愴然。卽聽除書還禁近。慰此僉屬。

增）印章 漢官儀。二千石以上。銀印龜。增）釋重負 穀梁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法藏。碎金錄。世間法。或能捨去。大權位者。有語云。如釋。

重）增）鳧鷖行 昌黎藍田縣丞廳壁記。史抱成案。詒丞卷其前。鉗以。增）禁近 唐書。柳宗元傳。引內禁。負。左手右手。摘紙尾。鳧鷖行。以進。平立。腕丞曰。當署。近與計事。蘇黃門詩。江。

海歸來。叨禁近空。令同巷往來疏。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三首

某衰病日侵。憤憤然非故我也。如公名德。世論所屬。亦復剽聞。而寒溫之問。未嘗一至。

顯貴之門，及是方得占敘萬一。

憤憤有魏志管輅傳注鮑子春與輅相見曰吾少好談易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爲憤憤者也世說王道末年略不省事輅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

分違十六七年。俛仰如昨。比聆旌騎已次里門。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除籍爲民。不當以姓名聞於下執事。屬有一日之雅。敢布區區不宣。

(增)下執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孫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敵邑使下臣犒執事昌黎新修滕王閣記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增)一日之

雅王介甫上宋相公書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終身不肖之醜願在私心宜何以報

使君閑藩。一時縉紳士大夫。寓公寄客。遠者迎於境上。近者亦至鈴下。所當作以至桑梓之恭。獨某廢錮之餘。不敢以野服見。高明所照。必無譴過。幸甚。

(增)開藩王荆公送龐參判詩一相開藩常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

與台守曾郎中名惇字宏父書錄解題作愆父 十首

南北相望。聲問缺然。德升遺李尚書字德昇。草草寓一書。審已省察。奉函教喜聆即日春和。

台候勝常。公把一麾。爲千里師帥。而發興在玉霄之上。醉著宮袍。望三山銀闕於雲濤。

烟靄之間。世固有揚州鶴也。

(增)一磨杜牧之詩賤子行千里明公去一(增)帥帥董子賢良策對今之郡守縣令發興少陵鄭民之帥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詩戶牖憑高發興新又東樓玉霄玉霄峰在天台山(增)續仙傳司馬承醉着宮袍(訂)唐書文藝傳李詩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與奇

等為酒中八仙人管乘舟自采石至二山銀闕(訂)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人去不遠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黃

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揚州鶴(訂)萬氏韻語陽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東坡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題於潛僧綠筠軒詩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向寓狀後邱璋父云有司倉之命久之聞臨州去矣德升書來喜聞動止即日歲晏雪

寒伏惟台候勝常昔時嚴瀨乃子陵隱處而天台亦鄭虔謫官之地世殊事異嚴睦為

東藩恐當作西藩地天台為內郡朝廷專用一時之望吾宏父又以文章翰墨首被甄擢

日位寵嘉別膺新命已下九帖皆與舊編不同

嚴瀨(訂)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立

織造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與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不與嚴陵相接有嚴山在桐廬縣南乃子陵釣魚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八臨水名為嚴陵釣臺也鄭虔謫官(訂)唐書文藝傳鄭虔鄆州滎陽人立宗愛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祿山反遣張通備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貶台州司戶參

軍事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增)世殊事異王逸少典事該諳儒服其善著書詩疏鄭廣文杜伯船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能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嚴陸嚴州集序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越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為新安郡殊事異所以與懷其致一也遠隋而更名新定大業改為睦州唐初改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邦之重云

向來董太夫人會葬得所遣舊本誤書客中占謝不盡勤懇近日有客過言吳守罷去

宏父已臨州矣窮陋寡聞久不上記但有愧慄即日春隨體力何如比見棲霞樓上梁

文字一有烏鵲南飛大江東去之語天設此奇對待公拈出也近稟願一觀讀至雌霓當為

公擊節

**增**上記文心雕龍書記籍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部將奏穉汝陽子樓霞樓荆州記樓

川康王義慶趙一說宋李顯守黃州時建孫載樓霞樓詩地烏鵲南飛訂三國魏武紀公室赤壁與備戰

據淮西盡江吞石壁寬蘇賦詩黃州在何許與子上樓霞不利吳志周瑜傳與備并力逆曹公

遇於赤壁二志皆無曹公賦詩之文文選魏武短歌行李善注亦不著作詩之處自蘇公之賦亦壁借用孫曹

相遇事拈出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語句助發情文而申之曰酌酒臨江橫槩賦詩固一世之雄也遂使當年詩

境恍在江聲月色中是二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

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雌霓賦以草示王筠讀至雌霓連嬌

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曾還醉江月辭注遇雌霓讀入聲過雲霓則讀平聲

作入聲約笑曰僕常恐人讀霓作平聲楚增擊節晉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傷曲宋識善

原曾使君棲霞樓上梁文文見許端夫齊安集擊節唱和謝靈運善哉行擊節當歌對酒當酌

巖然剝邑舊費魯榷之開巋爾黃岡今據楚波之匯頓自寇戎之叛頭為盜斂之區殘害劇於虎狼殺戮到於  
難狗荆棘荒穢豈但千家唯百家之存風雨晦冥時聞新鬼和舊鬼之哭山川不改圖籍可稽念異時郡國共  
理之賈多風聞鬱鬱之舊顏前日晏幾凝香之地為兔突燕麥之場訪臨臯之故基獨棲囊之最勝風雨所搏  
僅能覆三重之菲梁柱俱傾正可飛千金之子玆因遺址盡復前規取帑藏賦入之餘無田里追胥之擾洪濤  
澌雪覽三江於几席之間疊輝排雲揖五老於藤蘿之外孫仲謀之園壇對峙元次山之窟尊在傍况茲臥鼓  
滅烽之時固多緩帶輕裘之暇咏王粲登樓之作寄子牟存關之心何用橫梁賦詩繼鳥鵲兩飛之句但當舉  
酒屬客歌大江東去之辭爰架修梁用伸善頌

公居官未嘗廢書新著猶未辱枉教也向守黃岡樓霞雪堂遺址自公起廢樓霞樓東坡雪堂皆曾守

疑千載風流遂與東坡共為不朽司馬子微名書絳闕身居赤城高風絕塵尙可想見

否乎孫興公之賦韓公送惠師東坡送當作杜介詩高詞妙語至今與此山爭雄宏父

官閒無事援筆一揮追配前作幸勿多讓

(增)黃岡本漢西陵縣地屬江夏郡南齊置南安縣為齊安郡治隋廢州郡改縣曰黃岡尋以縣置黃州雪堂(訂)王宗稷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先生年

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間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以賜號  
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號

遺址起廢(訂)曾守重建雪堂時何頤之作上梁文有句云歲在辛酉蔚成鸞鳳之樓堂毀崇寧淹作甍

之大者也坡公濠州四望亭詩敢司馬子微續仙傳司馬承正字子微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

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鶯換新銘有服御之術睿宗玄宗召至京尊禮之蜀女真謝自然汎海

將詣蓬萊求師船為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正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  
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往非飛仙不到自然回來承正受度後白日上昇亦見唐書隱逸傳興公



賦(訂)晉書孫楚傳穎字與公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送惠師錄

韓公送惠師詩惠師浮屠者乃是耶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脫冠頭髮飛步遊蹤塵發迹入四明梯

且神微風吹木石澎湃開韻鈞夜半起下視溟波街口鱸魚龍驚踴躍呼嘯成悲送杜介蘇長公贈杜介詩

辛怪氣或紫亦敲磨共輪園金鷄既騰翥六台俄消新常開禹穴奇東去窺甌閩序元豐八年七月

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詎天台之異以詩贈之詩云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

閣露翠溼香燭燭應真飛錫過絕湖度雲鳥舉意欲從之憮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已了覺來如墮空

歌歌窗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遠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為赤城遊飛步

波縹緲問諱不歸舍度為瓠窰纒何入識此志佛眼自照瞭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媿仙葩發者梳剪刻分葵

夢從今更不出閉戶閑腰屨(增)援筆魏志陳思王植傳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

時從佛頂巖跪下雙蓮沼(增)援筆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稽含傳含援筆為文文不加點

(增)多讓昌黎潮州謝表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自公守齊安。栖霞雪堂遂起廢。名章俊語。藉藉滿淮吳。士大夫之口。天台詩詞。皆以王

事從方外之樂。詞句高雅。不自覺驚行中來。持玩三歎。豈敢獨享。當與識者共之。

(增)天台詩詞陳直齋書錄解題曾惇絃父紆之子也詩詞一卷皆在台時所作王事方外(訂)東坡

序無為子嘗奉使登太口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下今乃奉詔與高麗僧

統游鏡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嘗有也莊子太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貢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耶孔鳧鶩通典後魏道武帝制官皆擬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之鳧鳴取飛之迅速也又見本卷與虞龍圖帖各義互參

樓霞會飲諸僚一首月近中秋好風因小雨清山眉烟外遠江練夜深橫我病自不飲君詩俱有聲放歌能取醉不必喚蒸菜種霞霞偶作一首蔬飯已忘肉清心後是僧春華空婉婉衰病苦侵凌風颺孤舟急江明遠浦澄那樓來遠念實法醉時登和何賦子應雪堂一首坐想味芽日山川走百靈重來尋舊宅幾至泣新亭何意投天祿猶傳是歲星花磚知底物只合老沈冥重九飲樓霞點絳唇詞一閱九日尊靈要携諸客樓霞去滿城風雨記得潘郎句紫菊紅萸何意留儂住愁如許暮烟一縷正在歸時路

天台仙佛所廬嘗欲乘輕車一詣館於德升十日而後別今宏父為東道主當為我置醴無轅釜之嫌矣顧以頭方命薄所向累人不如其已也李舉之李主管筆力雄贍可畏如公築詩壇當使之致師也

天台(訂)十道山川致天台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十里高萬八千丈周旋(訂)名山路記天台山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赤城山在縣北六里天台之南門也在剡縣是衆聖所降焉仙佛廬

仙翁山也幽明錄漢永平五年剡縣剡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遂留半年懷土求歸既出色屋改異無復相識訊問得七世孫傳燈錄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太康七年隱天台山佛龜峰有定光禪師曰此處金地吾已居之此峰銀地汝宜居焉往來居山二十二年建造置醴漢書楚元王道場一十二所其後豐千禪師塞山子拾得成著異迹又五百羅漢所居具載山記云王傳初元

王敬禮申公等學生不嗜酒轅釜(訂)漢書楚元王傳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微時嘗避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轅釜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邸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轅釜容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絲是怨嫂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增)頭方羅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顏侯服虔注羹音勞轅也師古注以勺轅釜令為羹也

堆子詩未能慚面(增)命薄陸雲詩安得遠筆力昌黎病中增張十八詩龍詩壇致師(訂)杜牧訪趙黑只是恨頭方人願予命薄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嚴將誰登李杜壇歐陽答梅聖俞詩文會忝余盟詩壇推子將周禮夏官環人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

旌旌磨壘而過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葦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拉轆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  
轂執符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闌臺詩文發源東坡在類時陳無已趙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弼與  
季獻亦閒居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  
律冠西京旋築詩檢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

屏迹一涯。升沈異路。聲聞缺然。旌騎入里門。又屬省妻母之喪於臨安山中。亦不獲寓  
一紙。第極瞻悵。即日春序晏溫。伏惟台候勝常。某殘年投老。復見故人。旋即築路。黃堂  
在百里之近。或有一見之日也。

省妻母喪。章氏居臨安之塘頭村。馮慶集有黃堂。郡國志吳郡太守所居室。即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  
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詩。因數失火塗以輝黃。故曰黃堂。增。滄素雜記。天子曰  
黃闕。三公曰黃閣。給事舍  
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

某年幾七十。日就灰槁。而門內多故。李氏女子得疾不治。繼哭妻母。又哭一從弟。而亡  
女。葬送方在。經營之中。年當佚老。勞生如此。心衰貌改。非復故吾。祇自憐耳。

日就灰槁。注見卷五與  
常州吳守帖佚老勞生。語出莊子。太宗師見卷四。與五九兄提舉注。朱史職官志。宋制設祠  
祿之官。以佚老優賞。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乃增置焉。李觀清語

笑勞生誰在。定中看。增。心衰貌改。東坡集姪安節遠來夜坐詩。心衰  
而改瘦。醉醺相見。唯應識舊聲。

台眷喜聞萬福。大令駒承奉貌頽翁。想今又如我長也。省書知有哭幼子之戚。計今悼  
念已衰。不復薦區區之說也。

(增)如我長少陵元日示宗武汝噓吾手戰吾笑汝身長又示宗武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

朱公二字誤當是京江或京口大府公家父祖舊所臨金山丞相南豐會子宜祠屋與尊公所營西樓建炎

兵火燔滅殆盡而甘棠遺誦猶在邦人之口公以盛年追繼兩世舊物過家上家訪尋

遺老黃童白叟空巷歡迎想今閉閣坐嘯雖蒲鞭亦不用也

(增)公家父祖宋史曾布傳字子真南豐人學於兄鞏同登第時議欲消釋朋黨改元建中靖國布獨當題直寶文閣曾紆公卷布之子建炎紹興之際將漕江浙有空青集其序略云空青公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

逃於家君柄用之時繼繼於諸賢流落之後迄天地重開能以三朝正論梟白於世視同時諸貴公孫所謂

繼志述事者其為(增)舊所臨東坡循守隨行出小巖詩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鏡須防舊所臨(增)金山相祠周益公筆錄金山大

人賢不肖何如也(增)舊所臨勢若浮動名浮玉山唐裴頭陀於此開山得金賜名金山山有龍王池妙空巖西樓(訂)鴻慶集載曾紆公

善才石山後有孤峰曰鷓山按曾布以宰相守潤州卒官故有祠在金山也西樓哀墓志宣和初公倅京

口攝府事那有西樓公徹而祈之為文記其成雄辭傑句殆與樓稱余與韓駒子若張恩處文舍人三讀辨歎

按公哀仙處多作公卷卷亦讀衰音也子若有題朱蘭圖詩序云往在京口為會公卷題又送曾宏父詩有見

子京江尚少年之句所題皆在京舊物左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晉書王獻之傳有偷兒入其(增)過家

江更可證帖首朱公二字之訛也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匪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上家後漢書韓稜傳稜遷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家鄉里以為榮黃童白叟昌黎韓公元和聖德詩黃童白叟踴躍歌嘏閉閣注見卷九與坐嘯(訂)

書黨綱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岑瓚亦委功曹岑暄二郡為蒲鞭(訂)後漢書劉寬八年

諡曰汝南太守范滂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寬字文饒延熹八年

遷南陽太守與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蒲民免而無脫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約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與吉守王舍人名洋字元瀚 六首

某謫居九年矣。未嘗戚戚於此。而窮奇所向累人。不復以姓名徹於鈴下。故人存錄。屈賜書問。喜愧不可言。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屏迹田野。相望二千里之遠。接奉何時。臨紙悵然不宣。

謫九年 劉禹錫集謫九年賦古稱思婦以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莫澹者泉維以極數無不自聊其吐辭多過託幽遠 奇窮累人 東坡與濠州陳章朝請書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又與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 已早損一半更十口不雨則已矣奇窮所向如此可笑可矣

高文見寵獎。予過情。雖非所當得於門下。而精深華妙。又過前作。緬想邇日探道著書。與年俱老。可歎可賀也。某衰老廢學。輒作數語占謝。回啓見文集 非所以報珍投也。

精深華妙 (訂)蘇文定東坡和陶詩引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以文章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探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漫叟詩話刑公定林後語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 道著書 (訂)東坡與錢濟明帖近詩數紙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云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顏延年五君詠探道好淵玄觀表鄙章句

伏蒙遣騎馳賜歐公岐公二集。廬陵所刊歐陽文忠公及王岐公文集也 某衰病交侵。百念灰冷。獨嗜書一事。習氣未除。忽領珍遺。鼓舞拜貺。然歐公舊版。尚復訛缺。公如少留。要當一新乃已耳。

(增)二集 歐陽集號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四卷年譜一卷陽氏書錄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經校定為此本且其之年譜集凡十名列之家塾其子繪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

子柴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冕子止讀書志王岐公華陽集一百卷按宋史本傳名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也舉進士延試第二以左僕謝岐國公薨於位贈太師習氣未

除傳燈錄僧潤山頓悟云人更有修否師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除(增)東坡再和潛師詩東坡習氣除未盡答劉沔書嘗欲焚棄筆硯為瘖默八而習氣宿業未能

盡去

某淪棄山林故人連兩年遣騎問安否高風絕塵非今世君子所能望也衰老何以得此窮歲凝寒共惟台候勝常偃藩久矣日佇詔追以日為歲也

廬陵吏民方安條教忽聞移牧又勤綏御之方開藩已久比復何如方遣珥筆之氓又徒懷研之境必也使無訟乎一笑

(增)廬陵 舊唐書地理志吉州隋廬陵郡武德五年討平林士弘置吉州珥筆(訂)江西舊有諺云筠袁領廬陵新淦二縣天寶初改為廬陵郡乾元元年復為吉州虔吉騰後孫筆言其健訟

也筠今瑞州慶今贛州黃魯直江西道院賦序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而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名曰珥筆之民惟筠為州獨不歸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為守江西道院然並蒙惡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

之明年也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增)懷研 未詳按後魏時齊俗有懷甄之說洛陽伽藍記大傳以鼓舞其國風且為高安之父老雪恥焉(增)懷甄 李延賢者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帝謂實曰懷甄之

俗世號難治勇宜好用心時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甄之義私問溫子昇子昇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入境皆懷甄叩首以美其至及其代去還以其鞭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云獄中無繫囚舍內無

青州假令系道惡胸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於此也按概俗作礮懷研或是懷礮之訛據此以俟博物者

公文勝前作。非諛言也。別去十年。筆力雅健。如老驥伏櫪。它日當大典冊。天廡四十萬。可以一洗而空矣。某衰老獨嗜書。一病爲深癩。何日瞻迎。傾倒所懷。

雅健(訂)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雄深健雅似初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老驥梁府龜雖壽翁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增)大典冊宋史王珪傳弱放奇

穎出語驚人累官左僕射文章宏麗自成一家凡朝廷大典冊多出其手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天廡四十萬(訂)晉天文志東壁北十星曰天廡主馬之官宋史兵志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爲天廡坊雍熙四年改天廡爲左右驛驛院少陵沙苑行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廡皆雲屯天育驛圖歌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一洗空少陵丹青引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闔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柳素意匠慘淡經營中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與衛守汪少卿名思溫字汝直 五音

某頃權重謹行次吳興故人臨州望望然如避垢汚炊不及熟遂亟去既次封門與門下無一日之素而館留彌旬調護逐客種種加厚雖自爲謀不過此矣如傳送十卒十詔令所定特爲減半五輩自衛至臨川人人如使君臨視其旁客路泰然皆非意望之所及也蒙恩北還公方主漕計旋領臨安時衆慍尙斷斷不敢以竿牘之私累左右而小人懷惠沒齒尙當結草也

(增)吳興今湖州府東漢屬吳及丹陽郡三國吳分置吳興郡(增)封門未詳當在衛州或非地名但謂封界之門也(增)衛春秋時姑蔑之地秦爲太末唐析婺州地

置衙(增)臨川三國吳以豫章東郡置臨川郡隋罷郡置撫州今隸江西斷斷(訂)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結草(訂)左傳  
 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而殯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嬖妾之曰疾病則亂吾從  
 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顯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杜回墮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  
 人之治命  
 余是以報

原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志

(符首有節)余被讒斥徙象郡舟次三衢頓郊寺治遵陸之裝公間道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肴禮之餉  
 無虛日善過旬而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祀某官書有無為殿最於是五  
 人者在道塗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方低重譴旅遊里曰懷內溝下  
 石之虛公亦以忤宰相用守已又觸諫大夫之怒而獨於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讖繼悉尙蒙賜於數百里外  
 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少紓懷愚不報之責(此有節)公知衛曰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  
 餼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禮不敢過也既去又結言謂公薄已公曰諫議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放以  
 我為簡乎歲除嚴陸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陰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  
 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冤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  
 言公三衢治狀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召歸大府為少卿擢知臨安府  
 遷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未全)

荆溪馮伯言汪大雅字伯言卷九知其為少卿之子也傾蓋歡然如宿昔又得寓一紙馳

問安否重蒙省答開讀喜不勝言即日履茲春序共惟台候萬福林尉來還妻黨二吳

亦踵至具言德齒之尊為一世儀刑可敬可慕也

傾蓋(訂)家語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辭  
終日漢書鄒陽傳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某自抵大訶。朝市已創迹。公亦倦遊。湖海就閒。東西遙相望。殆若參辰。然區區念德之心。猶欲面陳。萬分恐遂齎恨而沒也。

倦遊 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天類注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

參辰 (訂)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

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爲晉星蘇武詩昔爲愆與翁今爲(增)參與辰陳琳詩放然比目魚今隔如參辰揚子法言學行篇吾不鄙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增)

齎恨 後漢書馮衍傳衍與陰就書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江淹恨賦齎志沒地長懷無已

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領其要。頃見曾南豐記廣德湖。俗所謂鸞脰者。已墜而爲田矣。今第舍所臨。殆是錢湖非耶。名利之場。跬步如漆。公愴然獨往。一絲不挂。顧恨不得奉杖屨以從也。

(增)四明 四明山在今寧波跨台紹洞天記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施(增)二

湖 其一東錢湖舊圖經周八十里潏田八百頃又名萬金(增)廣德湖南豐廣德湖記湖之大五十里而湖中一山突然上有二靈臺其一即廣德湖注見下(增)此湖也其舊名曰恩照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宋與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驪吏盜湖爲田

久而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邱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知州事李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增)第舍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敖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關上書寄留霍氏第舍後漢書梁冀傳冀大起第舍養亦對街爲宅彈棊土木互相誇競(增)名利場

謝靈運遊名山志時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增）如漆柳州乞巧文世途（增）一絲不挂傳燈實於清曠之域耶阮籍詩繁累名利場驚駭同一朝（增）昏險擬步如漆

泉禪師問陸且大夫十二時中作麼（增）奉杖屨東坡與劉宜翁書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生陸云寸絲不挂師云猶是階下漢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某蒙德如邱山而未嘗一拜下風此心炯炯如觀河之見猶在也即日大暑恭惟台候

萬福兩地相望有三江七堰之阻接奉無期臨書太息不宣

（增）觀河之見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我今示汝不滅性汝三歲見恒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至於今六十三亦無有異佛言汝今髮白面皺必今皺於童年觀河之見有童髮不王言不

與秀守方學士務德 三首

某歸舍未幾連雨彌月下田皆成巨浸已而復旱省書知封內亦闕雨奈何歲事正可憂而邊聲益急念之凜然淮南近起夫二萬增築山陽城壘安得猛士守之如歌風者所云也董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書善醫者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今疾病未去體疑其有毒舉而棄之則深痼不可為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賴不敢為他人道也

（增）歲事可憂唐李漸嘉與屯田政績記全吳在揚州之城最大嘉與在全吳之壤最腴嘉禾一穗江淮為之嘉嘉禾一畝江淮為之險峻嘉與古構李也三國吳嘉嘉禾縣五代凌氏奏置秀州

治唐以前增邊聲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胡笳互動山陽分府建置沿革志晉分淮北為徐州

並屬吳郡增歌風百二十人教之歌漢書高帝紀十二年十月上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

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下乃增毒毒治疾爾雅釋草葦葦草郭注即鳥頭也江東呼為葦李時珍云一

也雞瘟也豕豕也是時為帝者也兩史物性志下藥有大毒不可久服寒熱邪氣蟲毒者必用之淮南子說棟

訓蛟蛇蝮人傳以和葦即愈物固有重而善反為利者老泉權書高祖篇夫高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葦

無至於殺人而已矣增可口莊子天運篇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甘草平藥毒一名紫甘

草臣禹錫等謹按爾雅云蕭大若注今甘草也陶隱居云赤皮斷理看之堅實者是抱罕草最佳國老即帝師

之稱唯非君為君所宗時珍云甘草味濃氣薄有元老之功得王道之化然中滿嘔吐酒客之病不喜其甘而

大戟甘遂等與之相反是亦紆緩不可以救昏昧之意歟

某嘗從西山洞庭有東訪一窟比聞鄭長卿鄭大資億語唐子明云唐侍郎虜酋嘗言過吳

門無所得方知蘇人盡隱於太湖洞庭山也既而悔之而未有所向重蒙啓諭尤切感

銘嘉禾秀水村與吳興湖接壤可匿舍處必有親舊以此屬使君者為占留數間以託

餘命如何

一窟戰國策馮援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謂為君復鑿二窟

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洞庭山吳郡圖經包山在震澤中山有林屋洞水經注山有洞室入地潛行

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北通瑯琊東武俗謂之洞庭魯哀公元年夫差敗越於夫椒蓋此山

也或曰太湖中別有夫椒山舊傳震澤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

蟪蛄珍烹出於暑中。未嘗至晉陵境內。遠蒙分餉。小舟晨夜兼馳。二十枚皆無恙。拜賜荷顧存之厚。東坡詩云。一詩換得兩尖團。公所餉十倍。而無一語之酬。又以爲忤也。

(增)蟪蛄

胡越風物志蟪蛄并繁十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探取之四時常有雌者厭大而肥雷者蠶數斤去腥渾煮熱分擊薦酒切爲羹其小而黃者謂之石蟪蛄肉硬西陽雜俎蟪蛄大者長尺餘

兩螯最強鄧縣昔有人於水際泥穴探取之晨夜兼馳後漢書光武紀晨夜兼行囊犯霜雪東坡詩丁公默送蟪蛄詩濠邊爲螯所翦夾有頃而死至今呼此爲蟪蛄洲

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蟹珍海錯聞名久怪雨腥風入座寒堪笑吳興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七

與蘇守季文三首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頽木壞不可復見。而遺言翰墨。典刑具存。某誦其書。想見平生。於今四十年矣。至言妙道。固非淺陋所能彷彿。而登門庭望堂奧。自謂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大全百斛明珠既出。紀次雜亂。眞贋相半。某亦自謂獨識眞者。黃門之文固奇矣。亦不能亂也。不圖衰晚。乃得見公。幸甚過望。方俟重詣。扣所未喻。又屬大暑不能出。昔孔北海寘虎賁於座右。尙謂蔡中郎之不死。而况傳家衣鉢之所在乎。

山頽木壞

見卷四與張侍郎太山梁木注

(增)少分萬一

曾南豐上歐陽學士第一書。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

(增)百斛明珠

山谷雙井茶。送子瞻詩。人間風月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濁明珠。

紀次雜亂

全集載大全跋尾云。大全集紀次無倫。眞贋相

參亦有前後集所不載。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颺風。思子臺二賦。亦附見此集。余故兩存之。東坡詩文。雖黃門之作。猶不敢亂。況餘子乎。但此書改本多誤。後人耳目。爲可惜耳。按東坡答張文潛書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稱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譏也。(增)陳氏書錄解題。東坡別集。志公之曾孫。給事。囑季真。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常坡公無恙時。已行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彙載志林雜說之類。亦難以類。及小坡之文。且間有

能僞勦入者有張某為真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刑之（增）真贗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譏鼎魯以其屢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

春來尋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增）識真東坡答劉沔書世之畜賦詩文者多矣率真

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臣愛之信（增）識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

然亦不足怪識真真虎賁於座後漢書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

者少蓋從古所病真虎賁於座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

賁士貌類於舊態每酒罷引與傳家衣鉢（訂）傳燈錄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傳衣鉢為

一人不會佛法它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甚卻付與虛行者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虛行者

鉢子膽再和許朝奉詩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

附答季文書

某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城所謂如醉而醒如瘡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

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築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致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

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

樂城三集黃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

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比臨川刻荆公詩文集刻於

臨廩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諸人紀次豫章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馳而文

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杜子美蘇集作韓退之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為庸俗所亂先生嘗太息

於此如制誥奏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新學者耳目庶

幾不爲庸俗所亂亦先生之志也。

(增)三集手編子由自題樂城集引元祐六年余年五十三始以空疏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願前

爲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樂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樂城集崇寧四年余年六十八編所

元年復收拾遺藁以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元年復收拾遺藁以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

(增)奏議制誥晁氏讀書志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

十四(增)方駕劉峻廣絕交論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後邁連橫

卷(增)與天下共許郭少陵詩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白樂天詩文皆爲庸劉琨答盧諶詩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

俗所亂可爲太息珠何得獨玩於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附與季文書

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湖

上之文也拜賦欣感雖未能疾讀異時窺見一斑矣

向來屢獲接奉殊慰宿昔別去公有桐江之役而某亦省妻母於臨安山中所過輒留

抵重午方次村舍大暑中瘡瘍作厲爬搔次骨意緒無聊酬答書疏自不給故於左右

之間缺然復蒙遺書累紙開讀汗下具審秋暑動止勝常某度暑當上一款倘冀面陳

(增)爬搔次骨半山和王樂道煨蠶詩咀嚙侵汗下東坡初登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貴賤貧富之樂

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聖俞持示文忠公文忠公答云讀蘇某書不覺汗

與常守強朝議五首

某尙未瞻拜。遽陳猥懇。迫切之扣。通作叩殊不獲已耳。某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

麥二十九石。而縣引忽科糶二百三十石。驚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戶。計屬縣胥。欲改

屯田爲稅田。與之分受。於是六沙人戶。闕然訴於縣庭。以爲科糶大麥十年矣。六沙係

屯田故不預。今忽承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無以答。第云此是

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卻。比聞乃不然。竊恐又呈稟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

大率縣道徵斂。設有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爲縣三年矣。無故作

俑。爲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戶止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科糶二百三十石。乃至八倍

如何。義當則所用鞭扑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爲六沙人戶膏血折其萌芽。無令暴吏產

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增)科糶 宋史食貨志和糶一欸自熙寧以來和糶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糶結糶俵糶兌糶寄糶括糶

秋成於穀邊入米麥粟封替其曰括糶豫防論民無得與公家爭糶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糶入官其

曰均糶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爲數過多有一戶而糶數百石者州縣以和糶爲名低裁其

價轉運司程督念(增)幹人 抱朴子臨凝結而能斷操繩而無絲(增)屯田 宋史食貨志屯田一欸紹

峻科率倍於均糶(增)者幹人也按帖謂州縣辦之人耳(增) 輿初詔江東西宣撫使韓



世忠指置建康營田仍舊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  
佃者爲永業詔河北瀋西江面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  
名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  
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懼絳終不引  
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正義曰蒼云鞭扑（訂）書舜典鞭作官刑朴作笞刑孔傳朴恆  
木人送葬設闕而能備跳故名曰備鞭扑楚也漢書刑法志薄刑用鞭扑注扑杖也  
放倭人防絕萌  
茅以蕩滌濁穢

屬者款門蒙宴勞送將之禮甚寵舟還使當占敘感際而書債滿前倚門待報訓遣遂  
竟此歲辱枉誨存祇益愧恐即日履茲歲元台候動止萬福某已返故棲尙冀他日重  
詣不宣

（增）款門呂氏春秋款門而謁注款叩也（增）書債杜牧送中丞姊夫出鎮江西歲元（訂）玉燭寶典正月一日爲元  
也  
之元

自接餘論前言往行。齶齶然如噉蔗。已到佳處。唯恐盡也。第以閒劇異宜。不敢久勤。願  
接。何時從公數日之間。陪侍玉塵。傾困倒廩。盡發其祕。慰此區區。

前言往行易大畜大象君子以多噉蔗（訂）晉書顧愷之每食甘蔗自尾至本人或怪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噉蔗之曰漸入佳境庾詩噉蔗入佳境冬來幽興長  
北史那那博士無玉塵（訂）世說王夷甫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婢雅塵似鹿而大其  
賢不肯背能顧接玉塵尾辟塵名苑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而往古之談者揮焉  
傾困倒

虞(訂)昌黎答寶存亮書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選足下之請懇懇猶病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發祕(訂)東坡與劉宜翁書古之至人質故不敢輕付之賦雖不肯自謂有受道之質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祕也

履端不獲面致頌言重蒙高文寵賁啓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獨守家法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輒復課數語以報珍投本集但有刻畫無鹽之愧

履端(訂)左傳文元年先王之正時也風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頌言(訂)晉書列女傳劉琰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曰美哉靈葩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增家法

後漢書徐防傳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文從字順昌黎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

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樂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闕刻畫無鹽(訂)晉書周顛傳庾亮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畫

無鹽唐突西施東坡答孔周翰求書與詩不覺譏詞子厚疾反更刻畫無鹽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為后

某皇恐馳賜齋醮連日為左右費某飲屠蘇於老幼之後二十年矣更辱大脫輔以善頌其為欣荷莫喻萬分

齋醮注見卷一與飲屠蘇韻語陽秋云歲時有被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韋索磔鷄之類是也信安郡王帖飲屠蘇飲屠蘇酒亦所以破瘴禳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願况歲日口號云遠丹寂奠

聲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樂天元曰贈劉夢得詩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曰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

歲後與酒亦不爲無理(增)子瞻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詩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  
後飲屠蘇廣韻作屠蘇博雅屠蘇屋也榻用修云屠蘇酒蓋昔人居屠蘇釀酒因名

與常守徐計議 七首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飯置酒每居客右建炎初又嘗一再  
見於里第追懷曩遇俯仰十五年遂隔幽顯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存區區  
欲見之心固已坐馳矣

(增)宣和 甲子曾紀徽宗十九年已亥改元宣和 (增)南都丞相 宋之南都宋州也稱應天府宋史徐處仁字擇之應  
天府歙縣人徽宗之季以疾奉祠歸南都起爲應

天尹徙大名尹進觀文殿學士特升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二府得 (增)建炎 甲子曾紀靖康  
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吳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史稱處仁爲相無大建明 (增)建炎 甲子曾紀靖康

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北去五月廢王構一再見 鴻慶本集載與丞相徐公帖云道出維揚嘗獲一  
即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遙尊靖康爲淵聖皇帝一再見 再見接待音誨使蒙知遇按處仁在徽宗世嘗出

知揚州集中帖所言一再見是在 (增)坐馳 莊子人間世  
揚守時非建炎初之一再見也 是之謂坐馳

道義流聞服膺已久公方躋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邱園趨舍異路無從一詣望絕  
塵而嗟若莫喻此心小雨淅涼恭維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踵  
下客之後必察此意

(增)廢錮 漢書翟方進傳咸既廢 鋼復徒故都以愛發疾 (增)趨舍異路 漢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  
非厠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股勸之餘

款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台候萬福勝否。比客二字復出恐過。迎饒良苦。弟當脂轄送將。無庸祝之。使生四角也。一笑。不宣。

脂轄訂左傳襄三十一年申車 生四角訂陸魯望古意詩君心真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

又

連日苦河魚之厄。既止復作。尙未脫然久不遣。記辱誨問喜愧。具審秋暑台候勝常。七夕祈巧於天孫。剖瓜揮竹。兒女紛然。以某視之。殆求福於木居士之類耶。不宣。

河魚訂左傳宣十三年申叔展語避無社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猶乎曰無河魚腹疾奈 七夕祈巧

何杜注麥麴猶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禦溼藥將病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柳州乞巧文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揮竹垂綵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紉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

木居士訂昌黎題木居士詩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是禱也

士詩序云宋鄒縣北沿流二三十里盤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偃。屋瓦飛發。是何祥也。某有薄田在江上。饋粥於是。適此潮漲。聞已潰圍而入。始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木拔木偃 書金麟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屋瓦 (訂)後漢書光武紀會大雷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

奉告喜聆連雨台候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祟遂少留然竟不免闕雨而去田舍

荒陋春色所不到而連夕有一笑之適使君班春之所及也

(增) 蹋雨 秦少游贈金山寶覺大師詩青鞋蹋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鴻慶集亦有句云蹋雨松蹊滑衝烟參嶺深 (增) 班春 注見卷六與錢舍人帖

長老彥端者住湖泐金沙已十年精鍊有行業日持鉢斂飯以給諸瓢補苴一壞剝亦垂就近又營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應鳩材陶瓦且涓日上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遺代此必有誤左右之聽者公封內百餘剝奉佛齋衆不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老尼耳如光孝而下皆可取而代也湖泐士大夫以某墳墓所在熟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上旬俯從少慰輿望

(增) 持鉢 五燈會元世尊一日教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補苴 昌黎進學解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曰持鉢去補苴解渴

資聖老尼 鴻慶集載常州資聖禪院與造記云按圖經唐咸通中所營也距今二百餘年額垣敗宇旁穿上漏數尼舍其中以刺繡織紵為衣食業清智大師普璋既至始改號資聖云

而代 漢書項籍傳秦始皇東遊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與揚州榮守二首

淮海連帥之重。控引百城。異時謀帥故事。當有祕殿延閣之寵。爲一時兵民瞻望之華。除書想已在途。朝夕以冀也。

淮海

秦觀揚州集序按碼頁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曰具區川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北據淮東南距海江

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州於連帥（訂）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增）控引 梁書武帝是稱揚州者往往推其刺吏所治而已

通荆雅控引秦梁王子安藤（增）百城 梁書樂藹傳子法才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高祖謀帥左王閣序控蠻荆而引甌越（增）百城 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

傳二十七年冬楚圍宋宋如晉告急於是乎 祕殿（訂）四朝國史王珪傳英宗召珪至藥珠殿傳詔令衆端蒐於被處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設可 祕殿 明殿學士謂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於翰墨間二府有

缺卽出命矣按宋有觀文資政 延閣（訂）漢書藝文志如淳注劉歆七略曰武帝廣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端明三殿學士謂之曰祕殿 積如邱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聲問不接於隸人之聽。屬者寓書。率意冒陳。方極慚懼。重厘報貺。敦尙一日之雅。詞義卓然。三復感歎。沙頭薄田。饘粥于是。三數逋客。席卷而去。人牛俱亡。曲蒙眷恤。申飭吏卒。盡執以歸。一方爲之竦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區區空言。豈勝占敘萬分。

（增）蒙垢 吳越春秋伍胥爲人少好于文長習於武蒙垢隸人（訂）左傳襄三十一年隸人叔圉各贖其受恥雖冤不爭陸機連珠明璞蒙垢不能吐輝隸人 事昭七年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大夫

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 寓書 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 饘粥（訂）左傳昭七年孟僖子曰正考父 席 蘇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寓書 書於子西以告范宣子 鼎銘云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席

卷詩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賈誼過秦論席卷天下人牛俱亡(訂)果州清居和尚述牧牛圖第十章露地白牛安眠牧者禪寂

門不見人與牛唯(增)盡執以歸用尚書漢書谷永傳不能裏陽萬分師古注言萬分

見空庭滿山雪(增)盡執以歸酒誥語萬分之一又曰報塞萬分張釋之傳有如萬分之一

與無爲趙守按楊無爲象名士彩字端質四首

慕容胡源詣鈴下管寓一書已省察否也忽枉墜教伏審初暑台候萬福鄉大夫行春

飛蓋紛紛託後車者十數秉燭而後返濡須過客稀少無迎饑之勞必專此一適也不

宣。(增)慕容韓昇社後詩日隨棋客靜心共行春(訂)東方朔外傳郡守驪馬駕車一馬行春後漢書鄭

應僧問又鄭谷有寄棋客詩行春弘傳太守第五倫行春注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

農桑振飛蓋曹植公議詩清夜遊(增)秉燭魏文帝與吳質書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秉燭夜遊良有

救乏絕飛蓋西園飛蓋相追隨(增)秉燭以也劇談錄令狐相國一夕於禁林萬值忽有中使來召行

至便殿遣內人秉燭濡須吳志建安十六年吳大帝孫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初作濡須鴨於河西

候之引於御榻之前濡須以拒曹操時擬以步兵兵號四十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當之(增)通鑑地理

通釋濡須山在含山縣西南七十五里與無爲軍七寶山對峙

中爲石梁鑿石通水山川險阻吳魏必爭之地吳據其北築臨

鈴齋吏退交親慶弔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問訓應無餘日矣而存錄之厚高情妙

語拊慰三復非寒溫之常談區區愧謝不能喻也

(增)慶弔後漢書荀爽傳爽耽思經書屢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茲明無

穀甲兵昌黎上宰相書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高情(訂)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問綽君何妙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舍此豈無大者焉如許詢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妙

語(訂)漢書賈捐之傳楊異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春晚繫舟津亭便趨舍下審已造朝旋聞按節江左為公拊髀而喜而不果寓一書衰

遲廢禮迨今惕然寒令浸嚴伏惟台候萬福躋長宜介朋來之福相望一涯第切馳頌

不宜

(增)津亭張九齡詩每郡擁靈落津亭壯越臺舍下少陵詩舍下筍穿壁按節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按節未舒師古注按節猶弭節也江

左江西南西路為江右拊髀(訂)莊子在宥箕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躋長注見卷一與孟少傅帖介福朋來易復卦象

辭出入無吝朋來無咎

鍾陵舊國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而有方外之樂一行作吏

豈復有一適如公者乎

鍾陵吳志孫權葬蔣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徐爰釋問略曰建康東北十里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將君祠故號蔣山舊國故都莊子則

國故都望紹境東坡與佛印書冠震疊詩周頌時邁薄言方外之樂注見卷六與一行作吏嵇康與

交書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與鄭大資名億年字長卿 二十首

某自亡女逝去老幼更病舍弟尤劇幾至委頓比幸小閒又省妻母之喪於餘杭境內兩過姑蘇臺下壯麗冠絕一時而顯道亦下世望之黯然真羊曇西州之路也亡女葬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擾擾遂竟此歲春中當有瞻拜之望公集有祭女二婦人文

(增)委頓晉書裴楷傳楷有獨利疾不樂處勢顯道(訂)平江守王煥字顯道嘗修姑蘇臺西樓詳見卷四與王侍郎帖黯然江淹別賦

者唯別王渾公請曰楷今委頓巨羈憂之西州路(訂)晉書謝安傳疾篤還都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又羊曇為安所愛重安

不已以馬策叩扉詠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邱山慟哭而去遠日見卷四與五九兄提舉帖注

分賜表勳思春名酒固非田舍翁所宜有又領海錯五十缶皆水陸之疑有脫字品屬此時

序親客來過尊俎暴富豈但一夫區區欣荷之私

(增)思春武林市肆記思春堂三省激賞庫酒田舍翁南史宋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塙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

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暴富(訂)東坡與程秀才帖兒子到此鈔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書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

輟賜二漢紀所未見之書也病中無所為日讀一編旬日遂竟此書文辭議論有可取

誠如所喻者但方之溫公通鑑則不逮矣何如

二漢紀(訂)晁氏讀書志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為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解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為紀三十

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又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彥伯以東京史籍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繆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璠記差詳因參據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溫公通鑑(訂)讀書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

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舉事百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

同異俾歸一塗別為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

冬序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偶記今夏暑雨彌月。三伏凄然。已而復張。

可以鑲金石。用此占之。必不但已。便當塞向以埃也。傳聞山林園寢。卜地於會稽。百神

朝禹葬。遂復見於今日。公奉詔臨按。若進一言。用霸陵故事。則不必錮南山之石以為固也。

(增)三伏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終伏故謂之三伏鑲金石楚詞招魂十日代(增)卜地會稽宋高宗紀

紹興十二年權橙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於會稽永固陵三十二年皇太子即位帝稱太上皇帝孝宗淳熙十四年崩廟號高宗十六年權於會稽之永思陵(按)南渡諸陵並在會稽禹葬墨子曰禹

之山既葬收餘壤其(訂)漢書文帝紀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贊曰治霸陵者上蘇若參耕之畝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廡即時傾夫

人從上指視傾夫人新墾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顧謂羣臣曰嗟乎以

北山石為柳用紵絮漸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亡可欲雖亡石柳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又楚元王傳劉向上疏陳越陵制度奢泰亦引此事

自聞大學士之命謂加黃政時也。即具書字已漫。而子虛所遣介竟不至。又爲左右所先。雖恃

寬貸。不計此末度。念之踧踖。如芒刺之在背。即日履茲歲端。恭惟鈞候萬福。徒御暫悵

高隱。疑是大資莊院之名春晚定卜一見之日。

字漫注見卷三與張侍郎帖

某辭奉歲餘。日從事於巫醫卜祝之間。雖寒溫之常談。亦不獲致前。願以素性遲鈍。不及事。亦未嘗廢禮如此。念之蹙然。溯東水潦之厄。百歲父老以爲未嘗有也。百戰之餘。幸此小愒。而陰沴復爾。泮水儻予。必有以檻塞大異。窮陋猶未聞也。

(增)遲鈍漢書翟方進傳年十二三爲小史號遲頓不(增)溯東宋史地理志兩湖路歷寧中分合不

府安吉常嚴三州爲西路紹興慶元(增)陰沴莊子陰陽之氣檻塞大異漢書谷永傳丞相父子中尙

瑞安三府藝台衢處四州爲東路(增)陰沴有沴注沴辰也檻塞大異漢書谷永傳丞相父子中尙

天者也師古注檻義取檻柳之檻檻猶閉也

只聞茵鼎之適。而不敢數陳竿牘。以溷省覽。即日新涼。恭惟鈞候萬福。伏審已還舊物。以與論占之。召節在淹速之間耳。

(增)淹速漢書賈誼傳鵬賦吉慶告我凶言其火淹速之皮語予其期注淹遲也

李耶丞歸安屬湖州代期已至遣婦挾二雛先還已而得指舊本指作旨揮經界官當代者更給

兩月之俸與新任同結絕迺許去書來言吳興經界數月簿書如山一旦毀棄不用鼎

新爲之決非兩月所能辦而替罷之官無治所無使令無俸祿不任事實同拘囚竊意

元台長至必通餉問欲乞一言薦達負薪之子或蒙哀憐遂得脫去不知如何濱老已

甘心州縣不敢他翼屬不獲已干冒如得一堂除諸司幹官過所望矣否則乞一書抵

版曹脫去錮留之患更望詳酌渠公自小官至大用皆大丞所拔而濱老又以迫切之

扣有望於門下必辱赦其狂也

二雛杜少陵徐卿二子歌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增）鼎新身雜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增）拘囚半山寄丁中允詩願借五斗米無辜自拘囚

薦達負薪子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撫掌談語

歲除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傾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請忠爲

廉以治楚楚王得以伯今死其子無立雜之地貧苦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濱老鴻慶本集載與胡尚書帖云過桂

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宋史

少留始識李士美丞相諸子數相過甚款第三子名濱老初與程昌禹聯親丞相薨背不如（增）幹官職官志凡大都督制置宣諭宣撫總領經略安撫等使其屬皆有幹辦公事官文臣準備差遣武臣準備將領準備差使皆無定員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顧以寒溫之常談。何補於左右。及是拜賜。疏慢廢禮。不能自文也。

(增)如流 孔北海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某不侍坐。歲一周矣。企種門牆。實勞鑒察。即日秋暑。氣候不齊。恭惟鈞候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稿。尚能乘牛車造東閣。一觀天下奇士。晨夕以冀。

乘車造閣 注見卷二與 楊樞密帖

某為農十年。今復為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畝。疏一溝。累土為培塿。種竹樹環之。以玩物之變。秦故侯召平種瓜東陵。漢興不肯仕。遂客於蕭侯。而先物之幾。獨見於置衛之寵。其他日尚得以蒼顏白髮。綴東閣之下陳也。

培塿 (訂)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婁無松柏風俗通培塿者即阜之類也今 齊魯之間謂山之小高者曰培塿王半山示元度詩澗西雁丁壯瘡土為培塿 (增)玩物變 東坡詩豈不在魚樂此竿終 召平先幾 漢書蕭何傳陳繇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嗣中呂后用何計誅

儂哉悠哉玩物之變 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國術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石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舉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 (增)蒼顏白髮 六一醉翁亭記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增)蒼顏白髮 醉也東坡和子由元夜省宿致齋詩白髮蒼

顏五十三家人（增）下陳戰國齊策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李斯諫逐客書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娥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伏蒙存錄之厚。貶賜誨飾。許臨豈敢望也。某歸田五年。未嘗一詣城府。公他日少留吳門里第。扁舟出境。伏謁門下。固無嫌也。

（增）吳門里第按此里第疑前所云暫獨高隱或即其處歟

某乘衰作病。忽得浮腫於面目手足之間。而疏率少思。不計後患。輒進瞑眩。以取一快。病去體而氣索然。如憑虛履空。不知身世之所在。調護逾兩月。猶未復其故。孫子告別。扶憊占紱一二。尙有欲言者。更竅一信。

（增）扶憊半山送僧無感歸鄱陽詩晚扶衰憊寄人間應接紛紛祗強顏

某識暗才下。仕不知止。遂觸嚴譴。蒙垢累年。其甘如齋。無可悔者。側聆召節。行次里門。拊髀欲起。而衰老多畏。屏迹田間。竟不獲一望前壘於道。客之則。盍盍比心。必蒙照亮。

其甘如齋詩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齋拊髀注見本卷與無爲趙守帖

不待燕几。歲行兩周。懼涉疏慢。殆下一詣。而暑中屢屢巾屨。更蒙殊遇。可謂欣榮。舟還瘡瘍作於下體。遇暑益甚。塊坐一榻。久不上狀。即日鈞候復何如。三伏之暑。敗於苦雨。

終日淒淒。已而復張。如被焚灼。彌月猶未衰止。所冀慎疾。以荷徵拜。

(增) 厪 漢書揚雄傳其厪至矣師古注古勤字 (增) 巾屨 社子美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 (增) 苦雨 春秋左傳昭四年冬無愆陽夏

無伏陰者無淒 (增) 焚灼 王粲大暑賦患抵席之焚灼暨烘燥之在牀

某日位徵召如望歲矣。然一榻危坐。門以兩版。叢書其間。有與晤語者。其自為計則善

矣。當如蒼生何。某度暑欲候門。不知尚及一見否也。

(增) 危坐 管子弟子職曰危坐向師陸康與山 門以兩版 一句本昌黎 (增) 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傳王導謝

尚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辭去之明日入吳門。見五馬。縱觀宮室府庫之盛。焚蕩之餘。追復舊觀。十已七八。而姑

蘇兩館宏麗絕一時。北客處之。當識郡太守體上之人待與國之意。亦一助也。

五馬 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又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 (增) 少陵將歸成都草堂塗中先寄嚴鄭公五馬舊曾請小逕殺回書札待滯未

一助 漢書張良傳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

去門牆未久。寒暑一變。又復歲窮。區區感戀。寸陰可惜。即日冬序晏溫。共惟台候萬福。

某病瘡瘍久而後復。雖云疾病在膚革之間。而面牆塊坐。憤憤兩時。書郵不繼。又以愧

恣。

寸陰

(訂)晉書陶侃傳侃常語人曰大禹(增)瘍周禮天官瘍醫注創癰也又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疔

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增)瘍疔者造焉左傳襄十九年苟偃瘡疽生焉於頭孔疏頭

創(增)面牆後漢書鄧后紀温衣美飯乘堅驪良而面牆術學(增)書郵晉書殷浩傳浩父羨字洪喬

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增)書郵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

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蒙示晁文元法藏碎金亦未見之書也文元宣成名立宗向佛乘又以莊老儒書會而

爲二尤喜向子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有得於其間也

某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稟扣

晁文元(訂)春明退朝錄晁迥字明遠景祐中爲翰林學士卒諡文元(增)法藏碎金自序子爰自弱齡遠茲暮齒涉獵儒道諸經必

之舊居別蒼靜齋偕然獨處手不釋卷紙不停綴屬文導意靡拘詳略片言鱗次混而縵之數無預定與盡當

止奉法寶而推美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簡若其

束於教者或以迎談見諂亦佛乘(訂)傳燈錄禪有淺深階級一小乘一大向子平(訂)後漢書逸民傳

無憚焉不能以外妨內也(增)佛乘(訂)傳燈錄禪有淺深階級一小乘一大向子平(訂)後漢書逸民傳

歌人也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畢數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

子虛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護衣篝之故殊不釋然計今悼念當少衰否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升濟幽冥以資前路若區區刻舟記遺非徒亡益也



易皇恐

(增)如夫人 左傳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 護衣箒 韓文辨證郎官澠女侍二人執香護衣(增)說文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柿葉鑰庭紅顆秋薰籠沈水護衣箒 (增)升濟幽冥 東坡與程正輔帖萬般追悼於亡者了無絲毫

谷詩攬轡都城風露秋行臺無妾護衣箒 幽冥此不 注見卷五與 刻舟 趙中大帖 可不信也

內簡尺牘卷七

二十七

# 宋孫仲益益內簡尺牘卷八

與范大卿 一作直閣字師厚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方拊髀悵然。不圖車騎之臨。是日使君置酒。夜分而罷。晨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就臥。奴輩不以告。遂不獲拜。亟起同壽。朋詣行次。而舟楫已東。至今以為負也。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久闊念欲一望光塵。終常具小舟泊靈巖。乘擔輿趨調。追參杖履。入天平方丈。求一日之款而去。

(增)別乘

東坡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蓬曉寄子由拊髀 (訂)漢書馮唐傳上聞廉頗李牧為人迺拊髀詩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猶半也李太白詩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杜子美詩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 晉書

(增)夜分

後漢光武紀每旦視朝日仄迺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太子賢注分 晉書

石崇傳孫秀矯詔收崇

(增)光塵 蘇欽與魏文帝牋冀 (增)靈巖 始蘇志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召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 (增)事速訖旋侍光塵 硯石山乃吳王館娃宮故地舊志云

下瞰太湖望洞庭兩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 (增)擔輿 梁書蕭譽傳擔輿者冬月必須藥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天平 吳郡圖經天

西南天平山下寺建於寶曆二年白樂天為蘇州刺史之歲范文正公之先葬天平山寺之 (增)方丈 旁賜額曰白雲寺蘇子美天平山詩吳會括衆山巖巖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為之主 王

約法師碑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丈

與朱直閣字師實自號機山間人 四首

過虞小定念欲嗣音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春和壽體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

然拄杖穿花搗壺藉草誰與共此樂也

(增)邊虞唐香張允伸傳允伸性勤儉嗣音詩子於繼我不往子寧不闕音(增)黃文節寄上拄杖穿

花(訂)少陵集中丞殿公雨中垂寄見憶奉答絕句何日雨晴雲搗壺藉草(訂)東坡浣溪沙詞自序云

出溪白沙青石先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鳥嘶

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搗壺藉草亦天真

原燕超堂記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太上皇

召見賜帶服進職中祕恩賚光寵一時歎韜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夕遊歇於此堂成肅黃

客登酒落之名曰燕超乃貽書徵余文為記節公家居海上築室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杖藜徜徉其中夫

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撈奉卮酒為壽吹竹彈絲極歡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

者節某公夫人之再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轉免之華今不能述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披筆賦之

又華亭朱師實中大燕超堂詩海隅納萬艘市區沸百賣黃塵白日千騎騰一鼓蚊集十字路四頭盡曠土犄角兩大國一怒有漂杵角名

眩多虞聚訟紛乘楚晉骨氣成霧濯濯汗浹雨朱公誤涉世吏隱寄圭組俗緣墮人境心大接天宮拳采蓮芳

舟擴秀蘇藥園山塞有樓素樹老松聳舌風牽碧蘿卷雨壓翠蘿舞窈窕須鳥催黏自有花解語鯽魚樂洋洋夢蝶飛桐桐濯春游俠竊化作仙佛士高臥水國秋靜鷗月庭午不假壺公龍天上有宮府

痰咳嘗已瘳除。海邦百寶走集之地。水陸之品。日薦七筭。而後堂鐘鼓之樂。又足以供耳目之娛。心脾體舒。微恙自無安立處。來年慶八十。當奉一觴於賀客之後也。

海邦詩閩宮遠荒徐百寶流香王嘉傳百寶震動師古後堂鐘鼓訂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再

或就弟子尤著者彭宣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世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晚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筵弦鏘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譏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又毀山傳鐘鼓帷帳不移而具 微恙自無 東坡答子山問黃藥長老心河岳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也住日夜遊將 疾贊五蘊皆非四大空身 藥石攻次韻劉真父詩心空客疾本無根

比蒙貶誨。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聞。即日春寒。台候萬福。歲月可驚。亡

姑令人奄終七供。悲慟奈何。所冀高明。照了諸妄。勿過戚戚。重貽諸郎之憂也。追助之

法。不必專供佛僧。但振袂貧窮。洞貫幽顯。如響應矣。不宣。

亡姑令人鴻慶本集載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志云公墓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一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於華亭

縣之修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又曰東坡與程正輔帖表嫂遠捐館舍日增照了

某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月流連奄畢七供感動逾遠奈何增照了

法藏碎金錄一念照增諸妄回覺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山谷和文齋諸郎本集載公墓志三子曰寬

了一念之菩提也詩有人出手游茲事正可隱几窮諸妄右從政郎曰宰右迪功郎

曰榮右洞貫幽顯按洪舍人夷堅志湯致遠撰密鎮江金壇人其子庭直先卒有兩孫隆興二年湯公薨從事郎數月後見夢於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察惡趣不須營功果但邑人多苦飢能

發塵振之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願也是夕里人多夢湯至言皆同長孫以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飢者米盡又以三百斛繼之以是推之先生之言信有徵矣(增)東坡與程正輔帖尊親忽權此禍此情豈易割捨願兄深照痛遣惟有速作佛事升濟幽明老弟前年悼亡亦只汲汲於此亦不必盡之佛僧拯貧苦尤佳但發為亡者意則俯仰之間便貫幽顯也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台候萬福審聞抗章得謝何去之果世亂多故畏途如漆一蹈危機便同機上肉獨執事乞身於強健之時避世於兵亂之後高風雅望追配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為歎也

秋高少陵詩秋高馬肥健樊川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抗章得謝鴻慶本集載公墓志云宣和六年公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致仕(增)倦遊錄歐陽公畏途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增)如漆量卻啾唧轉使心頭黑

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子兄弟相戒也必嚴卒徒而後敢出焉如漆實志公十二時頌擬商漆衣豈可得也東坡題韓子華石濠莊詩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機上肉(訂)三國魏志吳

如危機(訂)晉書諸葛長傳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思為丹(訂)三國魏志吳拔刀瞋目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肉(訂)質傳松之注曹真

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耶乞身強健(訂)歐陽文忠續思頌詩序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穎上其詩曰及身強健始為

樂莫待衰病須扶攜忽七八年間雖未過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願我蹉跎已衰老蓋欺前言之未踐也東坡醉白堂記乞身于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避亂高風(本集

堂記惟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十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僣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警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儼然嘗最其列至是潛深

伏與縮手袖東坡答符煥書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追配古人配古人矣豈僅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哉乎

與胡寺丞

自領報貶。諸幼更病。館醫彌月。嗣音缺然。奉告喜聆。溽暑欣佳。陶器二種。極慰所望。既  
輟囊金。又下缺

與張耶中

闕十  
口字。晦為廟堂宣力。而不能為左右出一言。復何道。然文仲回向佛祖。已造三昧。一切

世間相。舊本誤空中之電。可復顧耶。

(增)回向  
楞嚴經十回向。回無為心。向涅槃路。名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回向不壞。回向等。一切佛回。向無待。解脫回。向法界。無界回。又華嚴經亦有十回。向少陵。謂文公上方詩。願開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三昧。(訂)法華經佛入於無量義處三昧。疏云。梵語三

師誦法華經。滿千偈。坐夏經二七日。尋有障起。四支綏弱。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緣無起。外一切漢

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夏滿放身。倚壁。豁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

平帝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師古注。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增)

整齊。不願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增唐韻。集韻。訓衆者。並七計反。音砌。按今佛乘中。凡言一切。皆讀去聲。

世間相。楞嚴經汝以色空相傾相。齊於如來。藏故。發塵勞有空中電。(訂)東坡集。藏幼子叔黨。颶風颶萬

空中之飛電。東坡次高要。令峽山寺。象起滅衆。怪梟。眩求。彷彿而過耳。視

見寄詩。狂雷失暗。語過電。不容目。

與莫刪定。字謙仲。十首

某久欲至崑山。不免觸熱一行。留三日。乘潮入雲間。繫舟西樓下。一快洞心。駭目之觀。

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別。但大暑中款門。有襪襪之嫌。待公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固無嫌也。

崑山 吳山記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之祖葬於(增)雲間。屬秀之華亭晉史陸雲稱(增)繫

舟 莊子列禦寇篇汎若不款門。昌黎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襪襪。初學記

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離鐵子。獨熱到人家。主人聞

客來。輒感奈此何。搖扇臂中發。流汗正滂沱。傳戒謔高明。熱行宜見歌。集韻襪襪不曉事之名

原寄題莫謙仲西樓詩 層梯倚半空。百尺臥元龍。假蹇一榻上。嶢嶢兩爭雄。暮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中指青紅

俯視大千界。一器納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蠅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悠送飛鴻

越國逝去。汎小舟過崑山。致一奠。門牆在望。一葦而航可至也。願以觸熱造門。襪襪之

嘲。不可解也。遂解而西。第有悵惘。

越國 鴻慶本集載秦國夫人王氏墓志云。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與鄭大資帖云。其推越

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總大學士之母子孫。嘗芻滿門。內外姻族。位將

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北解仇。太世還御。東朝大資。發論造功。爲一葦(訂)詩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

東。可以浮之水上。而渡。嘲解 漢書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解

若桴。俄然非一根。幸也。而西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引兵解而東。躡漢欲西歸。



松江對月。固已技癢。但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一追躅。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子美詩云爾。

松江

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於海善良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庾仲初揚都賦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松江

一名笠

技癢 顏氏家訓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澤云 家堂上有容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核其姓而腹癢也是以播岳射雉賦亦云徒心

煩而技癢

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 與子二句 少陵寄贊上人詩徘徊少陵故著作即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度詩貫穿無遺恨蒼叢何技癢 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

荆具茶茗

選路通林邱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去冬余耶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後奠橫山。過荆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獲拜使者之辱。度歲日具崑山之舟。謂當馳一介上狀。又不果行。度已在。讀詞之城久矣。即日初暑。共惟體力勝常。厚意久不報。如負背芒。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未知幾日登几案也。

橫山

胡樞密居橫山見卷一二與胡樞密帖

(增)少駐 王介甫和平甫望九華山詩 常留老吾身少駐誰云壓

(增)讀詞之城

漢書賈誼傳在大讎大何之城班馬

字類何

厚意不報

後漢書馮異傳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筵亭豆粥庠沓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

背芒

注見卷五與莊右司帖

比得資殿書。言高耶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友為一時標表。送往事居。固無餘恨。而

破甑弊帚尚復置戚戚於胸中耶。所冀厚自持以慰存歿之望。

(增)悲憫 法華經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求坡罷徐州寄子由詩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 (增)標表 真西山跋辛簡穆遺事云觀公志銘忠孝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 (增)

送往事居 左傳僖九年送往事居耦俱無猜杜注往死者居生者 破甑弊帚 (訂)東坡黃州上文潞公書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後漢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願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魏文帝典論論文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柳州乞巧

文旁羅萬金不腐弊帚

謙仰天下之奇才而與世俗嗜好酸鹹不相入遂獨立一世為高人勝士比過隱居少

卿下同產之親弟妹甥姪連牆接閉如處一室哀樂同休戚緩急共有無絲淚而開有句

誤脫 貴為天子猶有尺布斗粟之謠而布衣之行如此他日必有卿大夫表其閭以為厲

世之規 當有者字

嗜好酸鹹 注見卷五與趙中大帖 (增)高人勝士 圍繪寶鑑或有逸品皆高人勝士寄與寓意 (增)連牆 列子仲尼箝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

(增)接閉 魏書盧昶傳通原遙畛田蕪罕耘巡村接用聲飢莫食 尺布斗粟 (訂)漢書淮南厲王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第二人不相容上聞之

曰天下以我食淮南地耶 (增)表閭 後漢書淳于恭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必由禮度死者數存問詔乃徙城陽王王濬南故地 書襄美刻石表閭 唐書高崇文傳其先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

閭晉李與有表 厲世 漢書梅福傳爵祿束帛者天下諸葛孔明閭文 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

舟次吳門，作一紙附趙令所假兩夫，欲遣而失所在，遂屬余耶傳送海鹽致之。今已徹省覽否。伏蒙誨存，發函三復，喜聞大暑尊履勝健。某數奇不偶，伐樹削迹，爲世陳人，獨謙伸以聲氣相求，存照如一日也。繫舟舍下，治具浹辰，無辜炊厭王孫之意，自視欲然，蒙德如此，愧謝不知所之也。

（增）海鹽 秦析吳縣地置海鹽縣屬會稽郡陳省入鹽官縣唐復置五代晉時屬秀州（增）數奇 漢書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師古注言廣命隻不耦合也

（增）治具 史記灌夫傳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嘗敢食（增）浹辰 左傳成九年浹辰十二日也其三都杜注浹辰十二日也（增）暮炊厭王

孫 訂漢書韓信傳信家貧不能治生爲商賈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酒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爲其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張晏

注蓐食未起而牀蓐中食蘇林注王孫如言公子也

某欲營一舟，但時作此想而已。比蒙貸金市木，遂椎輪於此。趙船遣報，復出緩頰，又將合浮屠之尖也。感戢如何可言。某謹如所教，復遣孫保者聽使令，更望一言，屬充父擇副所乏者，囊金不敢復輟，只爲投買若干，爲踐若干，判押入案，少待旬月，遣舟納直付所償之木，可謂終始大賜也。

椎輪 訂昭明文選序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字有椎輪之質（增）趙船 音白廣韻海中大船按前軛有趙令假夫之文當即趙令所遣也（增）緩頰 史註魏豹

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鄙生曰緩頰往說魏(增)合矣五代史李崧傳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  
 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注徐言譬喻也晉高祖欲之趙延壽等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  
 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晉高祖深德之陰雲金(可)漢書陸賈傳出所使越囊(增)若  
 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中裝寶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  
 干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孔疏古者謂數為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筭云若干純  
 數之言也干猶個也謂當如此個數耳青藤山人路史數始於一成於十千字從一從十若如也謂或如一或  
 如十凡數之未定俱可言也又云如干若干之數十若者如其干之數也如甲則一乙則二累至千百萬亦  
 之如

崑山致茶餉書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徂暑衰慵抵此只自責也連雨遂涼  
 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欲詣吳門乘青龍潮趨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上狀不宣

(增)乘青龍潮松江府志青龍江在府城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通滬濱吳孫權遣青龍戰艦於此故名  
按卷三有與宮使李尙書帖明以地名言也地近海故有潮劉長卿送顧襄詩半是乘潮  
 便全非  
 行路難

春夏之交鄉縣嘗禱旱矣既得雨旋謁晴舊本誤抵秋復旱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遂  
 厭雨矣所望開霽旬日藝麥穫稻庶兩獲也吾曹欲安於田里須田夫野婦共此一飽  
 乃可奠枕聞雲間亦得歲想見拄笏西樓之上也

(增)澗音注說文時雨也又下田張文昌江村行南塘水深  
與注同水流射也(增)下田蘆筍齊下田種稻不作畦(增)厭雨後山叢談浙西地下積  
水故春夏厭雨浙東地

高燥過雨即乾(增)開霽荆公寄德翁詩一雨洗炎蒸噴然心志適俯觀拄笏晉書王徽之傳桓沖嘗謂  
故春得雨即耕(增)開霽荆公寄德翁詩一雨洗炎蒸噴然心志適俯觀拄笏晉書王徽之傳桓沖嘗謂  
相料理徽之不答直高視以手風水海仰視雲雲折知公開霽後過我言不食拄笏晉書王徽之傳桓沖嘗謂  
版柱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西樓居之樓也西樓謙仲所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字大雅

向來營從歸次鄉縣舊本誤兩辱顧存晤語連日喜過所望一別歲餘意謂馬首已南

矣專介遺書霽聞按田四明復還永嘉衝涉之餘寢飯宜適某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

自意抵此燈下猶能讀書筋力亦只如故恐尙見吾姪昂霄一鳴也溫台道中山水佳

絕想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一畫卷作六言二章繼和向伯恭之後

米元章五詩亦跋數語於紙尾文集但老來筆力衰減無以副吾姪喜事好奇之意耳

顧存漢書淮陽王傳按田管子桓公爲賦祿之制永嘉永嘉志本朝分天下爲十九路昂

霄唐書房喬傳高峯基名知人謂裴短曰僕拙人多矣溫台山水永嘉志樂青縣雁蕩山在山門鄉芙蓉

幽秘置梵刹至一十有八而雁山之奇巒怪岫搜抉幾盡矣自雁山既顯而乘輅把麾有事東南者往往往道

遊焉形於篇什不可勝紀浙東之佳山水惟永嘉永嘉之佳山水惟雁蕩云名山略記天台是衆聖所降葛仙

翁山也時以齊州靈巖荊州玉泉酒伯恭翰林居士向子誣字伯恭米元章宋史文苑傳米芾字

州稻霞台州國清爲四絕見九域志先生文集有籀林館存焉米元章宋史文苑傳米芾字

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一家尤工臨移(增)喜事好奇漢

至亂真不可辨有寶晉齋集陳氏書錄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蹟故號寶晉齋(增)喜事好奇漢

揚雄傳贊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家素貧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游學

原送刪定姪倅越序

刪定大雅姪余愛其詩語最工邇來作望啓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撰文過別辭句溫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拍華暢自中律呂蓋進於技矣

又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竿下鑿開混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龍負出天邊靈鷲飛來水邊雨鶴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閒雲臥起

與常州趙倅字倅甫二首

某自接英游十六七年及是始獲奉周旋而以帝胄天枝之貴謙恭好禮賢稱一時可歎可慕也即日恭惟尊履勝常某昨日理舟遲明已次舍下雖去遠門牆而附託餘庇在舩幪之中也

英游(訂)漢書枚乘傳乘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帝胄(增)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將軍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天枝(增)宋宗學謝表肆我皇考再興爨序以迪天枝

遲明(訂)漢書高帝紀遲明園宛城三市文穎注遲未也師古注言園城事畢然後天明故曰遲明舩幪(變)爲去聲音文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邈亦徐緩之意也邈音黎

揚子法言舟子篇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舩幪也注舩幪蓋覆也

蒙輟遺齋艦攝兒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風雨之夕皆獲奠枕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奠枕 揚子法言寡見詩四海皇皇奠枕於京注奠定也猶言安枕也

與孫節推 五首

乖離契闊垂二十年始獲一見寒溫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劇談拊掌之樂念之惘然高秋寢興勝否某久不歸城市既至則老罷不任造請少留則有轅釜之憂故常勿勿不償所望念欲從公接慇懃之歡固未可以踰度也

劇談 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 (增) 拊掌 史記滑稽傳陸孟爲孫叔敖衣冠撫掌談話 轅釜 注見六卷與會郎中帖 接慇懃 漢書司馬遷傳未嘗銜杯酒接慇懃

之餘 (增) 踰度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老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

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卷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師古注踰讀作遙

某向來上冢過郡小留欲事造請屬舍弟具湯餅還方議迴舟徧詣姻族一望光塵已具裝而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秋中黃林卜地又欲省妻母之喪未敢與州郡相聞而闕者馳告僅留兩夕客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里三復悵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爲負區區愧謝尙冀面陳

湯餅 湘素記曰黃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黃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

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新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倦游錄乃謂今人呼養麪爲湯餅誤矣余謂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燒餅水滷而食者呼爲湯餅而食者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黃林卜地 本集載黃林先墓記曾祖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人凡謂之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又云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諱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云又祭女二孺人文先墓之 妻母 本集載龍閣章公諱字子上墓志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次卜此新宮祖爾相望我祭其從 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大頌人四子男曰壽曰荷曰榮女嫁晉陵縣某閩者 漢書敘傳閩尹之些師古注謂宮人爲閩者 爵皇 魏志夏侯淵傳注賓客自餘人人一妾謂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日主奄閉門者 爵皇 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皇刺也

傳聞有閩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慟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前如林在世諦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歿皆可以無恨所冀有以自廣勿感感於既往

閩門之變(訂)東坡答李宗魯聞公 伉儷(訂)左傳成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伉儷杜注 偕老時君子偕與君子俱 子孫如林東坡寶月大師塔銘 增世諦昭明太子解二諦義二諦者一是真諦一是俗諦至於老 子孫如林東坡寶月大師塔銘 增世諦昭明太子解二諦義二諦者一是真諦一是俗諦

定體立名第一義諦 世諦以衰貶立目

伏承太夫人偶屬微恙奄棄壽祿共惟至孝節推昆仲不虞大變遽失母慈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屬有行役不即馳赴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微書如淳注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亦不得稱

太夫人孝終大耋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君子稱孤於童叟中



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懼此大故，創鉅痛深，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皆著於經。終身之慕，固不在號天抬地之間。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考終 書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孔安國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大耋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 生死之流 (訂)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

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 童卯 (訂)詩甫田總角卯兮毛傳卯幼穉也東坡和子由蠶市詩憶昔與子皆童卯 創鉅痛深 禮三年問

創鉅者其日久 喪制 (訂)禮曲禮五十居喪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增) 抬 集韻同管擊也

内簡尺牘卷八

六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九

與李惟宣

洵洵遂竟此歲。信吾生之無聊也。公方坐穩處。而以懷土。不能附託。巨芘為恨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常。湖東帥止有兩狀。皆為當路者刼取而去。自顧縣力。不能折春蠶之股。况欲捩烏隄之鼻。知公讀此。可以捧腹一笑也。

坐穩處 東坡與曹司勳書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 (增) 巨芘 東坡與滕達道帖明公退

狀尤為失 巨芘也 縣力 漢書殿助傳越人綿力薄材師 古注綿弱也言其柔弱如綿 (增) 折春蠶之股 列子仲尼篤公儀伯以力問周宣王

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捩烏隄之鼻 太平廣記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至暮忘食殷乃語

孫曰莫作強口馬我嘗捩卿鼻孫曰君不見決鼻牛人當穿 卿頰東坡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詩為買烏隄三百尾 (增) 捧腹 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捧腹大笑

與常州張司理 字子賜

別去經宿佳否。公過舊所臨。想復少留。劉郎鬢未衰。而桃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自

早時莊守捷 二隊長之後

舊所臨

東坡集文之出小巖詩學語難爲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劉郎 (訂) 本

知異日心趁著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香嫩梅不用催歸騎藏鐵須防舊所臨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喝伏枕比及剗聞已遂藥喜不復遣問示書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雨數寸聞

洛社已北 西徐公所居也與洛社皆在常州 不破塊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盍走羣望而禱諸

中喝

(訂) 說文傷暑也玉篇中熱也 伏枕 詩澤坡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增) 少陵秋 破塊 (訂) 鹽鐵論太平之時雨不破

電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增) 走羣望 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瘵

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與祝宰得之名求仁 二首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啻冠然之音得之據案之初去一大

猾老吏憚驚便盍 一本作合 擁黃紬放衙也

川皆走 往祈禱

登然之音

莊子徐無鬼篇越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

親戚之贊款

注見卷五與 據案 莊右司帖 黃紬放衙 (訂) 倦游錄文潞公初登第以大理評事知榆次縣題詩於新衙鼓上云置向誰樓一任撻撻多緜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

被劣出頭來道放衙(增)東坡和孫同年下山龍洞驛晴詩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王注世傳太祖戒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痛。癡坐兀然。如被囚繫。疴殘惡寒。尙未挾纊。老饜嗜食。大半不敢下筋。及是方閒。而詩債盈几。次第酬之。故於報問。尙有欲陳於左右者。不能盡。更竢一信也。

(增)癡坐

東坡集癡安節遠來夜挾纊(訂)三傳(訂)十二年師人多寒王巡坐詩畏人默坐成癡鈍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老饜 (訂)吳曾能改舊漫

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饜此言老人雖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東坡老饜賦蓋本諸此

價朱宰守道 三首

比苦瘡痛。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驗者。延蔓兩手。遂致閣筆。念公疾有間矣。尙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騎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恙雖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研。啓報不復縷陳。不宣。

閣筆

魏志王榮才高鍾繇王(增)有問矣東坡集詩題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盧聞復禪

雲間並海地。汚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以板藉地。避遠蒸溼。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在世諦中。所當衛生。經益壽命者。習意毋忽。

雲間注見卷八與莫別定帖世諦注見卷八與孫節推帖衛生經訂莊子庚桑楚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老子曰。衛生之經。在乎能勿失乎。能無下筮而知吉凶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爾。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蟾蚌糖蟹鮮醢之貺。拜嘉欣荷。舟還輒以酒酢十斛。將區區

酒調停。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稍寒。別遣。

(增)食禁趙彥衛雲麓漫鈔。撲食物法有禁令。凡元正冬至。寒食三節。京尹出榜。放三日。蟾蚌注見卷六與秀守方學士帖糖蟹(訂)南史何楮傳。初楮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

欲去其甚者。猶食鮮醢東坡詩。搜尋到籃。竹鮮醢無復存。(增)拜嘉左傳。襄四年。敢不拜嘉。

與章宰元力三首

久於癩放。不果遣問。示誨感說。喜聆動止。尊安。溧水官期。尚有歲餘。諸公袞袞登臺省。

賢者獨安枳棘之樓。可為太息也。不宣。

(增)溧水本秦漢溧陽縣地。隋析置溧水縣。屬蔣州。唐初屬揚州。後屬昇州。宋仁宗時。升昇州為江寧府。建康軍。登臺省少陵醉時歌。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

廣文先生飯不足。廣文先生鄭虔也。說者枳棘。後漢書。循吏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年四十。縣謂袞袞言相繼而登賢。不肖無所辨也。枳棘召補吏。選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

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窈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漢謝道韞曰。積弊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其行。

某歸老五年。粗了葬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詒書贊喜。愧荷之深。某頭方命薄。所向輒值牆屋。而九萬扶搖。決起蒿艾。均爲一適也。

一區。漢書揚雄傳。頭方命薄。注見卷六與。曾郎中帖。扶搖決起。莊子逍遙游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而後乃今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增）蒿艾。昌黎南山有高樹行汝。落蒿艾間。巖時復能飛。

蒙餉滁陽二集。啓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可言也。滁陽自李庶子著名天下。本朝王黃州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州人號二賢。置屋以祠。爾後曾南豐記醒心亭。荆公東坡醉翁吟。李邦直記游。曾子開序慶曆諸公詩文。而琅琊山水。遂與峴山俱傳矣。黃州傳五伯馬進。句有。傳見王黃州小畜。集今載陰陽集中。通經學古之士。固不埃此。而不知書文者。又不知祖。有脫。附卷三。歎而已。

（增）滁陽集。集錄前後諸鉅公之文。凡涉於滁者皆載之。如帖中所列王歐二曾蘇李諸詩文皆是也。李庶子。（訂）滁陽志名宦門。唐大曆中李幼。自太子庶子出知滁州。有善政。暇游琅琊山。號景物爲八絕。小有泉以幼幼故名。庶子王禹偁。庶子景詩物趣同。天造物景不自勝。泉乎未遇人。石罅徒流。進宮相政多暇。行樂羅巖。登發蒙。爲溪幽致。茲焉。盛唐賢大曆後。始乘輿梅堯臣詩。庶子去來。王黃州。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至道初召入翰林。爲學士。言孝章皇后。遷梓宮。多少年。依舊清心共泉潔。

始乘輿梅堯臣詩。庶子去來。王黃州。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至道初召入翰林。爲學士。言孝章皇后。遷梓宮。多少年。依舊清心共泉潔。

內。簡尺牘。卷九。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事坐訪訕能知滁州移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復知制誥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世知黃州徙黃州上表謝有宜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未踰月而卒東坡書韓魏公黃州詩後元之自黃遷新沒於靳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按帖所言蓋指守滁時又本傳再稱管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匹為潤筆萬稱卻之及出滁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假哉按此即帖中黃州傳所指也帖語有說脫耳著小畜集自序曰閱平生文得三歐亭記(訂)歐十卷將名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

歐亭記(訂)歐州作豐樂醉翁二亭自為記又建醒心亭南豐管子固記之云凡公與州之賓客游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翠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以所睹耳新乎其所以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醉翁吟(訂)醉翁吟當日諸公因歐公醉翁亭度為曲蓋詞調也李季章注半山詩集即其所以然而為名醉翁吟(訂)不載坡公醉翁吟揆琅然清圓誰彌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和其天月明風露娟娟又未眠荷葉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醉翁笑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李邦直(訂)名清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幾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李邦直(訂)臣按宋史本傳其歷仕於外初由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州令簽書平江軍判官通判海州提點京東刑獄知河南知真定後知大名府卒史不著為滁州守而所附記中有臨滁之文可補史闕清臣早以詞藻受知神宗為人不知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紹曾子開(訂)子固幼弟也宋史本傳名舉仕至吏部侍郎時方治實錄譏訕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淳下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君子遺迹去朝所進往往皆前日事惇下者一旦勢異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異時惇下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悅山(注見卷四與能從肇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王侍郎帖)

附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守滁陽得琅琊公幽築亭與滁人游登衛公樓酌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徙至谷中邦人盡歐公徵借王元之號二賢葺屋以祠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于公文之次以為榮常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然彼於淮墉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高郵公韓康宏王荆公皆賦醉翁吟東陽沈遵為醉翁操而東坡為之辭李邦直來臨州周視府舍凡歐公朝衙夕坐燕休



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爲瑯琊記籍於廳事之壁曾子開墳治祠屋具牲醴爲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尙德也滁爲小州在淮沔窮絕處晉郗郭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篇中多節

與楊宰名燁字元光 五首

謂公徒事去矣。不果馳問。被誨喜聞前驅已反故里。歲晏餘寒。伏惟侍奉均勝。元光壯年當立功名之地。而投閒自棄。竊爲宰天下者惜也。

(增)投閒 昌黎進學解投閒  
置散乃分之宜

某老矣。授一廛以託餘命。坐席未暖而邊告至。復治舟楫。舟中五十口。如瓠繫不能去。殊羨公儻然也。忽聞飭使報謝。南北講解。少紓卒歲之憂矣。

(增)瓠繫 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瘼禪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按帖文本作瓠  
繫用焦贛易林匏瓜之德宜繫不食歐陽詹詩浮萍與匏繫早晚期相親

某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而聲氣之求。豈應自外。疏投老多病。隅坐棄日。寒溫不接。冀累年所嬾慢之罪。尙復何道。被誨勤懇。具審履茲歲元。侍奉多慶。某謂公臨黃巖久矣。曾守 名惇字  
宏父 詩文能傳父祖之學。如吾元光必已据客右。省書猶待二年之次。尙冀詔徵。少貸州縣之勞也。

婚姻之好 鴻慶本集載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云煒常州晉陵人也祖晦贈太中大(增)  
夫父植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又云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

采集韻民卑切音彌詩商頌采入其阻按馬（增）黃巖唐書地理志台州臨海郡縣黃巖 客右謝惠連

氏文欲通考諸序多用之通作彌字用（增）如末至居（增）詔徵昌黎送侯參赴河中幕詩 州縣之勞後漢書梁統傳梁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

客之右（增）詔徵又欲而言事上書求詔徵 州縣之勞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開居可以養志詩書足

某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衰老待盡塊坐一隅而寓舍在澗江

之東寤寐懷想於今十年而莫見其面比辱示問究觀一紙之間不過數十語而文義

錯綜如李營邱山水短屏團扇之上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可喜可歎也

元光詩文鴻慶本集嘉表云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增）餘子後漢書彌衡傳衡善魯國孔融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 營邱山水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李成字咸熙其先本唐宗室避地營邱

數也東坡詩氣吞餘子無全目 營邱山水因家焉成志尚冲寂高謝榮進博涉經史外尤善畫山水

（增）短屏王冷然竹亭賦纔（增）團扇南史柳惲傳惲少工篇什為詩云亭泉木葉下隨首秋 長江

萬里之勢世說任誕門周僕射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言語門袁彥伯為謝安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辭石刻指公名曰嘗移書論刺貴臣而諸公及其翁某初不

知也久之已懌胡尚書交修字 訪別稱公文如哀辭所云而墓銘已下筆屬嘗大忤權貴

人未敢出也省書知已入石他日乞一本幸甚

原 附楊公大夫哀詞并序

左朝散大夫主簿江州太平觀晉陵楊公以紹興五年六月壬戌遇疾卒於嶺縣之寓舍家貧喪不能歸諸孤以遺令葬於縣之清化鄉福泉山之原上某為兒童時嘗從公授章句公妻宜人又某之諸姑也念無以致其哀者乃哀之以辭公諱佑字彥安之中元某為進士第慷慨有大節素貧賤晏如也左丞蔡卞貴震時欲以其妻公辭不就故相蘇公讀公文而歎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以職館薦於朝雖不果用而名號隱然為東南之望矣太上皇帝即位詔中外實封言事公慨然上書請解元祐黨錮以崇寬大之恩反復開說有人所難言者久之有司第其書入邪等坐是斥不用流落州縣三十年建炎初政稍追錄舊人之在籍者而公已老矣生三男子曰矩曰峻曰煒皆屬仕籍能力學世其家矩舉紹興二年進士第煒煒尤長於文辭追述公平生大節以俟當世能文章名卿大夫口德識其墓詞曰有美一人兮貌豐頤而頤頎佩芝蘭而服明月兮冠切雲之纓巍吞雲夢之八九兮吐千丈之虹霓橫四海而高逝兮背一世而獨馳察受才之雄鷲兮挺巨木之百圍萬牛回首而莫致兮森溜雨之蒼皮嗟黨論之方輿兮千夫聚而挽推哀古人之離患兮紛白首之繁縷紆忠之憤排兮排帝閭之九扉嘉言一發而達怒兮亦坐鉤黨而錮之孤雄東味而不鳴兮蛸薨薨而聚醜九宰棄而不御兮羞重隊而療飢悟驚俗而來患兮終老乎荆棘之卑栖剡山之叢叢兮剡之水清且漣漪秋葉葛屨往來其間兮挾簞瓢而佩鋤犁遂奄忽而不反兮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而道哀兮宿草變而春菲山川鬱其如故兮淚疾下而淋衣迨巫陽使下招兮魂之來兮是非度中流之兩旗兮猶想像於靈幾

與臨安王宰 名傳字慶長 十一首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政聲籍甚已極驚歎別紙屬命記新學之成固願以所聞揭之金石而文辭骹骹不稱為懼更辱褒予之過愧汗而已不宣

政聲籍甚 注見卷四與王侍郎帖 金石 訂史記秦始皇紀紀骹骹注見卷三與增 不稱 揚子法言君子稱或

平事之為尙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

附 備 序 廣 卷 九

九

附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尙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自幼壯至於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於學  
 養老勞農鄉射飲酒論獄受成獻賦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致言選藝之政又皆與於學當是時也王  
 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閭閻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僑  
 徒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怪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絃誦之聲洋洋然所  
 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間而不及於粗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於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而卓然自立於世者  
 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已道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  
 爲獨行而表其閔忠義者大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一人焉以爲奇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  
 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勛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嗟  
 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  
 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嘗改  
 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爲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華王侯傳字  
 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  
 庫庖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屬邑  
 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爲未嘗有也乃爲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爲我邑  
 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大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  
 教化禮義爲世標表有古循吏之風俗恬殺牛吏數十令峻管朴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  
 屠法舉而燔之侯告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  
 凡爲屋若干楹經始於下詔之十二月而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  
 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  
 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忘其食雖坊者不敢一日捨壇以嬉况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  
 焉不省哉居相舉出相友麴磨考練以充其材窮  
 爲匹夫化一鄉遂爲公卿善天下無愧於中而已

十綾重餉不富勾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謝皆不受。止拜由拳之貺。亦足以當領重意也。諸生亦致厚遺。皆不敢啓封掩。亦望致此區區。

由拳聚落名在臨安縣治之西數十里村氓往往業紙以自給其質勻細而重厚為江浙冠目曰由拳紙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由拳應劭注古之樵李也按明一統志由拳山名其紙號藤紙諸生訂漢書叔孫通傳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比自荆溪上冢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獲又領手教具審動止萬福某山林投老日從漁樵於寂寞之濱惟公高誼時枉尺書訪問存沒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不圖晚遇得慶長於姻戚之中幸甚過望不可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新令尹忽揭一榜民戶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已乃扣緩急所向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逋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試觀此一事如公安得不去思乎聞封內雨暘調適蠶麥豐登茲固善政所感也

寂寞之濱昌黎答崔立之書耕於寬問之野釣於寂寞之濱

恨古人不見訂何氏語林張思光居常歎曰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不去口訂三國

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少陵訂漢書袁盎傳遭田父泥飲美殿中丞詩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難亂說尹終在口扣緩急訂漢書袁盎傳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

〔增〕流逋 昌黎羅池朝碑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與事 去思 〔訂〕漢書循吏傳王成黃霸朱邑龐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恩生有榮號死見奉祀何武傳所居無荆棘名

去後常見思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履復何如伏惟動止萬福某復有吳門之役

拘縻未果儻逢此行過境又得款見 處長為無賜幸故云

〔增〕過境 由宜與達吳門必經無錫故曰過境也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給還獨有屬無錫者猶未盡得

一割馳扣望特達之賜追幹人佃客等盡數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指 舊本作旨 揮後不屬官

又未歸陳氏而為小人乾沒殊可惜也想辱矜察

宜興 九域志常州昆陵郡望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二十六鄉有湖洑張涇二鎮無錫陳檢詳帖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乾沒 〔訂〕漢書張湯傳始為小吏乾

屬交私服虔注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注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也三國魏志傅叡傳諸葛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繳乾沒乎裴松之注服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又不可了恐謂乾宜讀為乾燥之乾蓋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某頓首上啓側聆移疾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極媿仰初暑共惟動止萬福某

自春盡痰效暴作鼻嚏出涕不已夜臥則熟寢至明日興則涕唾如初及是方小間猶

未盡除。上狀草草。

移疾漢書公孫弘傳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注（增）痰欬廣韻痰胸上水病類篇病液集韻欬音慨說文適移疾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增）痰欬氣也類篇今俗謂嗽為欬禮月令季夏行春令則

穀實鮮落國多風欬（增）鼻嚏南史孫廉傳廣陵高爽有求不遂乃為展謠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蹠面不知噴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娶女。本集載賀權守提舉啓一首渠稱道慶長不去口。想惜其去也。某嘗為邦基

於合肥曾守報云。書來稍晚。已為人所先。遂詣書樓。漕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須臾。

其意欲自薦也。恐欲一知。

媵女九域志婺州東陽郡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陽郡也隋曰婺州以其地當婺女之分野以名之合肥九域志淮南西路廬州廬江詒書（訂）左傳昭六年鄭

人鑄刑書叔向（增）和北齊書和州領縣陽齊江二郡隋大業初改歷陽郡唐復為和州忍須臾（訂）晉利超為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超曰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

曰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某頓首上啓。比聞進秩。不獲贊喜。春序寒煥未調。共惟動止萬福。某繫舟開利。趨南徐。

省參政兄之喪。門牆在望。不果造調。第極瞻悵。

贊喜注見卷三與胡尚書帖開利鴻慶本集載開利寺記常州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剎曰開利寺寺之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專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為記至和中有大富長者即寺

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乘為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又歲廩米數百斛俾日有儲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舍其中不戒於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有

僧普能等募  
乘力一新之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路而免。又有已占一居。又干縣指占。以一人而占二室。其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為慰。冬溫伏惟尊候萬福。蒙遣騎詣書。逆於道上。為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

(增)津亭 少陵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  
將適江陵詩縣郭南幾好津亭北望孤

某皇恐投間無筆吏。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吏供造請之役。幸望轍遣。

筆吏(訂)歐陽文忠公與吳正肅書孫明復春秋文  
字欲告借一兩冊此中筆吏間坐必不久滯 造請役 東坡和陶移居詩誰令  
遷近市日有造請役

與張朝奉 字墨卿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僻如坐井。省書方知拜宮僚之命。身在日邊。而有退食委蛇之樂。足慰高懷。尚冀保練。別應休命。不宣。

窮僻坐井 (訂)昌黎原道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東坡(增)宮僚  
與司馬溫公帖窮居窮陋如在井底香不知京洛之耗 王儉皇太子妃服議讓魏  
以來宮僚充備巨擘之節



吳禮在三番唐書職官志司日邊(訂)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直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退食委蛇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增保練東坡與朱康叔異開之之言平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尺旗酷暑萬乞保練又秋休命書說命嗜敢不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祗若王之休命

與王朝議字升明

向傳尊公待制王符嗣字豐甫欲寓慧山日日以冀如望歲焉越國南轅又聞具吳門之裝謂

得一見久之遂傳訃音追懷平昔推獎之厚獨異於衆人俛仰之間遂隔幽顯不覺涕

淚之橫臆也卜地吳門與越國相望十里間耳宜春所活何止千人家家畫像祠之王

氏之興殆未艾也

慧山鴻慶本集陸子泉記慧山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南徐州記望歲左傳哀十六年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而是得艾也

越國鴻慶本集戴慰鄭長卿大寄帖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元王之增南轅左傳

二年令尹俛仰之間初見莊子在宥篋增王右軍蘭亭隔幽顯東坡與范元長帖翰林公涕淚橫

臆少陵苦戰行別時孤雲今卜地且厚也忍須就蘇湖杭三州訪求之罔有山靈秘藏有待而逝者宜春

齊書地理志袁州活千人(訂)漢書元后傳王賀子翁孺為武帝襦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不誅他部暴勝

餘人後世其與乎後漢書鄧后紹后叔父談言常開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修石曰河漢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靈福畫像祠東坡司馬溫公神道碑畫像以兩待制帖南選兩過宜春州人追懷舊德畫像祠公比屋皆未艾東坡三槐堂銘序王是阿止活千人矣天定勝人世世子孫用之唯恐不盡氏之福殆未艾也

與蘇朝議字仁仲二首

楓橋遺狀度已省覽薄寒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一笑之適轉首已墮渺茫臨書懷

楓橋蘇慶本集善明禪院記楓橋寺址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傍官道按圖經實妙利善明禪院而不著經始歲月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記游吟誦至今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與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至乾祐中改賜善明禪院增月落烏鶯啼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詩也長洲苑外草蘼蘼節算游城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疏雨過楓橋此張祜詩也

隋渺茫昌黎集盧郎中寄示盤谷子詩歌以和之歸來辛辛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渺茫

使君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而文雅緣飾自成一家又得別乘之賢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一書致謝去人生疏望指似亦字恐書抵崑邱木瀆為附途也細故煩溷皇

恐

大馮許漢書馮奉世傳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歌之曰大馮君緣飾漢書公孫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緣飾漢書公孫緣飾以儒術師古注增閉閣東坡送魯元翰知洛州詩坐嘯注見卷六與台增生疏傳錄錄老宿譽之於衣加純緣者增閉閣得聞閉閣坐勿使道眼潭守會郎中帖增生疏有藉生疏處

常令熟熟熟熟指似東坡次黃魯直見贈古風韻崑邱即平江府崑山縣也借用崑崙木瀆（訂）王守溪處放令生疏閩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崑邱邱字詳見卷八與莫刪定帖木瀆（訂）王守溪去吳縣西南三十里始蘇志木瀆

與錢朝議字文仲 三首

衰老久安癩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矣公必識此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燔病夫喘汗而已遺狀草草不宣

（增）固陋上林賦鄙人固陋不知忌諱邱遲思賢賦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如燔（訂）詩雲漢如燔如焚集韻焚古作燔

學省追從俛仰一世故人擁千騎過家而某以廢錮待盡田里趨舍異路不敢相聞投老營巢方獲一枝之託交親贊喜遂枉重問慰藉累紙足以追配張公之善頌矣

學省沈休文有學省愁臥詩俛仰（訂）王右軍蘭亭序夫人之相與俛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暗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東坡與吳將秀才帖少時在

冊府尚及接奉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千騎古樂府雜戲行使君自有繡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廢錮俛仰一世與君相遇江湖感歎不已張公善頌（訂）見卷二與胡樞密帖半山集張侍郎示東

齋釀出境不到權門獨賁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然拜貺非所宜蒙區區莫喻感藏之意

與吳江曾丞二首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問廢缺為忤。連獲兩書。喜聆萬福。秋氣日佳。垂虹對月。舉杯屬影。便作三人。固不落莫也。

(增)系心 史記屈原傳雖放流隨願楚國繫 (增)秋氣日佳 陶靖節飲酒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東坡上荆公書

秋氣日佳微 垂虹對月 吳郡圖經吳江利往橋慶曆八年縣尉王庭堅所建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繫以 疾想已失去 修闕整以淨登前臨具區橫截松陵湖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吳之絕境橋有亭

曰垂虹蘇子美嘗有詩云長橋跨空 舉杯屬影 (訂)太白月下獨酌詩花間一壺酒獨 古未有大亭歷浪勢亦豪非虛語也 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向來幼安朝議。每誦佳句。想見風采。比過所臨。僅得一面。已約莫壽朋董令升。以中秋

共集於松江。持奉俊游。慰此區區。

佳句 少陵贈韋左丞文詩每 風采 漢書霍光傳輔幼主政自 所臨 注見本卷與 (增)俊游 漢書枚乘傳 於百僚上 猥誦佳句新 已出天下 想聞其風采 常州張司理

賓與英 俊並游

與李主簿 字信可

比苦瘡癩。涉兩時而後復。面牆隅坐。書研紙匱。棄置不省。久不相聞。忽枉手教。喜聆即日動止。萬福。圖南之翻。非枳棘所能留。更位一飛。為洞心駭目之觀也。重九後。晉陵胥

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窮其所不知衆狙皆怒奮起羣噪狙擊敗面方疑駭間而小姪自安吉歸見公改轍固無恙日來毀譽皆類此可以發一笑也

書研東坡風味研銘治棄置孟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圖南注見本卷枳棘亦見本卷胥胥周禮地官胥師二十

四則一人皆二史注胥窮所不知訂東坡謝梅龍圖書執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

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衆狙注見卷五與狙擊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君子以為近古

反增敗面昌黎征蜀聯句剝腐安吉九域志安吉湖之外邑名距州一百一里十六鄉一鎮在州西南也

與汪籙名大雅字伯言二首

服膺之久比獲瞻近而以尊公嘗願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見欣對如舊識也別去彌

月暑雨眠食勝否望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一涯無絲踵門日位新寵展慶

增尊公伯言父名思温字汝直如舊識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唐李嶠與崔少府書鍾君西

入邀蔣生為吳味延陵增望誤渡書景帝紀紹曰乃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註誤北游歎國僑為舊識增吏民王莽傳臣莽當受註上誤朝之罪按註與聖同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塗人行至三衢尊公未嘗識面而哀窮悼屈見遇

如骨肉館置郊寺聚餼糧具書乘留寓彌旬酒醴肴果藥物之餉無虛日坑穿中正懷

下石之懼。而天幸乃如此。北歸之初。少卿二字恐誤似當作伯言下同方即築路。固不敢相聞。後七八

年吳信叟為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通書但命門人代書一二紙見答。以此占之。罪垢

猶為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此意。一書乞置家問中。更冀一言。道此曲

折。已上二帖當與卷六與衛守注少卿帖互看

(增)投荒唐書藝文志房千里投荒雜錄一卷柳河東別舍弟宗一詩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增)相視塗人老泉蘇氏族譜引喜不廢

以相視如塗人哀窮悼屈注見卷二與楊樞密帖坑穿下石昌黎集柳子厚墓志銘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者其初兄弟也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營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增)天幸東坡與滕達潛

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罪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得在麾下帖某孤拙無軒蓋天幸也

與平江吳江村尉字山甫

比上記審已聞徹。顯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敲舊作敲誤如燔。無迎來送往之勞。而有長

橋弄月對水之適。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增)炎敲歐陽公詩炎敲鬱然蒸午景熾方燄(增)長橋即垂虹長橋蓋土名也前一葉與吳江曾丞垂虹注蘇子美詩

與張提幹師是二首

分別已復徂暑。大旆造官。不獲追餞。亦不克寓一紙。占叙離索之情。奉告開讀。惕然。具審新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相望。接奉無期。臨書悵惘。不宣。

(增)大旆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旂白 傅贈青州王大夫赴鎮詩大旆擁金纒書生得者稀

一行作吏。著身鳧鷖行中。俗狀紛然可厭也。山陰有千巖萬壑之勝。機幕素號無事。輕裘緩帶。扣歷泉石。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所冀厚自持。以需新拜。

(增)一行作吏 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游山澤觀鳧鷖行 注見卷六與處 俗狀 孔稚圭北山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龍圖會郎中帖 (增)俗狀 移文抗塵容

而走 俗狀 千巖萬壑 注見卷一與 扣歷泉石 東坡鍾子翼哀詞覽觀 胡樞密帖 江山扣歷泉石步拳確

與新恩孫學士少逸 二首

舟還未幾。忽苦痰欬。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承墨榜奏名。屬方臥病。聞之欲拊髀而起也。發策必不在第二矣。別行展慶。

墨榜 注見卷五與 莊右司帖 (增)發策 揚子法言學行篇須以發策決科 注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 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賞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

蒙馳脫生日之餉。幸甚。春風得意之時。當賦走馬看花之句。而高辭寵借。存記衰莫。開闔數過。愧謝不可言也。

(增)生日

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杜注物類也謂同日駭聞錄開寶中神泉令意某食類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不得輒有獻送曹吏讓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

令我輩知也至日各持繡獻之命曰繡衣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得意看花(訂)青綉記

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唾者東坡爲子由生日詩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醜醜不足嗟今朝曠落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蹏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氣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隕稜如傷刀劍以至下淚既登第則志蓋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何其鄙耶

與李主管舉之七首

使還具報。審已浼聞。復枉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比年姻舊弔問無虛月。方解裝而獲

所賜教。釋擔就几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增)侍奉佳健 按卷三與宮使李尚書德升帖其中屢及舉之舉之德升子也佳健蓋指其父德升言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而使君亦以玉霄和篇見遺。幸甚。天台自孫興公一賦之後。寂

寥無聞。詩人已來。獨有杜子美蘇東坡數章。妙絕今古。而子美崎嶇兵亂。轍迹半天下。

獨未嘗至其處。而東坡亦述夢中語耳。建炎南渡。遂爲名城。疑是萬公羈客。騷人勝士。

登高遠望。援筆臨賦。殆盡一山之勝。而吾舉之超然獨出於其間。遂與此山俱爲不朽

也。



(增)玉霄玉霄峰名在天台山注詳卷六與台守曾郎中帖孫興公亦見卷六與曾帖杜子美少陵集有懷台州鄭司戶詩天台隔三

路壯游詩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園廡邱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菱荷香煙融閨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泰伯撫事浪浪枕戈憶句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咽要章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深蘊秀異蘇東坡詩亦見卷六與曾帖(增)建炎欽宗靖康二年四月徽欽二帝北狩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

欲罷不能忘歸帆轉天姥中歲負舊鄉

登高遠望後漢管輅傳子策生長京師不與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太白集有登高即而望遠海詩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遇鄉州枉十里之駕想欣然爲着鞭也今遂移牧吳門相望二百里一見之喜又墮渺茫中矣萬一屬鄭翁且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發而夕至也

南徐(訂)舊注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泗州也按南徐疑與西徐相近一鄉聚之名耳著鞭見卷四與故有枉駕十里之便而吳門相望亦與二百里之數適相符合恐非京口之南徐平江王侍

郎(增)朝發夕韓文公驪魚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驪魚朝發而夕至也

尚未識面而積藏詩文已累數萬言矣東坡云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捐卷三復想見超然拔脚風塵之外也奉教累紙喜聞即日侍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家於南徐儻

尋枉道臨之論詩說劍一尊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樹之歎實嶽區區不宣

東坡詩句次韻和劉賈父發黃樓見寄詩拔脚風塵(訂)晉書庾亮傳亮弟翼報冰書曰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鴻慶集西山超然亭詩西山何軒軒拔脚風塵

外(增)侍章勝常意與前之侍奉佳健後之侍奉萬福同齊本其父爲言論詩說劍(訂)東坡與梁左藏會飲傳國博家詩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說劍俱第一江

東渭北

少陵春日與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某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祕受如金玉。晚讀淇水集百卷。而以蛟螭雜螻蛄為可惜。嘗與客對匕筯。稱相臺志序之工。客云。乃德州德州二字誤風土記耳。謂中有兒童視蜀山之語。為之失笑噴飯。

(增)淇水集

陳氏書錄淇水集八十卷門下侍郎大名李蛟螭螻蛄昌黎贈崔立之評事詩才豪氣清臣譚韓魏公稱歐陽公愛其文以比蘇軾

(增)失笑噴飯

東坡集文與可畫寶篋各優竹記與可嘗令子作洋州三十詠寶篋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救籛龍料得清貧鶴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

游谷中燒筍晚食數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附淇水集相臺志序

左朝奉大夫李君憲守相之二年政脩民和暇登休逸莖以望四境曰美哉茲土也蓋自商王河亶甲曹魏元魏高齊皆嘗以為國都有姜里之城蓋文王之所危弱漢易而與周者也有忠臣義士西門豹松紹宋景之祠有李固杜喬之墓其山有慈世之民孫登之徒之所處而居也舊鄴廢矣而金烏銅雀之臺遺址在焉有魏武之西陵昔曹氏故宮遺老所望而悲也有韓忠獻之碑公既尊祖宗安社稷任兼將相以終以尚書令葬於此神宗皇帝製銘以著其功與德邦人之所瞻瞻而敬愛之也徙倚西望則太行林麓天下之秀如植屏如立掌或巖崿如屯雲或巖立如駭其瑰怪突兀可以儕終南友大華而兒童視閩蜀之山潭洄澗滄山由山趨平地屈曲隱見行岡阜間可逶以田可舟以漕以為城邑之潤樂言之則其地平廣闊大缺上黨燕襄國雖濶而衝常為天下要君既覽觀其迹傷其興亡得失起伏之變而且歎息賢人君子或血食以忠義或死而不沒以功名欲以傳之於無窮以為善惡之監也而君有學世子家有才見於用州事之餘暇究遺策通往古乃緝以為相臺志若夫水經地記正史別錄士大夫之傳釋氏道流與野人之語靡不該采至於研辭樂百獨附着於

其后蓋亦備矣其篇述者君之子司其校考者州之學官陳忠之志成錄於板凡十二卷而以書抵長安守李某曰請爲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葬安陽而志有喪語速不肖遂報而不克亟就令真定君又馳使督取某乃移書於州求刊減裂語而爲之序以敬承君所命焉

辱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啓讀數過駭歎不已昔人琢肝腎撚鬚鬣求一字之工而不免寒儉有僧態公詩語豐融膽麗皆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島可爲詩奴矣每誦佳句必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念欲牽課數句致歎仰之意舟還來介索去又不果老謬之罪奉告且審即日侍奉萬福尊公日肯雖作障翳王剛中樞密王公也嘗用一醫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養疴之宜尊公深沉之度又有萬金產如公者足慰目前砭劑之後便當脫然去體也

琢肝腎昌黎贈崔立之詩勸君翫養待徵詔不用雕琢愁肝腎撚鬚鬣東坡集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侯和之末句云應調折絃琴自

和然須句蓋用唐盧延讓吟安一個字撚斷一字工訂劉公嘉話賈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數莖須語也孔叢子無此鬚鬣非所病也一字工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遂於馬上作推敲勢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擁寒儉有僧態訂東坡書司空圖詩司至馬前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空表壘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緣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香管游五增談笑而成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唯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增談笑而成句見東坡寶島可詩奴訂東坡僧道通詩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密殊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疎窈到公無香林乍喜聞窺籬古井惟慙斷轆轤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

是詩叙東坡自注曰島可事見長江集次公獨享東坡與毛維瞻帖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辜

注島買島也初為浮圖名無本可則可明也愧答毛澤民書欽佩厚賜不敢獨享當出示知者

信安郡王帖尊公日昔慶致札慰問見卷三與李尙書帖昌黎贈張籍詩吾老嗜讀書餘事

君來好呼出頭隣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報昨因有緣事上馬掃手板不挂眼有兒躡甚憐教示不允簡

辱示試彙讀之如所聞也應卒然之間而博覽強記筆力雄贍如此衰者亦自斂衽政

和初張樸試馬式銘有司以滅沒二字不敢收而滕康中選名聲出其下遠甚今舉之

大類此也比諸哥里开窻幾盡一頭士或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此故

事可追也

(增)如所聞唐書文藝傳崔信明嘗矜其文鄭世翼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博覽後漢書王充傳充

博覽而不守章句晉書阮強記晉書張華博強記獻賦四游之內若指諸掌徵宗十一年(增)張樸按宋史張

知常饒州德興人附弟樸傳字見素第進士歷權漕宿三州教授改禮部侍郎遷光祿太常按宋史張

少卿樸侍御史罷為樂令未幾復前命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為道史檢校官召試中書卒(增)滕康

史本傳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由秘書按

省正字歷官至資政殿學士以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卒有文集二十卷符里孫節推帖注見卷八與

扁舟四

句(訂)此本范傳正李翰林墓碑中語而曾南豐序李集亦引之

#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十

與朱提宮 字守中 二首

桑榆晚晚百疾交攻生意索然遠墜誨音加惠衰老何貺如之具審即日燕居多慶鄉  
州水潦之後彌望蕭然如聞華亭獨得歲但欲賦適彼樂郊之詩也不宣

桑榆(訂)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漢書谷永傳尚在桑(增)晚晚謝靈運樂府景曜東隅晚

晚西榆之間後漢書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晚也

生意(訂)世說鮑允門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

意盡矣又云樹猶華亭(訂)唐始制為縣石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九

向來燕超置酒蓮風竹雨終日愴然屬公多事之時不遂繫柳之興以為恨尙欲尋盟

而衰憊不給於筋力可為太息

燕超朱師寶築堂曰燕超仲益置酒(訂)史記高祖本紀大朝羣臣置酒未央前殿又過沛蓮風東坡詩

傾倒杏雨(訂)周彥暉晦日詩林烟含障密竹雨帶繫柳東坡乘舟過賈收水閣詩尋盟(訂)左傳

內簡尺牘卷十

於就尋宋之盟也。哀十二年公會吳於臺。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塞也。杜注：尋，重也；塞，歇也。盡徒步。增：可為太息。賈誼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可。還南岡。增：可為太息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與巡檢李脩武顯道 十三首

某啓：經月不通好，霜冷比佳否。某屬李元卿買羊魚，為歲時問餽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賈山歸，遺狀草草，不及以累紙上扣。不宣。

（增）歲時問餽。東坡集：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為三詩寄子，由其餽歲詩云：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寬盤巨鯉，橫發籠雙兔。臥。

某啓：昨日不敢折簡，辱書得聆興居為慰。二匠蒙以舟載之，以來荷公終賜，而以婁瀆為忤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悚。不宣。

折簡。晉書：宣帝紀，王凌面縛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公當折簡召凌，凌何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唐書：高祖曰：李密非折簡所能致。

門內均慶。某更有少懇，薛彥者欲假月餘，可輟否。如蒙遣送，極副所望也。

（增）均慶。梁簡文帝南郊頌序：千神叶福，萬億均慶。

某啓：專介示答，欣承晴寒，官居安穩，種種煩溷，但知慚謝。舟楫未須遣，續馳扣也。薛彥不可失。此時且望輒假，蒙曲折開諭，亦不復自外也。忽忽具記，不果重幅，皇恐不宣。

(增)安穩 杜工部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詩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寄一行書按杜集隱一作隱說文隱安也通鑑殿山踞牀不拜曰聖人安隱又佛書如身心安隱諸文句都作隱

某欲趨湖汊上家 咸野 通作暨運 河鎮名 已斷流 輒借一小舟 載酒百餘尊 由竹山循橫塘蜀

山徑趨家舍 旱涸私居 種種費力 遂至叨瀾知辱貸啓

(增)湖汊上家 鴻慶本集有湖汊上家 繫舟丁山田舍小憩詩 (增)竹山蜀山 竹山圖經不載蜀山在宜興縣東南三十八里舊名獨山宋蘇軾見其景物類蜀中因名

山下有軾祠按其地今爲巨鎮隔溪即丁山與湖汊相距二十里土人皆以陶器爲業蓋餅盆擅名天下

眷集均勝 某欲寄書并紙札數篋於山中 須仗左右爲分寄深僻處 所以干扣者 公所付則他日無乾沒之患也 埃區處纔畢 卽別以書上扣 并假一舟也

乾沒 (訂)唐蘇翽演義云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沈之義同陸地而沈不待在於水中也互見卷九與臨安王宰帖

其啓蒙遺騎胎 一作 詒 書喜聆溽暑佳適 旱乾彌年 方有饑饉盜賊之憂 一雨遂沾足 想

同此慶也 不宣

(增)胎 爾雅釋言胎遺郭注相相遺 說文胎遺也經典通用詒 饑饉 (訂)爾雅釋天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果不熟曰飢仍饑爲若

某再啓 蒙以湖白馳貺 眷存之及 祇領欣荷 未敢具報 別馳介也

湖白 魚也吳郡圖經叙記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勸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邊十餘日卽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菰蔞處着子綴着草上是時魚人以

網罟取魚然後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爲把運送東都至唐時東都猶有白魚(增)杜詩白小羣分食天然二寸魚又白自江魚入饌來蓋古人通以色白狀魚也

某比違所假諸兵還麾下賞具罰計已聞於左右也即日伏維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齋艦詣郡枉道一臨爲幸也不宣

齋艦音橙板屋舟也(增)半山送吳仲純守儀徵詩江上齋船駐彩燒又尤延之詩雲深不見孤山寺風急難乘搖碧齋梁溪集本注搖碧齋是湖船之名蓋當時游艦多以齋名也

某惶恐比致薄酒遂達空函愧不可言又附來介持上伏望恕留

(增)薄酒 坡公薄酒樂府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衰醜妻惡妾勝空房又達空函 晉書殷浩傳云薄酒飲兩種粗粗布著雨重美惡雖異醉醜醜妻惡妾壽乃公浩少與桓溫

齊名而每心競後溫將以浩爲尙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某啓比過荆谿少留遂不相聞秋高體力佳否蒙假船匠等極濟所須第久妨使令感忤不可言也某略至賈山弔王壽基左司左司名崗而諸卒索去遺狀不盡區區不宣

某惶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備數篋書籍紙札候公津遣也得兩舟則滿所望矣

(增)津遣 宋史理宗紀比覽林光世身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以其禮津遣赴闕按此事在仲益後津遣所始俟更考

門內萬福酒五尊護持送幸檢留

與李巡檢師淵



少留剽豁。歸領所遺誨帖。喜承尊履勝常。西村杏花之約。扁舟獨往。當屬閒人。而事牽留。竟不果。世事無不然。可爲太息。不宣。

(增)扁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按外傳越語作輕舟廣韻集韻扁並音圓於舟則音篇小舟也而揚升菴丹鉛錄乃云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鱈魚舟形甚俠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觀此則讀扁爲鱈豈升菴未見史記耶偶失記耳率爾口給以意爲之說宜其來後人之指摘也

與張省幹 字子爲本集荆谿行記張彥深中大之子子爲

屬有慶弔之役。自梁谿移舟過吳門境上。姻舊挽留。彌月方還。墜教不獲迎拜使者。但極感忤。冬序薄寒。伏惟萬福。子爲詩語。妙絕一時。湯沐少休。想見撚鬚風度。在西湖水石之間。因來發藥。幸甚。

(增)梁谿

吳地志無錫縣梁谿亦名梁清溪梁大同湯沐少休 (訂)淮南子湯沐具而廢焉杜平大夏中浚故名或言以梁鴻曾居於此故名 成而燕雀相賀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也撚鬚見卷一與西湖 (訂)方輿勝覽西湖在州西三十里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遊遊歌鼓之息以洗沐也撚鬚孟少傳帖聲不絕按西湖六橋金粉自宋南渡以還油壁蘭橈冶遊翁集幾與金陵六朝爭麗於時周草窗始製十景詞而日湖海澗相繼有作十景者蘇隄春曉平湖秋月斷橋殘雪雷峰落照花港觀魚柳浪聞鶯麴院風荷南屏晚鐘三潭印月兩峰插雲樂天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句留是此湖東坡詩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柳耆卿贈孫何望江湖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

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汎夜嬉嬉釣叟蓮娃（增）水石間東坡與毛令方尉游西菩  
提寺詩尚書清節衣冠後  
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圓將好景歸去風池誇（增）  
處士風流（增）發藥列子黃帝篇列子問伯昏瞀人曰先生既來會  
不發藥乎注發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

與張宣幹 字季野 三首

田間遇暑如被燔灼垂虹對月一笑之樂豈復夢見新涼不審體力勝否小詩送牧之

張宣教 字牧之 恐喜事者醞釀以為罪未敢遣并以道中數詩錄呈當一笑不宣

垂虹注見卷九與吳江曾丞帖一笑之樂漢書薛宣傳壹关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注以壹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  
关字象壹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注壹关謂壹為歎关耳关古笑字

夢見東坡與某帖疲曳之餘即困喜事醞釀（訂）東坡與陳朝請帖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  
睡耳對酒葦菊豈復夢見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

當一笑東坡與金山寶覺禪老帖近有後祀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附送張牧之詩并序

四月十五牧之赴南昌辟某與季野從周饒於松江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宛白虹貫層梯出天半乘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鬚伴寥寥如清風一笑亦可喚明朝駕戎軒插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駭未怪安石緩神光射南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章赴雷煥

大暑不復近筆硯而河流斷絕門無行跡亦不聆起居狀有客過言季野得疾不輕喜聞無恙而不即遣問為愧新涼體力當益勝吾儕老境駸駸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

刀兩段。不可復疑也。借易皇恐。

駿駿詩四牡載驟駿駿毛傳駿駿駿貌東坡滕縣時同作西園詩盛衰曰駿駿粉白黛綠(訂)容齋四筆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

築中天之臺簡鄭術之處子娥娟黛曼者粉白黛黑以飾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

衡間見者以為神眉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

施芳澤正娥眉設弁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為綠其旨則同一刀兩段慈覺願禪師戒

東坡與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酒肉文若欲改

往修來便請一刀兩段

疏懶久不上記。暑雨不審體力何如。張道人以相遊士大夫之間。藝甚工而身益困。欲

望薦口。為一飽之圖也。忽忽遺狀。不及其他。

疏懶(訂)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性復疏懶筋骸肉緩藝工身困東坡答處侗括書都下見一醫藝願工而窮薦口昌黎雪後寄蘆二十六丞公詩幾欲犯嚴出薦口氣

與胡制幹字季和二首

辱誨存。喜承新涼體中欣豫。端明行狀。投老多病。文思衰落。方以不稱為懼。忽拜厚餽。

愧謝不知所言。金鑿落已茂行狀作已蘇茂字通用置酒新第。嘗出臨勸。犀圍亦所佩服者。故物依

然。重以感塞。某歸田十年。銘親舊十數家。凡致金幣皆不受。端明雅遊之故。輒欲因文

字薦區區。若復責賂。則負愧幽明矣。二合嘗啓封一觀。且識厚意之所在。今同良幣。對來使封識回納。幸勿再三。徒費筆札。

端明行狀

鴻慶本集載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公胡氏諱交修字已微常州晉陵縣人紹興十一年正月丁未以疾不起享年

六十五公兩除詞按三侍經韓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備殿天下誦之胡氏自文恭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睡公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孫四世公悉襲次為書號四世

經給集以修一門 (增) 金鑿落 羅隱詩醴設園傾金鑿落馬嘶爭撼玉連環昌黎集晚秋 犀圍 (訂) 東

顧冬至與諸生飲酒詩鶴 故物依然 東坡曰墨秀畜龍尾研是蔣希魯舊物余在廣陵嘗 雅遊 (訂) 漢書

髮驚全白犀圍荷半紅 從壘秀識此研今復見之海嶺間依然如故人也 張耳陳餘

傳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注雅故也言其 (增) 責賂 左傳宋多責賂 (增) 封識 柳州段太尉逸事狀

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譽也 (增) 責賂 於鄭鄭不堪命 (增) 封識 自涇州以司農徵

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此固致大陵三百匹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郡 筆札 漢書司馬

太尉曰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棊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筆札 相如傳上

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注時 上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荐枉手帖。伏審信宿勝常。又勤遺騎。曲折已冒聞矣。決不敢以十年之戒。墮壞於一日。

望公眷存。護此一節。不果祇拜。必辱深察。

信宿 (訂) 詩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釋訓有客

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信宿也郭彙注再宿為信重言之故知四宿

衰老歸田。追懷故交。藐然在萬里之外。不果寓一書問安否。即日春和。不審體力何如。慶盜猖狂。尚未伏誅。官署在城府。故自按堵。所冀強食。不宣。

(增)慶盜 按宋高宗紀建炎紹興之間洪慶諸處寇盜竄起若李敦仁若吳忠宋破壇劉洞天若馬進若周十隆等不可勝數嘗以岳飛等軍屯駐慶廣彈壓之慶今贛州府也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別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窮僻無便。以不即占報為忤。知代期不遠。候俟造朝。當遣介問所須。

一顧(訂)史記樂布傳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庚信詩一顧遺介問所須(訂)少陵草堂篇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李益將赴朔方詩問我此何為平生重一顧大官喜我來遣騎須問所

與劉機宜元興

騎從入里門。衰老久安閒。放無從一詣。辱書喜愧之深。具審即日勝健。尊公守彭門。東人厭亂。喜見二天。第觸熱以適千里。無疾而驅以適溫清之宜也。

(增)彭門 本蜀中地名水經注李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又左太冲蜀都賦出彭門之闕李善注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又杜子美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詩彭門劍閣外彭州即今成都府之彭縣以上所言皆在蜀也今帖言東人與此不合及閩坡翁守徐州時尺牘與文與可云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伸純云彭門本無一事足以癡拙乃知帖語蓋用此耳但自來稱徐州者皆曰彭城以其地是古大彭氏國(增)厭亂 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增)溫清禮 秦置彭城縣於此也從無彭門之號坡公未知何本(增)厭亂 山東人思歸兼益厭亂(增)溫清禮

冬溫而夏瘡  
音定而晨省

與孫宣教字爾器 三贊

春首造門而都騎出矣。從大阮語移時。尙懷欣對不足之意。而以不見公爲大恨也。舟還欲寓一紙。病嬾復不果。履茲涼秋。體中勝否。某去學校四十年。追數几案之舊。獨有公家父子。而屏竄一隅。又不數見。可爲太息。不宣。

大阮(訂)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紫微詩話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生余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大阮謂知止也又李嘉祐送王牧謁使君叔詩使君

辨小阮應念衙門愁按淵明遊斜川詩序欣大小阮乃叔姪之稱 欣對不足對不足率爾賦詩

伏承令弟國華屬疾不救。手足虧壞。何痛如之。某人夏苦瘡瘍。苛癢不能耐。涉秋方小閒。猶未盡去體。治療之方。百藥盡試。以硫黃爲主。敝衣破履。擁鼻而坐。不敢對一客。舍弟自婦家歸。聞仲遠有閨中之戚。方知國華下世久矣。窮陋寡聞。不及致奠餽。以爲負也。

百藥盡試禮月令仲夏之月聚蓄百藥 硫黃本草神農經石硫黃殺疥 敝衣破履(訂)稽少孫補史記謂稱傳東郭先生衣敝履

不完行雪中履有擁鼻偃開硫黃氣故也借用謝安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其香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國華頃者數相見於清白堂。相鬪殆三紀之餘矣。度其年與某相上下而不能記也。某頃罹亡兄之喪。一聞諸幼呱呱。則心肺間如有湯火。國華諸郎皆已授室。自足以討目前也。

心肺湯火(訂)東坡與王定國書流落荒服親愛隔 授室(訂)禮記舅始降自西階

與莊宣教 字子平 二首

里門少留。連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勸置醴。此意厚矣。獨念主人翁喜事重客。一費千金。又出侍姬持觴臨勸。纍珠妙曲。聞所未聞。至今感說也。即日暑雨。體中勝否。衰老憚暑。且復杜門。未有尋盟之日。臨書悵惘。

置醴見卷三與宮 主人翁(訂)史記范雎傳須賈問范雎曰秦相張君幸於王天下之事 一費千金

(訂)晉書謝安傳安於上山營書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 纍珠妙曲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擗木 也長言之也東坡老饕賦忽增 聞所未聞漢書陸賈傳尉院平南越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 纍珠之妙唱抽獨聖之長線(增) 不聞尉佗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別來便欲聽問。而以連夕不寐。意象憤憤。然去家既久。鄙事亦滋出。以故不即遣書省。

問無恙。雉麥登場時雨。此處疑有訛脫正去歲鑿井灌畦之時也。

(增)麥登場。東坡五禽言今年麥上場柯山先生榆麥行場頭雨鑿井灌畦。見卷一與張右丞乾場地白老稚喧呼打新麥秦觀詩新麥已登場卷五與陳檢詳帖

與胡丞務名宙 三首

向來繫舟津亭。一再屈過。英姿秀發。清言超詣。坐客皆屬目。但苦紛紛不數奉周旋爲

恨。別去復此隆暑。侍奉何如。某老慵畏暑。喘臥一榻之上。涼秋可幾邂逅。

(增)英姿。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英姿茂績委而秀發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身長八尺(增)清言。世說徐廣晉紀曰殷浩清言妙辯立致當時名流皆爲美譽超詣。(訂)世說賞譽門簡文云淵源語不(增)屬目。左傳定十四年吳伐越

李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遂自剄也師屈之目王摩詰詩奉公威屬目微物敢齊肩

高文辱覲。竇臞千言。如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反復究觀。不謂投老復見奇作。隋珠彈雀。

愧不克堪。輒課數語占叙。仰歎不足之意。

行雲流水。東坡與謝民師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增)奇作。范蔚宗後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漢書自敘

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隋珠彈雀。呂氏春秋以隋侯必笑之何也所(增)課數語。原注云回啓見本集按數語蓋謂答贈之篇非同啓之云也

用重而所作輕



舟還便屬亡女祥練。齋祭甫畢。即具裝展南興墓。重以旱曠。盪舟於絕潢斷港之中。疲曳彌月。方竟此一役。厚意久不報。簡慢之罪。尙冀濶略。

祥練禮檀弓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增）旱曠東坡將如終南太平宮繡堂讀（增）絕潢斷港昌黎送王秀才序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疲曳注見卷三與李尙書帖 厚意久不報光武帝語注見卷八與莫刪定帖

與沈丞務字德茂 十首

被誨累紙。伏審燕處超然。秋陽過於三伏。可歎修竹千竿。獨不受暑。偃仰自適也。不宜

燕處超然句本老子三伏陰陽書候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歷忌釋立秋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增）梁簡文帝謝賚扇啟

飲露青蠅應三伏之修景翠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 歎竹千竿昌黎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欸樂天池上 不受暑少陵陪李北海宴廚下亭詩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酒二檐當是韓文公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 輒持浼或作 南軒巨竹千挺。其涼可籍。但惡札不稱耳。別有委屬不外。

巨竹千挺承廳故有老槐四行南牆巨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斯立痛瘳溉對樹二松日暝

其（增）惡札米元章跋顏平原帖大抵顏柳挑剔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周益公題跋以上惡札皆予筆也

老境日益頽。方俟暑退遣一問。已枉誨音。愧荷之極。具審秋暑佳勝。比得二審書。大

浸之餘。繼之旱暵。如西徐舍傍。兩岸車聲水欲乾矣。惡歲如此奈何。新粟分遺。粥糜所須。存錄所逮。拜賜銘藏。

大浸注見卷一與張右丞帖惡歲史記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正月旦決八風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東坡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增）粥糜禮月令仲

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粥糜飲食

聲聞久不通。而兩菴人來。每聆輿居。亦足以慰。山中連雪。龜潭之寒。又過於山中。今一鞭春更旬日。風日清好。老人可以具舟。接晤不晚矣。

龜潭本集載荆遊行記余嘗卜鳥龜潭池於湖狀之北鞭春（訂）夢華錄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

原附龜潭詩二首

（一）鏡舍詩蘭孫寒籬望竹君移牀栢樹陰脫屣誰苦紋鈞影垂潭月梅歌出嶺雲殷動一瓢水侑此并中芹

（又）風漣細涓涓月影光瀟灑庭空韻寧筑故入幽人耳皓白有真色炎白非世未誰能聽蛙喚汝為鼓吹

附二首  
（一）擺落攀緣斷驟除磊塊平庭松敵老健潭水伴孤清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徒倚到參橫

（又）沙淨溪行好烟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臨藏春魚逐波間伴禽藏葉底身柳邊春信動眉目已津津

山嶺珍饋。極副所須。此物惟出於山中。每鬻於市。不逮左右所遺者。又輔之崖蜜。益見存省周旋之美。一本認作矣頃時某人致此饋亦佳。年來已罷絕。猶有德茂如故。尤極欣荷。

也。

山積(訂)本草薯蕷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鄒越名土藟圖經曰生嵩高山山谷今到處有之雷公炮炙方勿用平田生二三紀內者要經十紀者山中為上皮膚亦四面有毳生者妙倦游錄薯蕷二字上一字犯

本朝廟諱下一字犯唐朝廟諱舊名薯蕷蓋避唐諱今曰山積亦避國朝諱也按已上原注大抵皆謂山藥也

二如亭羣芳譜甘藷一名朱藷一名番藷實理賦酒氣味甘平久食益人與芋及薯蕷自是各種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異物志南方人專食以當米穀甘藷疏圖廣諸有二種一名山藷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藷有

人自海外得此種江南若高仰之地平時種藍種豆者易以種藷有數倍之獲按此乃今所謂山積也二者於帖所云未知孰是兩存之粥於市禮王制不崖蜜注見卷四與五

某歲市薪炭於湖泐而牛山一瓢不得力遂至冒浼重辱留意所得薪炭極佳又復干

扣但有愧荷今遣一舟趨前伺候頭令臨書莫喻感悚

牛山一瓢(訂)高麗集有牛山道中詩又有牛山巷諸僧疏元不著其名頭令(訂)唐書王翰傳為蜀郡

侯視王侯又有諸僧了義住牛山菴疏按僧家謂所居庵小者曰團瓢郎家著聲伎目使頭令自

寶眷萬福令嗣昆仲不別書某輒有新醞二十尊持送冀檢領

令嗣昆仲(訂)原注云本集有讀沈德潤詩卷一詩殆德茂昆仲按諸帖本是致德茂

者既云令嗣安得以德潤當之愚向疑門人李祖堯景安人所託觀此益信(增)新醞少陵

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竟以事遠但劇瞻向雪餘伏想休勝兩僧還山輒寓一紙問

約制新醞低  
頭試小盤  
內簡尺積卷十

安否不宣。

烏薪雖蒙頤旨不敢遽遣舟促迫僧又云欲辦矣乃敢以聞望賜飭遣當有書愧恐

(增)烏薪范石湖詩誰與幽人暖直身筠籠衝雪送烏薪頤旨漢書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注(增)迫

促少陵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

門內萬福某人別問某輒有紫微泉兩斗持獻冀檢領

紫微泉(訂)呂元中紫微泉記曰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謫守潞上明年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

公已知其非饑泉也竊問之得紫微泉於幽谷山下文忠博學見精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豐樂當時名公宿儒皆為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微泉始盛聞於天下按此下原注益其文云今帖中所

稱酒名豈滌泉官醞耶以泉為酒未知何據滌去荆溪甚遠或仲益偶得此遠至之泉故只以少許餉人亦未可知

與鄒承務陶字志新 五首

某自立秋欲馳一介擾擾至歲盡竟不果今春席倅仲席時字倅仲附送公所遺發函乃次

魏之計也次魏名宗省書三復舉室驚呼天之喪予一至此也次魏高才秀出一時謂當

起家繼先公侍御之後何奄至大故親老子幼費恨而沒忝惟至情所鍾悲慟奈何倅

仲貶官還里中遣書勞其歸猶未見告旬日後致餉以別紙悼次魏之亡始與志新報

閒偕至。重念公老矣。不當以亡益之事。耗傷血氣。爲諸郎之憂也。不宣。

驚呼

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

喪予

(訂)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痛絕天之高才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按次魏爲仲益門人故用喪予語

秀出

鴻慶本集鄒次魏志文臨川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辭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狃遊燕惰以棄一曰蓋先君子之澤也比余蒙恩

北歸

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予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增)世說賞譽門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先公侍御

本集志文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中靖國開歷三院爲侍御史與鄒

志完陳登中江表民同時仕言職其言專以消朋比開公道爲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父陶字志新

鍾

注見卷二與(增)亡益東坡與程正輔帖萬般追悼與亡者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賞之憂

有不賞之憂

某頃者流落江外。次魏顧存特厚。俯仰十五年。遂隔存沒。而相望二千里。不獲致一哀。

今飭僧顯清者具薄祭。區區悲悼。已見於奠文中矣。向在宜黃。

縣名屬撫州

次魏已有子。今

授室否。善人宜有後。天定勝人。此可必也。向置二席在此。去人僅能持信掩不可。

此處疑有脫。復將已干扣差一夫。隨二僕至鄉縣。歸時附納也。

(增)宜有後

東坡壘君成詩集敘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

(增)天定可必

東坡三槐堂銘敘天

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夫人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攷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附祭鄒次魏文

維年月日晉陵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鄒君次魏之靈嗚呼嗟我蠢愚口屬罪罟白首龍鍾投界南土交親解散塵走狼顧如避垢汙掉臂而去病臥空山一室環堵爭席滿前擔夫爾汝之子英妙文中之虎據書御袖過予逆旅議論出稻有缺文東序九鼎十載翰墨之場羣獻僕僕引瓶(有缺文)歸耕十變素暑相望一漚二江之阻(有缺文)我漢陰之圃倒迎門喜(有缺文)別幾何俯仰再擲千里計(有缺文)許老人无徒吾孰與處子(有缺文)取韓愈書來徵銘藥石之(有缺文)致未及子睹掩卷(有缺文)大哉心平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蓄之闕之歛華賤實采采斯田有苑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園紅腐相因以發陳陳(未全)

累得書欲售陳極田幸甚某去七十無幾如次魏盛年已先朝露不謂衰老猶在世間所以汲汲欲舍之為負郭二頃之計頃得報以懷寶為懼今因遣二夫致次魏薄薦更委差一田客得力者盡付所得歲租又足以濟目前所需也田直自不必次買親攜鄉宗嘉字次賈志新第二子也只顯清或姚山一來某便以元得公據并合要文字盡齎納歲租斷自丁卯年歸左右且欲此一種斷手慰此懸懸十二年溷志新不為不久矣萬一田直未盡如數他日固可待也

負郭二頃(訂)史記蘇秦傳秦曰使我有維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斷手少陵詩斷增(增)懸懸王建國相印乎漢書陳平傳家適負郭窮巷師古注負謂情也詩妾思常縣縣君行復綿綿

一僕還奉報音伏審暑退燕居萬福羣盜出沒官軍不能奈儻令大家富室盡徙城郭

亦清野之遺意。庶幾少弭矣。公門內百口。萬一竊發於夜半倉卒之中。悔將何及。孰如城居。奠枕高臥。以俟泰乎。區區至祝。幸無忽。

(增)清野 何承天安邊論。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敵。宋史衛周(增)竊發。五代史裴敏傳。建議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障浚。遑徙民入城。為清野計。

西攻岐王師。範謀。裴汗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汗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奠枕。注見卷八。與乃屏人密語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道。朱友寧以兵巡。竟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不成。常州趙倅帖。

次魏除喪矣。悼念至今。猶未去心。所幸四男子已能讀父之書。乃翁為不亡矣。想志新

用此亦少慰也。某二月中適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衰老舐犢。無以為心。而妻母計音

踵來。舍弟亦感危疾。今幸小閒。而館二醫。彌月猶未遣。投老殘年。多故如此。遣謝忽忽。

四男子 本集次魏墓志。娶甘氏生四(增)讀父書 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史記趙

其父奮傳不 舐犢 後漢書楊震傳。彪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輿趙解元 名不拙字若拙

少別便欲啓問無恙。而姻舊以銘志見屬。老懶不如約。及是數輩持書。至集。終日伏几

上。如作書生時。每遣一介。如償重債。以故雖欲作記。徒有區區此心耳。示誨。喜聆大暑

燕居欣豫。承俛就秋賦高文。當屬具眼。而識真者少。勿示之。未始出吾宗。遂使之驚。而

走也不宣若拙後作覆漚  
終茶馬都大

具眼

傳錄錄如來以正法眼藏傳付後人又云南泉拈起筵子問僧那個何以這個對曰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個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放下手中物師云許徐具一隻眼又鎮州普化和尙云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增)許顛詩話東坡祭

識真

見卷七與蘇守季文帖未始出吾宗(訂)列子黃帝篤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

生

死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

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誣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

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

而

猶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與撫州疏山白雲如老丁如 二首

奉告喜承戒體清安某門內多故衰老筋力殆盡於喪祭醫藥之間初欲馳告而道眼

所照如東風射馬耳故不復云云也不宣

道眼

(訂)許顛詩話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東風射馬耳(訂)李太白寒食獨

酌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東坡書晁說之考攷圖後烟筵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云云漢晉汲

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恨不長作多牛翁和何長官詩說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



曰吾欲云云師古注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藏記久不馳遣遂无藉口向來清老館置方丈凡八日使令四五輩連夕驚壓不能著寢唯某大駒達曉方寤疏拙寡與伐樹削迹殆不容於世而山靈卻無勒迴俗駕之意念欲以文字言語刻留山中結此勝因而公屬令記所營大藏豈非榮願今夏遣僕入宜黃當持送鬼神在旁不食言

藉口(訂)左傳晉人曰苟有以藉(增)驚壓梅堯臣詩夜深忽驚壓呼大駒駒火候切字林云駒鼻息

駒自伐樹削迹見卷二與勒迴俗駕孔德璋北山移文請迴俗士禮為君謝迴俗駕(增)文字留

山長慶集白氏洛中集記樂天在洛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

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裴公美詩萬里香華結勝因少陵詩解

理了可悟勝(增)宜黃在撫州府西南一百一十里與金谿縣連界金谿有疏山舊志唐何仙舟隱居讀

因得所宗(增)鬼神在旁昌黎與孟尚書書天地鬼(增)食言左傳哀二十五年公宴於五梧

於此開法嗣曹洞(增)鬼神在旁神隱之在上廣之在旁(增)食言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

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原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附撫州疏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內簡尺牘卷十

撫州疏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丁如領疏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傑閣相望以百數疏山蓋其一也丁如又以旂檀衆香黃金百寶創二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於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靈君鬼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與殿丹漆輪奐之飾洞心眩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爲未始見也請爲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爲法故大士拈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牀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躡雲追風一日萬里諸佛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篇累牘又將何爲也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有缺文)易視祕密子曰然遂記之

與建康清涼交老

向蒙錫杖遠臨殊慰久闊示書喜聆安穩某囊中偶有餘資恐犯借汝開看之戒遂築數楹以寄衰老而百役紛然心力俱憊既而悔之何時奉接臨書惘然

錫杖

釋氏要覽西天比邱持錫杖有二十五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出則持以行故釋氏稱游行僧爲游錫子安住僧爲挂錫子(增)高僧傳涉門曇持一錫杖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得道人或藏其杖閉目須臾起而取之人奇其神少變別公安大(增)安穩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嘗因假易沙門詩先躡蟾蜍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增)借汝開看

世金銀寶借汝開看七十年惜不記所見何書及作者名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增)借汝開看

記有舊句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冢而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增)借汝開看

李義山錦瑟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增)惘然

右內簡尺牘十卷宋孫翺撰案仲益生平文字其子介宗所編者爲鴻慶居士集四十卷後人又編爲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此尺牘十卷四百十八篇門人李祖堯編次而自爲之注鴻慶集未載尺牘大全集載尺牘八百三十四篇與此同者僅有廿六篇同時掇拾各有短長正宜互存以成全璧不特文筆清雋爲宋中葉大家而當時朋舊亦藉可考見梗概矣此書有宋刻本分十卷標題曰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方牌子云蔡氏家塾校正銜名首行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翺仲益撰次行人李祖堯編注無序目有元天曆庚午刻本分十六卷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行甫序有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本標題云孫尚書內簡尺牘錢溥序有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德刻本自爲跋有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李時成刻本姚江葉逢春序三刻皆十卷 國朝乾隆丁卯無錫蔡龍孫蔡焯病舊注簡漏廣搜羣籍爲之增訂補苴罅漏頗有功於是書今刊附鴻慶集之後仲益之文字幾幾全備矣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序今本所無從元刻本錄出以冠其首光緒丁酉二月春分日武進盛宣懷跋

内簡尺牘跋

二十七

